

《锦香亭》 偷部 清 李渔抄本

《锦香亭》，又名《睢阳忠毅录》、《第一美女传》、《锦香亭绫帕记》，四卷十六回，有岐园藏板本，藏大连图书馆，题“古吴素庵主人编”、“茂苑种花小史阅”。又经元堂刊本，藏北京图书馆。光绪二十年（公元一八九四年）上海石印本，改题《睢阳忠毅录》，书端又题《第一美女传》，藏首都图书馆。素庵主人生平无考，《锦香亭》约作于清初。

目录

- 第一回 钟景期三场飞兔颖
- 第二回 葛明霞一笑缔鸾盟
- 第三回 琼林宴遍觅状元郎
- 第四回 金马门群哗节度使
- 第五回 忤当朝谪官赴蜀
- 第六回 逢义士赠妾穷途
- 第七回 禄山儿范阳造反
- 第八回 碧秋女雄武同逃
- 第九回 啸虎道给引赠金
- 第十回 睢阳城烹僮杀妾
- 第十一回 雷海清掷箏骂贼
- 第十二回 虢夫人挥麈谈禅
- 第十三回 葛太古入川迎圣驾
- 第十四回 郭汾阳建院蓄歌姬
- 第十五回 司礼监奉旨送亲
- 第十六回 平北公承恩完配

第一回 钟景期三场飞兔颖

词曰：

上苑花繁，皇都春早，纷纷觅翠寻芳。画桥烟柳，莺与燕争。一望桃红李白，东风暖满目韶光。秋千架，佳人笑语，隐隐出雕墙。王孙行乐处，金鞍银勒，玉觥瑶觞。渐酒酣歌竟，重过横塘。更有赏花品鸟，骚人辈仔细端详。魂消处，楼头月上，归去马蹄香。

——右调《满庭芳》

这首词单道那长安富贵的光景。长安是历来帝王建都之地，周曰镐京，秦曰咸阳，汉曰京兆。到三国六朝时节，东征西战，把个天下四方五裂，长安宫阙俱成灰烬瓦砾。直至隋炀帝无道，四海分崩，万民嗟怨。生出一个真命天子

，姓李名渊。他见炀帝这等荒淫，就起了个拨乱救民的念头。在晋阳地方，招兵买马，一时豪杰俱来归附。那时有刘武周、萧铣、薛举、杜伏威、刘黑闥、王世充、李密、宋老生、宇文文化等各自分踞地方，被李渊次子李世民一一剿平，遂成一统，建都长安，国号大唐。后来世民登极，就是太宗皇帝，建号贞观。文有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魏征、长孙无忌等；武有秦琼、李靖、薛仁贵、尉迟敬德等，一班儿文臣武将济济跽跽。真正四海升平，八方安靖。

后来太宗晏驾，高宗登基，立了个宫人武曌为后。那武后才貌双全，高宗极其宠爱。谁想他阴谋不轨，把那顶冠束带撑天立地男子汉的勾当，竟要兜揽到身上担任起来。他虽然久蓄异心，终因各公在前碍着眼，不敢就把偌大一个家计包揽在身。及至高宗亡后，传位太子，年幼懦弱，武后便肆无忌惮，将太子贬在房州安置，自己临朝听政，改国号曰周，自称则天皇帝。

彼时文武臣僚无可奈何，只得向个迸裂的雌货叩头称臣。那武氏俨然一个不戴平天冠的天子了。

却又有怪，历朝皇帝是男人做的，在宫中临幸嫔妃。那则天皇帝是女人做的，竟要临幸起臣子来。始初还顾些廉耻，稍稍收敛。到后来习以为常，把临幸臣子只与做临幸嫔妃，彰明较著，不瞒天地的做将去。内中有张昌宗、薛敖、曹怀义、张易之四人最为受宠。每逢则天退朝寂寞，就宣他们进去顽耍，或是轮流取乐，或是同榻寻欢。说不尽宫闱的秽德，朝野的丑声。

亏得个中流抵柱的君子，狄仁杰与张柬之尽心唐室，反周为唐，迎太子复位，是为中宗。

却又可笑，中宗的正后韦氏，才干不及则天，那一种风流情性甚是相同，竟与武三思在宫任意作乐。只好笑那中宗，不惟不去觉察他，甚至韦后与武三思对坐打双陆，中宗还要在旁与他们点筹。你道好笑也不好笑。到得中宗死了，三思便与韦氏密议，希图篡位。朝臣没一个不怕他，谁敢与他争竞？幸而唐祚不应灭绝，惹出一个英雄来。那英雄是谁？就是唐朝宗室，名唤隆基。他见三思与韦氏宣淫谋逆，就奋然而起，举兵入宫，杀了三思、韦氏，并一班助恶之徒，迎立睿宗。

睿宗因隆基功大，遂立为太子。后来睿宗崩了，隆基即位，就是唐明皇了。始初建号开元。用着韩休、张九龄等为相，天下大治。

不意到改元天宝年间，用了奸相李林甫。那些正人君子，贬的贬，死的死，朝廷正事尽归李林甫掌管。他便将声色势利迷惑明皇，把一个聪明仁智的圣天子，不消几年，变做极无道的昏君。见了第三子寿王的正妃杨玉环标致异常，竟夺入宫中，赐号太真，册为贵妃。

看官，你道那爬灰的勾当，就是至穷至贱的小人做了，也无有不被人唾骂

耻辱的；岂有治世天子，做出这等事来，天下如何不坏？还亏得在全盛之后，元气未丧，所以世界还是太平。

是年开科取士，各路贡士纷纷来到长安应举。中间有一士子，姓钟名景期，号琴仙，本贯武陵人氏。父亲钟秀，睿宗朝官拜功曹，其妻袁氏，移住长安城内。止生景期一子，自幼聪明，读书过目不忘，七岁就能做诗。到得长成，无书不览，五经诸子百家，尽皆通透，闲时，还要把些“六韬”“三略”来不时玩味。十六岁就补贡士，且又生得人物俊雅，好象粉团成玉琢就一般。

父亲要与他选择亲事，他再三阻挡，自己时常想道：“天下有个才子，必要一个佳人作对。父母择亲，不是惑于媒妁，定是拘了门楣，那家女子的媿妍好歹那能知道？倘然造次成了亲事，娶来却是平常女子，退又退不得，这终身大事，如何了得？”执了这个念头，决意不要父母替他择婚，心里只想要自己去东寻西觅，靠着天缘，遇着个有不世出的佳人，方遂得平生之愿。因此蹉跎数载，父母也不去强他。

到了十八岁上，父母选择了吉日，替他带着儒巾，穿著圆领，拜了家堂祖宗，次拜父母，然后出来相见贺客，那日，宾朋满堂，见了钟景期这等一个美貌人品，无不极口称赞。怎见他好处，但见：

丰神绰约，态度风流。粉面不须傅粉，朱唇何必涂朱。气欲凌云，疑是潘安复见；美如冠玉，宛同卫玠重生。双眸炯炯似寒晶，十指纤纤若春笋。下笔成文，会晓胸藏锦绣；出言惊座，方知满腹经纶。

钟景期与众宾客一一叙礼已毕，摆了酒肴，大吹大擂，尽欢而别。钟秀送了众人出门，与景期进内，叫家人：“再摆出茶果来，与夫人袁氏饮酒。”袁氏道：“我今日辛苦了，身子困倦，先要睡了。”景期道：“既是母亲身子不安，我们也不须再吃酒，父亲与母亲先睡了罢。”钟秀道：“说得是。”叫丫鬟掌了灯，进去睡了。

景期到书房中坐了一会，觉得神思困倦，只得解衣就寝。一夜梦境不宁，到了五更，翻来复去，再睡不着。一等天明，就起来穿戴衣巾，到母亲房里去问安。走到房门首，只见丫鬟已开着房门，钟秀坐在床沿上，见了景期说道：“我儿为何起得恁般早？”景期道：“昨夜梦寐不宁，一夜睡不着，因此特来问爹，娘身子可好些么？”钟秀道：“你母亲昨夜发了一夜寒热，今早痰塞起来。我故此叫丫鬟出去，吩咐烧些汤水进来。正要来叫你，你却来了。”景期道：“既如此，快些叫家人去请医家来诊视。待我梳洗了，快去卜问。”说罢，各去料理。

那日，钟景期延医问卜，准准忙了一日，着实用心调护。不想，犯了真病，到了第五日上，就呜呼了。景期哭倒在地，半晌方醒。钟秀再三劝慰，在家

治丧殡殓。方到七终，钟秀也染成一病，与袁氏一般儿症候。景期也一般儿着急，却也犯了真病，一般儿呜呼哀哉了。景期免不得也要治丧殡殓，那钟秀遗命：“因原籍路远，不必扶柩归家，就在长安城外择地安葬。”景期遵命而行。

却原来钟秀在日，居官甚是清廉，家事原不甚丰厚。景期连丧二亲，衣衾棺槨，买地筑坟，治丧使费，将家财用去十之七、八。便算计起来，把家人尽行打发出去。有极得意自小在书房中服侍的冯元，不得已也打发去了。将城内房子也卖了，另筑小房五、六间，就在父母坟旁，止留一个苍头、一个老姬，在身边度日。自己足不出户，在家守制读书，常到坟上呼号痛哭，把那功名婚姻两项事体，都置之度外了。

光阴荏苒，不觉三年服满。正值天宝十三年，开科取士，有司将他名字已经申送。只得唤苍头随着，收拾进城，寻个寓所歇下。到了场期，带了文房四宝，进场应试。原来，唐朝取士，不用文章，不用策论，也不用表判。第一场只是五言、七言的排律，第二场是古风，第三场是乐府。那钟景期平日博通今古，到了场中，果然不假思索，揭开卷子，振笔疾书。真个是：

字中的蝌蚪落文河，笔下蛟龙投学海。

眼见得三场已毕，寓中无事，那些候揭晓的贡士，闻得钟景期在寓，也有向不识面，慕他才名远播来请教的；也有旧日相知，因他久住乡间来叙契阔的；纷纷都到他寓所，拉他出去。终日在古董铺中、妓女人家，或书坊里、酒楼上，及古刹、道院里边，随行逐队的玩耍。

那钟景期向住乡村，潜心静养，并无杂念。如今见了这些繁华气概，略觉有些心动，那功名还看得容易，倒是婚姻一事甚是热衷。思量：“如今应试，倘然中了，就要与朝廷出力做事，哪里还有功夫再去选择佳人。不如趁这两日，痴心妄想去撞一撞，或者天缘凑巧，也未可知。”

那日起了这念头，明日就撇了众人，连苍头也不带，独自一人往城内、城外、大街、小巷，痴痴的想，呆呆的走。一连走了五、六日，并没个佳人的影子。

苍头见他回来，茶也不吃，饭也不吃，只是自言自语，不知说些甚么。便道：“相公一向老实的，如今，想是众位相公牵去结识了什么婊子，故此这等模样么？我在下处寂寞不过，相公带我去走走，总成吃些酒肉儿也好。相公又没有娘子，料想没处搬是非，何须瞒着我？”景期道：“我自有心事，你哪里知道。”苍头道：“莫非为着功名么？我前日在门首，见有个蓄的走过，我叫他跌了一蓄。他说：‘今年一定高中的。’相公不须忧虑。”景期道：“你自去，不要胡言胡语惹我的厌。”苍头没头没脑，猜他不着，背地里暗笑不题。

到次日，景期绝早吃了饭出来，走了一会，到一条小胡同里，只见几户人家，一带通是白石墙；沿墙走去，只见一个人家，竹门里边冠冠冕冕，潇潇洒洒的可爱。景期想道：“看这个门径，一定是人家园亭，不免进去看一看，就是有人撞见，也只说是偶然闲步玩耍，难道我这个模样，认做白日撞不成。”

心里想着，那双脚儿早已步入第一重门了。回头只见靠凳上有个老儿，酒气直冲，鼾鼾的睡着。景期也不睬他，一直闯将进去，又是一带绝高的粉墙。

转入二重门内，只见绿荫参差，苍苔密布，一条路是白石子砌就的。前面就是一个鱼池，方圆约有二、三亩大。隔岸种着杨柳、桃花，枝枝可爱。那杨柳不黄不绿，撩着风儿摇摆；桃花半放半含，临着水儿掩映。还有那一双双的紫燕，在帘内穿来掠去的飞舞。池边一个小门儿，进去是一带长廊，通是朱红漆的万字栏杆。外边通是松竹，长短大小不齐，时时有千余枝，映得檐前里翠。

走尽了廊，转进去，是一座亭子。亭中一匾，上有“锦香亭”三字，落着李白的款。中间挂着名人诗画，古鼎商彝，说不尽摆设的精致。那亭四面开窗，南面有牡丹数墩，与那海棠、玉兰之类。后面通是杏花，东边通是梅树，两边通是桂树。

此时二月天时，众花都是蕊儿，惟有杏花开得烂漫。那梅树上结满豆大的梅子。有那些白头翁、黄莺儿，飞得好看，叫得好听。景期观之不足，再到后边，有绝大的假山，通是玲珑怪石攒凑迭成。石缝里有兰花、芝草，山上有古柏、长松，宛然是山林丘壑的景象。

转下山坡，有一个古洞。景期挨身走过洞去，见有高楼一座，绣幕珠帘，飞甍画栋，极其华丽。

正要定睛细看，忽然一阵香风在耳边吹过，那楼旁一个小角门“呀”的一声开了，里面嘻嘻笑笑。只听得说：“小姐，这里来玩耍。”

景期听了，慌忙闪在太湖石畔芭蕉树后，蹲着身子，偷眼细看。见有十数个丫鬟拥着一位美人走将出来。那美人怎生模样？但见：

眼横秋水，眉扫春山。宝髻儿高绾绿云，绣裙儿低飘翠带。可怜杨柳腰，堪爱桃花面。仪容明艳，果然金屋蝉娟；举止端庄，洵是香闺处女。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

这美人轻移莲步，走到画栏边的一个青瓷古墩儿上坐下。那些丫鬟们，都四散走在庭中。有的去采花朵儿插戴；有的去扑蝴蝶儿耍子；有的在茶藤架边撞乱了鬓丝，吃惊吃唬的将双手来按；有的被蔷薇刺儿挂住了裙袖，痴头痴脑的把身子来扯；有的因领扣儿松了，仰着头扭了又扭；有的因膝裤带散了，蹲着腰结了又结；有的耍斗百草；有的去看金鱼；一时也观看不尽。

只有一个青衣侍女，比那美人颜色略次一、二分，在众婢中昂昂如鸡群之鹤。也不与她们玩耍，独自一个在阶前摘了一朵兰花，走到那美人身边，与她插在头上，便端端正正的站在那美人旁边。

那美人无言无语，倚着栏杆看了好一会，才吐出似莺啼如燕语的一声娇语来，说道：“梅香们，随我进去罢。”

众丫鬟听得，都来随着美人。这美人将袖儿一拂，立起身来，冉冉而行。众婢拥着，早进了小角门儿，“呀”的一声就闭上了。

钟景期看了好一会，又惊又喜，惊的是恐怕梅香们看见，喜的是遇着绝世的佳人。还疑是梦魂儿错走到月府天宫去了。不然，人世间那能有此女子？呆了半晌，如醉如痴，恍恍惚惚，把眼睛摸了又摸，擦了又擦。

停了一会，方才转出太湖石来。东张西望，见已没个人影儿，就大着胆走到方才美人坐的去处，就嗅嗅她的余香，偎偎她的遗影。

正在憧憬思量，忽见地下掉着一件东西，连忙拾起，看时，却是异香扑鼻，光彩耀目。

毕竟拾的是什么东西？那美人是谁家女子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葛明霞一笑缔鸾盟

诗曰：

晴日园林放好春，馆娃宫里拾香尘。
痴心未了鸳鸯债，宿疾多渐鹦鹉身。
柳爱风流因病睡，鹊贪欢喜也嗔人。
桃花开遍萧郎至，地上相逢一面亲。

话说钟景期闯入人家园里，忽然撞出一个美人来，偷看一会，不亦乐乎。等美人进去了，方才走上庭阶，拾得一件东西，仔细看时，原来是一幅白绫帕儿。兰麝香飘，洁白可爱，上有数行蝇头小楷，恰是一首“感春”绝句。只见那诗道：

帘幕低垂掩洞房，绿窗寂寞锁流光。
近来情绪浑萧索，春色依依上海棠。

明霞漫题

钟景期看了诗，慌忙将绫帕藏在袖里，一径寻着旧路走将出来。到头门上，见那靠凳上睡的那老儿尚未曾醒。钟景期轻轻走过，出了门，一直往巷口竟走。不上三、五步，只听得后面一人叫道：“钟相公在哪里来？”

景期回头一看，却见一个人，戴着尖顶毡帽，穿着青布直身，年纪二十内外。看了景期，两泪交流，纳头便拜。景期伸手去扶他起来细认，原来，是位旧日的书僮，名唤冯元。还是钟秀在日，讨来服侍景期的。后来钟秀亡了，景

期因家道萧条，把家人、僮婢尽行打发，因此，冯元也打发在外。是日路上撞着，那冯元不忘旧恩，扯住了，拜了两拜。

景期看见，也自恻然。问道：“你是冯元？一向在哪里？”冯元道：“小人自蒙相公打发出来，吃苦万千。如今将就度日，就在这里赁间房子暂住。”景期正要打听园中美人的来历，听见冯元说：“住在这里。”知道他一定晓得。便满心欢喜道：“你家就在这里么？”冯元指着前面道：“走完了一带白石墙，第三间就是。”景期道：“既是这等，我有话问你，可就到你家坐一坐去。”冯元道：“难得相公到小人家来，极好的了。”

说完，向前先跑，站在自己门首，一手招着道：“相公这里来！”一手在腰间乱摸。景期走到，见他摸出个铁钥匙来，把门上锁开了。推开门让景期进去。

景期进得门看时，只是一间房子。前半间沿着街，两扇吊窗吊起。摆着两条凳子，一张桌子。照壁上挂一幅大红大绿的关公，两边贴一对春联是：

生意滔滔长，财源滚滚来。

景期看了，笑了一笑，回头却不见冯元。景期思道：“他往哪里去了？”只道他走进后半间房子去。往后一看，却见一张四脚床，床上摊一条青布被儿，床前一只竹箱，两口行灶，搁板上放着碗盏儿，那锅盖上倒抹得光光净净。又见墙边摆着一口割马草的刀，柱上挂着鞭子儿、马刷儿、马刨儿。景期心下暗想道：“他住一间房子，为何有这些养马的家伙？”却也绝不见冯元的影儿。

正在疑惑，只见冯元满头汗的走进来，手拿着一大壶酒，后面跟着一个人，拿两个盘子，一盘熟鸡，一盘熟肉。摆在桌上，那人自去了。冯元忙掇一条凳子放下，叫声：“相公坐了。”

景期道：“你买东西做什么？”冯元道：“一向不见相公，没甚孝敬。西巷口太仆寺前，新开酒店里东西甚好，小人买两样来，请相公喝一杯酒。”景期道：“怎要你破钞起来。”冯元道：“惶恐！”便叫景期坐下，自己执壶，站在一旁斟酒。原来，那酒也是店上现成烫热的了。

景期一面吃酒，一面问道：“你一向可好么？”冯元道：“自从在相公家里出来，没处安身，投在个和尚身边，做香火道人。住了年余，那和尚偷婆娘败露了，吃了官司，把个静室折得精光，和尚也不知哪里去了。小人出来，弄了几两银子做本钱，谁想，吃惯了现成茶饭，做不来生意，不上半年，又折完了。旧年遇着一个老人，是太仆寺里马夫，小人拜他做了干爷，相帮他养马。不想，他被劣马踢死了，小人就顶他的名缺。可怜马瘦了要打，马病了又要打。料草银子、月粮工食通被那些官儿，一层一层的克扣下来，名为一两

，到手不上五钱。还要放青糟粕，喂料饮水，日日辛苦得紧。相公千万提拔小人，仍收在身边，感激不尽了。”

景期道：“当初原是我打发你的，又不是你要出去。你既不忘旧恩，我若发达了自然收你。”说完，那冯元又斟上酒来。

景期道：“我且问你，这里的巷叫什么巷名？”冯元道：“这里叫做莲英儿巷，通是大人家的。后门一带，是拉脚房子，不多几户小人家住着，极冷静的。西头是太仆寺前大街，就热闹了。前巷是锦里坊，都是大大的朝官第宅，直透到这里莲英儿巷哩！”景期道：“那边有一个竹门，竹门里是什么人家？”冯元问道：“可是方才撞着相公那边门首么？”景期道：“正是。”

冯元道：“这家是葛御史的后园门。他前门也在锦里坊，小人的房子就是赁他的。”景期道：“那葛御史叫什么名字？”冯元想了一想道：“名字小人却记不起，只记到他号叫做葛天民。”景期道：“原来是御史葛天民，我倒晓得他名字，叫葛太古。”冯元点头道：“正是叫做葛太古，小人一时忘记了；相公可是认得他的？”景期道：“我曾看过他诗稿，故此知道，认是没有认得。你既住他的房子，一定晓得他可有几位公子？”冯元道：“葛老爷是没有公子的，他夫人已死了，只有一个女儿，听见说叫做明霞小姐。”

景期听见“明霞”二字，暗暗点头。又问道：“可知道那明霞小姐生得如何？”冯元道：“那小姐的容貌，说来竟是天上有世间无的。就是当今皇帝宠的杨贵妃娘娘，若是走来比并，只怕也不相上下。且又女工针黹、琴棋书画、吟诗作赋，般般都会。”景期道：“那小姐可曾招女婿么？”冯元道：“若说女婿，却也难做。他家的那葛老爷，因爱小姐，一定要寻个与小姐一般样才貌双全的人儿来作对。就是前日当朝宰相李林甫，要来替儿子求亲，他也执意不允。不是说年幼，就是说有病，推三阻四，人也不能相强。所以小姐如今一十八岁了，还没对头。”

景期道：“你虽然住他房子，为何晓得他家事恁般详细？”冯元道：“有个缘故，他家的园里一个杂人也不得进去的。只用一个老儿看守园门。这老儿姓毛，平日最是贪酒，小人也是喜欢吃酒的，故此与小人极相好。不是他今日请我，就是我明日请他，或者是两人凑来扛扛儿。这些话，通是那毛老儿吃酒中间向小人说的。”景期道：“你可曾到他园里顽耍么？”

冯元道：“别人是不许进去的，小人因与毛老儿相知，时常进去顽耍儿。”景期道：“你到他园里，可有时看见小姐？”冯元道：“小姐如何能得看见。小人一日在他园里见一个贴身服侍小姐的丫鬟出来采花。只这个丫鬟，也就标致得够了。”景期道：“你如何就晓得那丫鬟是小姐贴身服侍的？”冯元道：“也是问毛老儿，他说：‘这丫鬟名唤红于，是小姐第一个喜欢的。’”

景期听得，心就开了，把酒只管吃。冯元一头说，一头斟酒，那一大壶酒已吃完了。景期立起身来，暗想：“这段姻缘，倒在此人身上。”便道：“冯元，我有一事托你，我因久慕葛家园里景致，要进去游玩，只恐守园人不肯放进。既是毛老与你相厚，我拿些银子与你，明日买些东西，你便去叫毛老到你家吃酒。我好乘着空进园去游一游。”

冯元道：“这个使得。若是别的，那毛老儿死也不肯走开。说了吃酒，随你上天下地，也就跟着走了。明日，相公坐在小人家，待小人竟拉他同到巷口酒店，上去吃酒。相公看我们过去了，竟往他园里去。若要得意，待我灌得他烂醉，扶他睡在我家里，凭相公顽耍一日。”景期道：“此计甚妙。”袖里摸出五钱银子付与冯元道：“你拿去做明日的酒资。”冯元再三不要，景期一定要与他，冯元方才收了。景期说声：“生受你了！”

出了门竟回寓所，闭上房门，取出那幅绫帕来细细吟玩。想道：“适才冯元这些话与我所见甚合，我看见的自然是小姐了。那绫帕自然是小姐的了，那首诗想必是小姐题的了。她既失了绫帕，一定要差丫鬟出来寻觅，我方才计较已定，明日进她园中，自然有些好处。”又想道：“她若寻觅绫帕，我须将绫帕还她，才好挑逗几句话儿。既将绫帕还他，何不将前诗和她一首。”想得有理，就将帕儿展放桌上，磨得墨浓，蘸得笔饱，向绫帕上一挥，步着前韵和将出来：

不许游峰窥绣房，朱栏屈曲锁春光。

黄鹂久住不飞去，不爱娇红恋海棠。

钟景期奉和

景期写完了诗，吟哦了一遍，自觉得意，睡了一夜。至次日，早膳过了，除下旧巾帨，换套新衣裳。袖了绫帕儿，径到莲英儿巷冯元家里。冯元接着道：“相公坐了，待我去那厢行事。相公只看我与毛老儿走出了门，你竟到园里去便了。只是小人的门儿须要锁好。匙钥我已带在身边，锁在桌上，相公拿来锁上便是。”景期道：“我晓得了，你快些去。”冯元应了，就出门去。

景期在门首望了一会，见冯元挽着毛老儿的手，一径去了。景期望他们出了巷，才把冯元的门锁了，步入园来。此番是熟路，也不看景致，一直径到锦香亭上。

还未立定，只听得亭子后边，唧唧啾啾似有女人说话。他便退出亭外，将身子躲过，听她们说话。却又凑巧，恰好是明霞小姐同着红于两个，出来寻取绫帕。只听得红于说道：“小姐，和你到锦香亭上寻一寻看。”明霞道：“红于又来痴了，昨日又不曾到锦香亭上来，如何去寻？”红于道：“天下事体尽有不可知，或者无意之中倒寻着了。”小姐道：“正是。”两个同到亭子上来

明霞道：“这里没有，多应不见了。”红于道：“园中又无闲杂人往来，如何便不见了？”明霞道：“丫鬟俱已寻过，通说不见。我恐她们不用心寻，故此亲身同你出来，却也无寻处，眼见得不可复得了。”红于道：“若是真正寻不着，必是毛老儿拾去换酒吃了。”明霞笑道：“那老儿虽然贪酒，决不敢如此。况且这幅绫帕儿也不值甚的。我所以必要寻着者，皆因我题诗在上，又落了款。惟恐传到外厢，那深闺字迹，女子名儿，倘落在轻佻浪子之手，必生出一段有影无形的话来。我故此着急。”红于道：“我的意思也是如此。”说罢，明霞自坐在亭中，红于就下到阶前，低头东寻西觅。

走到侧边，抬头看见了钟景期，吓了一跳，便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辄敢潜入园中窥探。我家小姐在前，快些回避。”景期迎着笑脸儿道：“小姐在前，理宜回避。只是有句话要动问，小娘子可就是红于姐么？”

红于道：“这话好不奇怪，我自幼跟随小姐，半步儿不离。虽是一个婢子，也从来未出户庭，你这人为何知道我的名字？就是知道了，又何劳动问？快些出去。再迟片刻，我去叫府中家人们出来拿住了，不肯干休。”景期道：“小娘子不须发恼，小生就去便了。只是我好意来奉还宅上一件东西，倒惹一场奚落，我来差矣！”说罢，向外竟走。

红于听见说了“奉还什么东西”这句话，便打着她心事。就叫道：“相公休走，我且问你，你方才说：‘要还我家什么东西？’”

景期道：“适才你们寻的是那件，我就还你那件。”红于就知那绫帕必定被他拾了。便道：“相公留步，与你说话。”景期道：“若是走迟了，恐怕你叫府中家人们出来捉住，如何了得！”

红于道：“方才是我不是，冲撞了相公。万望海涵。”景期满脸堆下笑来，唱个绝大的肥喏道：“小生怎敢怪小娘子！”红于回了万福，道：“请问相公，你说还我家东西，可是一幅白绫帕儿？”景期道：“然也。”红于道：“你在何处拾的？”

景期道：“昨日打从宅上后园门首经过，忽然一阵旋风，那帕儿从墙内飘将出来，被小生拾得。看见有明霞小姐题诗在上，知道是宅上的，因此特来奉还。”红于道：“难得相公好意。如今绫帕在那里？拿来还我就是了。”景期道：“绫帕就在这里。只是小生此来，欲将此绫帕亲手奉还小姐，也表小生一段殷勤至意。望小娘子转达。”红于道：“相公差矣。我家小姐，受胎教于母腹，聆女范于严闱，举动端庄，持身谨慎。虽三尺之童，非呼唤不许擅入，相公如何说这等轻薄话儿？”

景期道：“小姐名门毓秀，淑德久闻，小生怎敢唐突。待我与小娘子细细

说明，方知我的心事。小生姓钟，名景期，字琴仙，就住在长安城外。先父曾作功曹，小生不揣菲材，痴心要觅个倾国倾城之貌，方遂宜家宜室之愿。因此虚度二十一岁，尚未娶妻。闻得你家小姐，待字迟归，未偕佳配。我想如今纨绔丛中，不是读死书的腐儒，定是卖油花的浪子。非是小生夸口，若要觅良偶，舍我谁归？昨日天赐奇缘，将小姐贴身的绫帕，被风摄来送到我处，岂不奇怪？帕上我已奉和拙作一首，必求小姐相见，方好呈教。适才听得小娘子说，或者无意之中寻着了东西，小生倒是无意之中寻着姻缘了。因此斗胆前来，实为造次。”

一席话说得红于心服。便道：“待我进去，把你话儿传达与小姐，见与不见任她裁处。”便转身到亭子上来说道：“小姐绫帕倒有着落了，只是有一段好笑话儿。”明霞问她，她把钟景期与自己一来一往问答的话儿尽行说出，一句也不遗漏。

明霞听罢，脸儿红了一红，眉头蹙了一蹙，长吁一声说道：“听这些话，倒也说得那个。只是他怎生一个人儿？你这丫鬟就呆呆的与他讲起这等话来。”红于道：“若说人品，真正儒雅温存，风流俊俏。红于说来，只怕小姐也未必深信。如今现在这里，拼得与他一见，那人的好歹，自然逃不过小姐的冰鉴。况有帕上和的诗儿，看了又知他才思了。”明霞道：“不可草率，你去与他说，先将绫帕还我，待我看那和韵的诗，果然佳妙，方请相见。”

红于领了小姐言语，出来对景期道：“小姐先要看了赐和的诗，如果佳妙，方肯相见。相公可将绫帕交我。”景期道：“既是小姐先要垂青拙作，绫帕在此，小娘子取去，若是小姐见过，望小娘子即便请她出来。”就袖中摸出帕来，双手递于红于。

红于接了，走上亭来，将帕递与明霞。明霞也不将帕儿展开看诗，竟藏在袖中，立起身来往内就走。说道：“红于，你去谢那还帕的一声，叫他快出去罢。”说完，竟进去了。红于又不好拦住她，呆呆的看她走了进去，转身来见景期道：“小姐叫我谢相公一声，她自进去了。叫你快出去罢。”

景期道：“怎么哄了绫帕儿去，又不与我相见，是怎么说？也罢，既然如此，我硬着头皮竟闯进去，一定要见小姐一面，死也甘心。”红于忙拦住道：“这个如何使得？相公也不须着急，好歹在红于身上与你计较一计较，倘得良缘成就，不可相忘！”

景期听了，不觉屈膝着地，轻轻说道：“倘得小娘子如此，事成之后，当登坛拜将。”红于笑着连忙扶起道：“相公何必这等，你且消停一会，待我悄悄地进去，潜窥小姐看了你的诗作何光景，便来回复你。”景期道：“小生专候好音便了。”

不说景期在园等候。却说红于进去，不进房中，悄悄站在纱窗外边。只见明霞展开绫帕，把景期和的诗再三玩味，赞道：“好诗！好诗！果然清新俊逸。我想具此才情，必非俗子，红于之言，信不诬矣。”

想了一会，把帕儿卷起藏好。立起身来，在简囊内又取出一幅绫帕来，摊在桌上，磨着墨，蘸着笔，又挥了一首诗在上面。写完，等墨迹干了。就叫道：“红于哪里？”

红于看得分明。听得她叫，故意不应，后退了几步。待明霞连叫了几声方应道：“来了。”明霞道：“方才那还帕的人，可曾去么？”红于道：“想还未去。”明霞道：“他还我那帕儿，不是原帕，是一幅假的。你拿出去还了他，叫他快将原帕还我。”

红于已是看见她另题的一幅帕儿，假意不知，应声“晓得”，接着帕儿出来，向景期道：“相公，你的好事，十有一、二了。”景期忙问。红于将潜窥小姐的光景，并分付她的说话，一一说了，将帕儿递与景期收过。景期欢喜欲狂，便道：“如今计将安出？”

红于道：“小姐还要假意讨原帕，我又只做不知，你便将计就计，回去再和一首诗在上面。那时送来，一定要亲递与小姐，待我撺掇小姐与你相见便了。只是我家小姐，素性贞洁，你须庄重，不可轻佻。就是小姐适才的光景，也不过是怜才，并非慕色。你相见时，只面订百年之好，速速遣媒说合，以成一番佳话。若是错认了别的念头，惹小姐发起怒来，那时我也做不得主，将好事反成害了。牢记，牢记。”景期道：“多蒙指教，小生意中也是如此。但是小生进来，倘然小娘子不在园中，叫又不敢叫，传又没人传，如何是好？”红于道：“这个不妨，锦香亭上有一口石磬，乃是千年古物，你来可击一声，我在里边听见就出来便了。”景期道一声：“领教！”

别了红于，出得园门来见冯元。冯元已在家里，那毛老儿呼呼的睡在他家凳上。景期与冯元打了一个照会，竟自回寓。取出帕来看时，那帕与前时一样，只是另换了一首诗儿，上面写道：

琼姿瑶质岂凡葩，不比夭桃傍水斜。

若是渔郎来问渡，休教轻折一枝花。

钟景期看了，觉得寓意深长，比前诗更加妩媚。也就提起笔来，依她原韵又和了一首道：

碧云缥缈护仙葩，误入天台小径斜。

觅得琼浆岂无意，蓝田欲溉合欢花。

和完了诗，捱到夜来睡了。

次早，披衣起身，方开房门，只听得外面乒乒乓乓打将进来，一共有三、

四十人。问道：“哪一位是钟相公？”早有主人家，慌忙进来指着景期道：“此位就是。”那些人都道：“如今要叫钟爷了。”不等景期开言，纷纷的都跪将下去磕头，取出报条子来说道：“小的们是报录的，报钟爷高中了第五名会魁。”

景期分付主人家：“忙备酒食，款待报人。”写了花红赏赐。那些人一个个谢了，将双红报单贴在寓所，一面又着人到乡间坟堂屋里，贴报单去了。景期去参拜了座师、房师。回寓接见了些贺客，忙了一日。

次早就入朝廷试，对了一道策，作了四首应制律诗，交卷出朝回寓。时方晌午，吃了些点心。思量明霞小姐之事，昨日就该去的，却因报中了，耽搁了一日。明日只恐又被人缠住，趁今天色未晚，不免走一遭。叫苍头吩咐道：“你在房看守，我要往一个所在，去了就来。”苍头道：“大爷如今中了进士，也该寻个马儿骑了，待苍头跟了出去，才象礼面。”景期道：“我去访个故人，不用随着人去，你休管我。”苍头道：“别人家新中了进士，作成家人跟了轿马，穿了好衣帽，满街摇摆点头，那有自家不要冠冕的？”

景期也不去睬他，袖了绫帕，又到莲英儿巷中。只见冯元提着酒壶儿，走到面前道：“相公今日可要到园中去么？那毛老儿我已叫在家中，如今打酒回去与他吃哩！”景期道：“今日你须多与他吃一回，我好尽情顽耍。”冯元应着去了。景期走进园门，直到锦香亭上，四顾无人。见那厢一个朱红架子上，高高挂着石磬，景期将槌儿轻轻敲了一下。果然声音清亮，不比凡乐。

话休絮繁，却说那日，红于看景期去了，回到房中与小姐议论道：“那钟秀才一定要与小姐相见，不过要面订鸾凤之约，并无别意。照红于看来，那生恰好与小姐作一对佳偶，不要错过良缘，料想红于眼里看得过的，决不误小姐的事。明日他送原帕来时，小姐休吝一见。”小姐微笑不答。

次日，红于静静听那石磬，不见动静。又过一日，直到傍晚，忽听得磬声响。知是景期来了，连忙抽身出去。见了景期道：“为何昨日不来？”景期道：“不瞒小娘子说，小生因侥幸中了，昨日被报人缠了一日。今早入朝殿试过了，才得偷闲到此。”

红于听见他说中了，喜出望外，叫声：“恭喜！”转身进内，奔到明霞房里道：“小姐，前日进来还帕的钟秀才，已中进士了。红于特来向小姐报喜。”明霞啐一声道：“痴丫头，他中了与我什么相干？却来报喜。”红于笑道：“小姐休说这话，今早，我见锦香亭上玉兰盛开，小姐同去看一看。”明霞道：“使得。”便起身与红于走将出来，步入锦香亭上。只见一个俊雅书生站在那边，急急躲避不迭。便道：“红于，那边有人，我们快些进去。”红于道：“小姐休惊，那生就是送还绫帕的人。”

小姐未及开言，那钟景期此时魂飞魄荡，大着胆走上前来，作了一揖道：“小姐在上，小生钟景期拜揖。”明霞进退不得，红了脸，只得还了万福。娇羞满面，背着身儿立定。景期道：“小生久慕小姐芳姿，无缘得见。前日所拾绫帕，因见佳作，小生不耻效颦，续貂一首并呈在此。”

说罢，将绫帕递去。红于接来，送与小姐。小姐展开看了和诗，暗暗称赞，将绫帕袖了。景期又道：“小生幸遇小姐，有句不知进退的话儿要说。我想小姐迟归，小生正在觅配，恰好小姐的绫帕又是小生拾得。此乃天缘，洵非人力。倘蒙不弃，愿托丝萝，伏祈小姐面允。”

明霞听了，半晌不答。景期道：“小姐无言见答，莫非嫌小生寒酸侧陋，不堪附乔么？”明霞低低道：“说哪里话，盛蒙雅意，岂敢吝诺。君当速遣冰人便了。”景期又作一揖道：“多谢小姐！”

只这一个揖还未作完，忽听得外面廊下，一声吆喝，许多人杂踏踏走将进来。吓得小姐翠裙乱抖，莲步忙移，急奔进去。红于道：“不好了，想是我家老爷进园来了。你可到假山背后躲一会儿，看光景溜出去罢。”说完，也乱奔进去。

丢下钟景期一个，急得冷汗直淋，心头小鹿儿不住乱撞，慌忙躲在假山背后。那一班人，已俱到亭子上坐定。

毕竟进来的是什么人？钟景期如何出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琼林宴遍觅状元郎

诗曰：

红杏萧墙翠柳遮，重门深锁属谁家。
日长亭馆人初散，风细秋千影半斜。
满地绿荫飞燕子，一帘晴雪卷杨花。
玉楼有客房中酒，笑拨沉烟索煮茶。

话说钟景期与明霞小姐，正在说得情浓。忽听得外面许多人走进来，吓得明霞、红于二人，往内飞奔不迭。原来，那进来的人，却正是葛御史同了李供奉、杜拾遗二人，往郊外游春回来，打从莲英儿巷口走过，葛御史就邀他们到自己园中顽耍饮酒。因此不由前门，竟从后园门里进来，一直到锦香亭上，吩咐安排酒肴，不在话下。

只可怜那钟景期，急得就似热石头上蚂蚁一般，东走又不是，西走又不是，在假山背后，捱了半日。思量那些从人们都在园门上，如何出去得？屁也不敢放一声，心里不住突突的跳。看看到红日西沉，东方月上。那亭子上，正吃得高兴，不想起身，景期越发急了。

想了一会，抬头一看，见那边粉墙一座，墙外有一枝柳树，墙内也有一枝

柳树。心下想道：“此墙内外俱靠着大树，尽可扳住柳条，跳将过去。想墙外，必有出路了。”慌忙撩起衣袂，爬上柳树，跳在墙上，又从墙外树上溜将下来。喘息定了，正待寻条走路。举目四顾，谁想又是一所园亭，比葛家园更加深邃华丽。但见：

巍巍画栋，曲曲雕栏。堆砌参差，尽是瑶葩琪草；绕廊来往，无非异兽珍禽。珠帘卷处，只闻得一阵氤氲扑鼻的兰麝香；翠幌掀时，只见有一圆明明晃晃加的菱花镜。楼台倒影入池塘，花柳依人窥琐闼。恍如误入桃源，疑是潜投月府。

景期正在惊疑，背后忽转出四个青衣侍婢来，一把扭住道：“在这里了。你是什么人？敢入园中？夫人在弄月楼上亲自看见，着我们来拿你。”景期听了，只叫得一声：“苦。”想道：“这回弄决撒了。”只得向个婢子问道：“你家是何等人家？”内中一个道：“你眼珠子也不带的，我这里是皇姨虢国夫人府中。你敢乱闯么？”景期呆了，只得跟着她们走去。

看官，你道那虢国夫人是何等人？原来是杨贵妃的亲姊。她姊妹共有四人，因明皇宠了贵妃，连那三位姨娘也不时召入宫中临幸。封大姨为秦国夫人，二姨为韩国夫人，三姨为虢国夫人。也不要嫁人，竟治第京师，一时宠冠百僚，权倾朝野。三姨之中，惟有虢国夫人更加秀媚。有唐人绝句为证：

虢国夫人承主恩，平明骑马入宫门；
却嫌脂粉污颜色，淡扫蛾眉朝至尊。

原来，那虢国夫人平日不耐冷静，不肯单守着一个妹夫，时常要寻几个俊俏后生，藏在府中作乐。这日，却好在弄月楼上望见个书生，在园中东张西望。这是上门来的生意，如何放得他过，因此叫侍女去拿他进来。景期被四个侍女挟着上楼。那楼中已点上灯火，见那金炉内焚着龙涎宝香，玉瓶中供着丈许珊瑚；绣茵锦褥，象管鸾笺；水晶帘，琉璃障，映得满楼明莹。

中间一把沉香椅上，端坐着夫人。景期见了，只得跪下。夫人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敢入我园中窥伺，快说姓甚名谁？作何勾当？”景期想来，不知是祸是福，不敢说出真名字来，只将姓儿拆开含糊应道：“小生姓金名重，忝列洋宫。因寻春沉醉，误入潭府，望夫人恕罪！”虢国夫人见他举止风流，已是十分怜爱。又听他言谈不俗，眼中如何不放出火来！便朱唇微绽，星眼双钩，伸出一双雪白的手儿，扶他起来道：“既是书生，请起作揖。”

景期此时，一天惊吓，变成欢喜。站起来，深深作了一揖。夫人便叫：“看坐。”景期道：“小生得蒙夫人海涵，已出万幸，理宜侍立，何敢僭越！”夫人道：“君家气宇不凡，今日有缘相遇，何必过谦！”景期又告了坐，方才坐下。

侍儿点上茶来。银碗金匙，香茗异果。一面吃茶，一面夫人分付摆宴。侍女应了一声，一霎时，就摆列上来，帘外咿咿哑哑的奏起一番细乐。夫人立起身来，请景期就席。景期要让夫人上坐，自己旁坐。夫人笑着，再三不肯。景期又推让了一回，方才对面坐了。

侍女们轮流把盏。那吃的肴馔，通些些猩唇熊掌，象白驼峰；用的器皿，通些些玉罍金瓿，晶盏象箸。奏一通乐，饮一通酒。夫人在席间，用些勾引的话儿撩拨景期，景期也用些知趣的话儿酬答夫人。一递一杯，各行一个小令，直饮到更余撤宴。

虢国夫人酒兴勃发，春心荡漾，立起身来，向景期微微笑道：“今夜与卿此会，洵非偶然，如此良宵，岂堪虚度乎？”景期道：“盛蒙雅爱，只恐蒲姿柳质，难陪玉叶金枝。”夫人又笑道：“何必如此过谦！”

景期此时，也是心痒魂飞，见夫人如此俯就，岂有不仰攀之理，便走近身来，搂住夫人亲嘴。夫人也不避侍儿的眼，也不推辞，两个互相递过尖尖嫩嫩的舌头，大家吮咂了一回，才携手双双拥入罗帏。解衣宽带，凤倒鸾颠

咦！我做小说的，写到此际，也不觉魂飞魄荡，不要怪看官们垂涎咽唾。待在下再作一支“黄莺儿”来摹拟他一番，等看官们一发替他欢喜一欢喜：

锦帐暖溶溶。髻斜欹，云鬓松，枕边溜下金钗凤。阳台梦中，襄王兴浓。正欢娱，生怕晨钟动。眼矍眈，吁吁微喘，香汗透酥胸。

两人云雨已罢，交颈而睡。

次早起来，虢国夫人竟不肯放他出去。留在府中饮酒取乐。同行同坐，同卧同起，一连住了十余日。

正值三月十五日，虢国夫人清早梳妆，进宫朝贺。是日去了一日，直至傍晚方回。景期接着道：“夫人为何去了一日？”夫人道：“今日圣上因我连日不进朝，故此留宴宫中，耽搁了一日，冷落了爱卿了。”景期道：“不敢。”夫人道：“今日有一桩绝奇的新事，我说与你听，也笑一笑。”

景期道：“请问夫人有甚奇闻？”夫人道：“今日午门开榜，赐宴琼林，诸进士俱齐，单单不见一个状元。圣上着有司四散寻觅并无足迹。我方才出宫时，见圣上又差了司礼监公公高力士，亲自出来寻了。你道奇也不奇？”景期道：“今科状元还是谁人？”夫人道：“状元是钟景期，系武陵人入籍长安的。”

这句话，景期不听便罢，听了便觉遍体酥麻，手足俱软。喝了一杯热茶之后，才渐渐有一股热气，从丹田下一步步透将起来，直绕过泥丸宫，方始苏醒。连忙跪下说道：“夫人救我则个！”

夫人扶起道：“爱卿为何如此？”景期道：“不瞒夫人说，前日闯入夫人

园内，恐夫人见罪，因此不敢说出真名字，止将钟字拆开，假说姓金名重。其实卑人就是钟景期。”夫人道：“若如此说，就是殿元公了，可喜！可贺！”景期道：“如今圣上差了高公公出来寻访。这桩事弄大了，倘然圣上根究起来，如何是好？”

夫人心内想一想道：“不妨，我与你安排便了。如今圣上颇信神仙道术，你可托言偶逢异人，携至终南山访道，所以来迟。你今出去后，就步到琼林去赴宴。我一面差人打关节与高力士，并吾兄杨国忠、吾妹杨贵妃处，得此三人在圣上面前周旋，就可无虞，你放心出去。”

景期扑地拜将下去道：“夫人如此恩山义海，叫卑人粉骨难报矣。”夫人也回了一礼道：“与卿正在欢娱，忽然分袂。本宜排宴叙别，只是琼林诸公，盼望已久，不敢相留了。侍女们，取酒过来，待我立奉一杯罢！”

侍女们忙将金杯斟上一杯酒来。夫人取酒在手，那泪珠儿扑簌簌掉将下来道：“爱卿满饮此杯。你虽是看花得意，不可忘却奴家恩爱也。”景期也不胜哽咽，拭着泪儿道：“蒙夫人圣恩，怎敢相忘，卑人面圣过了，即当踵门叩谒，再图佳会便了。”

说罢，接过酒来吃了，也回敬了夫人一杯。两双泪眼儿，互相觑定，两人又偎抱了一回。只得勉强分开，各道：“珍重”而别。夫人差两个伶俐侍女，领景期从一个小门里出去。那小门儿是虢国夫人私创，惯与相知后生们出入的所在。

景期出得这门，踉踉跄跄走上街来。行不多几步，只见街坊上的人，三三两两，东一堆、西一簇的在那边传说新闻。有的说：“怎么一个状元竟没处寻，莫非走在哪里了？”有人说：“就是路上倒尸，也须有个着落，难道总没个影儿？”又有的道：“寻了一日，这时多应寻着了。”又有人道：“哪里有寻着，方才朝廷又差了司礼监高公公出来查了。”又有人道：“还好笑哩，那主试的杨太师着了急，移文在羽林大将军陈元礼处，叫他亲自带了军士捕快人等，领了钟家看下处的老苍头，在城内、城外那些庵院、寺观、妓女人家、酒肆、茶坊里各处稽查，好象搜捕强盗一般。”

有的取笑说道：“偌大个状元，难道被骗孩子的骗了去不成？”有的问道：“他的家在何处？如何不到他家里去寻？”又有人说：“他家就在乡间，离城只三十里。整日的流星马儿边报一般的在他家来往打探哩。”有人说：“莫非被人谋害了？”又有老人家说：“那钟状元的父亲我曾认得，做官极好。就是钟状元，也闻得说：‘在家闭户读书。’如何有谁家谋害？”那些人你猜我猜，纷纷议论不一。

景期听了，一头走，只管暗笑。又走过一条街，见有三、四个做公的手拿

朱票，满头大汗的乱跑。一个口里说道：“你说有这等遭瘟的事，往年的琼林宴是日里吃的，今年不见了状元，直捱到夜黑，治宴老爷立刻要通宵厚蜡的大烛七百斤，差了朱票立等要用，叫铺家明日到大盈库领价。你道这个差难也不难！急也不急！”那一个说道：“你的还好，我的差更加疙瘩哩！往年状元游街，是日里游的。如今状元不知何处去了，天色已晚，仪仗官差了朱票，要着各灯铺借用绛纱灯三百对，待状元游街应用哩！”

又见几个官妓家的龟子，买了些糕饼儿在手里，互相说道：“琼林宴上，官妓值酒，不消半日工夫。如今俟了一日，状元还不到。我家的几个姐姐，饿得死去活来，买这些粉面食物与她们充充饥，好再伺候。”

景期一一听见，心里暗道：“惭愧！因我一人，累却许多人，如何是好？”低着头又走。只见一对朱红御棍，四、五对军牢摆导，引着一匹高头骏马，马上骑着个内官，后边随着许多小太监，喝道而来。

景期此时身子如在云雾中，哪里晓得什么回避，竟向摆导里直闯。一个军牢就当胸扭住道：“好大胆的狗头，敢闯俺爷的导子么！”又一个军牢，提起红棍儿劈头就打。

景期慌了叫道：“啊呀，不要打！”只听得那壁厢巷里，也叫道：“啊呀，不要打！”好象深山里叫人，空谷应声一般。这是什么缘故？原来，陈元礼带着军士们，领了钟家的苍头，四处访觅不见，正从小巷里穿将出来。苍头在前望见那闯导的是自己主人，正要喊出来。却见那军牢要打，便忙嚷道：“啊呀，不要打！”所以与景期那一声，不约而同的相应。

苍头见了景期，便乱喊道：“我家主人相公，新中状元老爷在此了。”那些人听见，一齐来团团围住。吓得那扭胸的连忙放手，执棍的跪下磕头，那内官也跳下马来。这边陈元礼也下马趋来，齐向景期施礼道：“不知是殿元公台驾，多多有罪了。”景期欠身道：“不敢，请问二位尊姓？”陈元礼道：“此位就是司礼监高公公，是奉圣旨寻状元的。”高力士道：“此位就是羽林陈将军，也是寻取状元的，且喜如今寻着了。但不知殿元公，今日却在何处，遍访不见？乞道其故。”

景期就依着虢国夫人教的鬼话儿答道：“前日遇一个方外异人，邀到终南山访道。行至中途，他又道我：‘尘缘未断，洪福方殷。’令我转来。方才进城，忽闻：‘圣恩擢取。’慌忙匍匐而来，不期公公与将军如此劳神，学生负罪深重矣，还祈公公在圣上面前方便。”高力士道：“这个何须说得。快牵马来与状元骑了，咱们两个送至琼林宴上，然后复旨便了。”说罢，左右就牵过马来。

原来，高力士与陈元礼，俱备有空马随着，原是防寻着了状元就要骑的。

故此说得一声，马就牵到了。三人齐上了马，众军牢吆喝而行，来到琼林宴上，只见点起满堂灯烛，照耀如同白日。

众人听见：“状元到了！”一声吹打，两边官妓各役，一字儿跪着，陪宴官与诸进士都降阶迎接上堂。早有伺候官捧着纱帽、红袍、皂靴、银带与景期穿戴。望阙谢恩过了，然后与各官相见。

高力士和陈元礼自别了景期与诸进士，回去复旨。这里宴上奏乐定席，景期巍然上坐，见官妓二人，拿着两朵金花，走到面前叩了一头，起来将花与景期戴了。以下一齐簪花已毕，众官托盏。说不尽琼林宴上的豪华气概。但见：

香烟袅翠，烛影摇红。香烟袅翠，笼罩着锦帐重重；烛影摇红，照耀的宫花簇簇。紫檀几上，列着海错山珍；白玉杯中，泛着醞醞醅醅。戏傀儡，跳魁星，舞狮蛮，耍鲍老，来来往往，几番上下趋跄；拨琵琶，吹笙管，挝花鼓，击金铙，细细粗粗，一派声音嘹亮。

掌礼是鸿胪鸣赞，监厨有光禄专司。堂上回放，无非是蛾眉螭首，妙舞清歌，妖妖娆娆的教坊妓女；阶前伺候，尽是一些虎体猿腰，扬威耀武，凶凶浪浪的禁卫官军。正是：

锦衣叨着君恩重，琼宴新开御馔鲜。

少顷散席，各官上马归去。惟有状元、榜眼、探花三个，钦赐游街。景期坐在紫金鞍上，三檐伞下，马前一对金瓜，前面通是彩旗，与那绛纱灯，一队一队的间着走。粗乐在前，细乐在后，闹嚷嚷打从御街游过。那看的人山人海，都道：“好个新奇状元，我们京中人，出娘肚皮从没有吃过夜饭，方才看迎状元的。”那景期游过几条花街柳巷，就分付：“回寓。”众役各散。

次日五更，景阳钟动，起身入朝。在朝房中，与李林甫、杨国忠、贺知章等一班儿相见了。待殿上静鞭三下，明皇升殿，景期随着众官摆班行礼，山呼谢恩。殿上传下圣旨，宣：“新状元钟景期上殿！”鸿胪引钟景期出班升阶，昭仪卷帘，让景期入殿，伏俯在地战兢的奏道：“微臣钟景期见驾，愿吾皇万岁！”

明皇开言道：“昨日高力士奉旨，言卿访道终南，以致久虚琼筵，幸卿无恙，深慰朕心。”景期叩头道：“臣该万死！”明皇道：“卿有何罪？昨宵朕幸花萼楼饮宴，望见御街灯火辉煌。问时，乃是卿等游街。朕想：‘若非卿一日盘桓，安能有此胜景。’朕今除卿为翰林承旨，卿其供职无怠。”景期叩头谢恩下殿，明皇退朝不题。

看官听说：“想你我百姓人家，摆了酒席，邀着客人不来，心里也要焦躁。那里有个皇恩赐宴的大典，等闲一个新进小臣，敢丢着一日，累众官寻来寻去，直至晚间方来赴宴，岂不是犯着大不敬了。此时面君，没一个不替他担忧

。谁想皇上，不惟不加罪谴，反赐褒奖，这是什么缘故？”原来，是虢国夫人怕根究隐匿状元情弊，未免波及自己。故连夜差人，叮嘱了杨贵妃、高力士、杨国忠等内外维持，哄得明皇置之不问，因此景期面君这般太平。有两句俗语道得好：

囊中有钞方沽酒，朝里无人莫做官。

景期出了朝门，便分付长班，备上该用的禀谒名帖，去各处拜客。先拜了杨、李二太师，并几个显要的大臣。然后到锦里坊来拜虢国夫人与葛御史。到得虢国夫人门首下马，门上人接了帖回道：“夫人不在府中，今早奉圣旨宣召入宫未回，留下帖儿罢。”景期道：“相烦多多拜上，说另日还要面谒。”门上人道声“晓得”。景期上马，就吩咐：“到葛御史家去。”从人们应了，摆队前行。

景期暗想道：“论起葛御史来，我也不须今日去拜他，只为明霞小姐的缘故，所以要早致殷勤，后日可央媒说合。我今日相见时，须先把些话儿倾动他一番。”心里想着，那从人们早到马前禀道：“已到葛御史门首了。”景期下得马来，抬头一看，但见：

狮石尘封，兽环掩门；只闻鸟雀啁啾，惟有蜘蛛成网。静悄悄绝无一人，一把大锁锁在门上。两张封条，一横一竖的贴着。

那从人们去寻个接帖的也没有。景期看这光景，一时委决不下。

毕竟葛御史门首为何这般冷落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金马门群哗节度使

诗曰：

劈破虚空消恨魂，吸干沧海洗嚣尘。

近来宇宙惟容物，何处能留傲俗人。

话说钟景期去拜葛御史，见重门封锁，绝无一人，不知何故？

看官们看到此处，不要因摸不着头脑心焦起来。只为做小说的没有第二支笔，所以一时说写不及。如今待在下暂将钟景期放过一边，把那葛御史的话，细细说与看官们听。

却说那葛御史，名太古，字天民，本贯长安人氏。科甲出身，官至御史大夫。年过半百，并无子嗣。夫人已亡，止有一女，名唤明霞。葛太古素性孤介，落落寡合。那富贵利达，不在心上。惟有诗酒二字摆脱不下。平日与学士贺知章、供奉李太白、拾遗杜子美等，一班儿酒仙诗伯，结社饮酒。

自那日游春回来，拉李、杜二人到园中，太古将景期、明霞二人冲散之后，明日又在贺知章家赏花。通是当时的文人墨士。葛太古与李、杜二人，到得贺家，已是名贤毕集了。一时弹琴的弹琴，下棋的下棋，看画的看画，投壶的

投壶，临帖的临帖，做诗的做诗。正是：

宾主尽一时名胜，笑谈极千古风流。

众人顽耍了一回，就入席饮酒。对着庭中花开，说的说，笑的笑，欢呼痛饮，都吃得大醉，傍晚而散。别了贺知章，上马各回，只有葛太古与李太白是同路。那李太白向葛太古道：“小弟今日吃得高兴，又大醉了，与你又是同路，和你不须骑马，携手步回去罢。”太古道：“如此甚妙。”就吩咐从人：“牵着马，跟在后边。”两人在街上大踱。

看看走到金马门来，只见一骑马，上坐着一个紫袍、乌帽、玉带、金钩的胖大官儿。前面两个军官引导，从金马门内出来。李太白矇眊着一双醉眼，问着从人道：“那骑马来的是什么人，这般大模大样？”从人看了禀道：“是节度使安老爷。”李太白听了，乱嚷起来道：“是安禄山这厮么？罢了！罢了！天翻地覆了。这金马门是俺们翰苑名流出入的所在，岂容那武夫在这里驰骋。”

葛太古掩他的口不住，那安禄山早已听见。他更眼快，认得是李太白与葛太古二人。就跳下马来，向前道：“请了，学士公今日又醉矣！”葛太古勉强欠身道：“李兄果然又醉，酒话不必记怀。”太白就直了喉，又嚷道：“葛兄睬那武夫则甚，我和你是天上神仙偶谪人世，岂肯与那泼贱的野奴才施礼。”

安禄山听见，气得太阳穴里火星直爆，也嚷道：“李太白，如何这等欺人太过，我也曾与朝廷开疆拓土，立下汗马功劳。今蒙宣召入朝，拜贵妃娘娘为母，朝臣谁不钦敬。你敢如此小觑我么？”李太白道：“呸！一发放屁！一发放屁！难道一个中朝母后认你这个臭草包为子？葛兄，你看他那大肚子里包着酒、袋着饭、塞着粪，惹起我老爷的性子，将青锋利剑剖开你这肚子来，只那腌臢臭气要呕死了人，怎及我们胸藏锦绣，腹满文章。你那武夫还不回避！”

安禄山大怒道：“我方才又不曾冲撞你，怎生这般无礼？你道我是武夫，不中用，我道你们这些文官，作几首吃不得、穿不得的歪诗，送与我糊窗也不要。我想我们在外边血战勤劳，你们在里边太平安享，终日吃酒、做诗，把朝廷的事一毫也不理，如今世界通是你们文官弄坏了，还要在我面前说三道四。”

只这句话，惹出一个助纣为虐的葛太古来。那葛太古，始初原在里边解纷，听了安禄山这句犯众的话，也就帮着嚷起来道：“你如何说朝廷的事通是我们文官坏的？我想你那班武夫，在外克敛军粮，虚销廩饩。劫良民，如饥鹰攫食；逢劲敌，如老鼠见猫。若没有我们通今博古的君子来发布指示，你那些走狗凭着匹夫之勇，只好去垫刀头。”

李太白拍手大笑道：“葛兄说得好，说得好，我们不要理他，竟回去罢

！”又对从人们道：“你们也骂那奴才几声，骂得响，回去赏你们酒吃；骂得不响，回去每人打三十板。”

那些从人怕李太白回去撒酒风真正要打，只得也一齐骂起来。千武夫，万草包的一头走一头骂，跟着葛、李二人去了。气得安禄山死去活来，叫军士扶上了马，吩咐：“不要回第。”竟到太师李林甫府中来。

门上人通报了，请禄山进去。一声云板，李林甫出来与禄山相见。林甫道：“节度公为何满面愠气？此来必有缘故。”

禄山尚自气喘喘的半晌做声不得，直待吃了一道菜，方才开言道：“惊动老太师多多有罪。禄山因适才受了两个酒鬼的恶气，特来告诉。”林甫道：“什么人敢冲撞节度公。”禄山道：“今日圣上在兴庆宫与贵妃娘娘饮宴，禄山进去，蒙圣上赐酒三觞。从金马门出来，遇了李太白、葛太古二人，吃得烂醉，开口就骂。”遂将适才的言语一一告诉出来。林甫听了道：“天下有这等狂放之徒，如今节度公又将怎样？”禄山道：“不过要求太师与禄山出这一口气。”

林甫沉吟一会想：“葛太古曾拒绝我亲事，正要算计他。不想他自己寻出这个对头来，正中机谋。”便笑一笑道：“节度公，我想葛太古这厮，摆布他甚是容易。只是李白这酒鬼，倒难动摇他。”禄山问道：“李白为何难动摇呢？”林甫道：“他恃着几句歪诗儿，圣上偏喜欢他。旧年春间，圣上在沉香亭赏牡丹，叫李白做了什么《清平调》，大加叹赏，赐了一只金斗。他就在御前连饮了三斗，醉倒在地。自称：‘臣是酒中之仙，喝叫高力士公公脱靴。’是日醉了，圣上命宫人念奴扶出宫去，着内侍持了金斗、宝炬送他回院。这等宠他，我和你一霎时，如何就动弹得？”

禄山道：“圣上却怎生如此纵容他？”林甫笑道：“节度公的洗儿钱尚然纵容了，何况这个酒鬼？”禄山也笑了一声道：“如今先摆布那葛太古，太师如何计较？”林甫道：“这有何难，你作成一本，劾奏太古诽谤朝政，谩骂亲臣。激起圣怒，我便从中撺掇。那老儿看他躲到那里去？待除了葛太古，再慢慢寻那李白的衅端便了。”禄山道：“都承太师指教！只是那桩事不可迟延，明日朝房早会。”说完，两个作别。

明早，各自入朝。禄山将参劾葛太古的本章呈进，明皇批下：“内阁议奏。”李林甫同着众官，在政事堂会议。林甫要将葛太古谪戍边卫山中。又有几个忠鲠的官儿，再三争辩，议将葛太古降三级，调外任用，谪授范阳郡金判。议定，复行奏闻，圣上允议。

旨意下了，早有报房人报入葛太古衙内。葛太古看了圣旨，忙进内向明霞小姐说知。道：“我儿，只因我前日同李供奉在金马门经过，乘醉骂了安禄山

。那厮奏闻圣上，将我谪贬范阳金判。我平日对官位最看得恬淡，那穷通得失，倒也不在心上。只是我儿柔姿弱质，若带你赴任，恐不耐跋涉之劳；若丢你在家又恐被仇家暗算。去就难决，如何是好？”

明霞听说，眼含着泪说道：“爹爹仓卒遭谴，孩儿自当生死不离。况孩儿年幼，又无母亲在堂，家中并无别个亲人照管。爹爹不要三心两意了，儿死也要随着父亲前去的。”太古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也不须胡思乱想，吩咐家人、侍女们一齐收拾，服侍你随我去便了。”

里边说话，外边早有家人进来传说：“大司马差着官儿，赍了牌票，来催老爷动身，要讨过关结状哩！”太古道：“你去回复他，说我明早就起行，不须催促。”家人应了出去。又有人进来道：“安禄山差许多军士，在门首乱骂。我们向前与他讲，倒被他打哩！”太古道：“这个小人不要睬他便了。”差人一面去催车辆、人夫、牲口，一面在家忙忙收拾了一日一夜。

次早，拜辞了家庙，吩咐家人、侍女：“都随往任所。一来路上好照管服侍，二来省得留在家中，恐又惹出是非。”只留一个精细的家人，并毛老儿在家看守。将前门封锁了，止许看家的在后门出入。自己拂衣上马，小姐登舆，随从男女，各自纷纷上了车辆、牲口。将行装拴束停当，行出都门。

只见，贺知章、杜子美，与那起祸的李太白，与一班平日相好的官员，都在十里长亭饯别。太古叫车辆先行。自己下马与众相见。各官奉上酒来，太古一一饮了。又赠了许多饯别的诗章。各各洒泪上马而别。

太古赶上了小姐一行人，一程程走去，饥食渴饮，夜住晓行，不则一日，来到范阳郡金判衙门上任。

毕竟葛小姐与钟景期后来如何相逢？待下回慢慢说来，便知分晓。

第五回 忤当朝谪官赴蜀

诗曰：

志气轩昂未肯休，英雄两眼泪横流。

秦庭有剑诛高鹿，汉室无人问丙牛。

野鸟空啼千古恨，长安不尽百年愁。

西风动处多零落，一任魂飞到故丘。

前面已将葛太古谪贬的缘由，尽行说过，此回再接入钟景期的话来。

却说钟景期一团高兴，一团殷勤，来拜葛御史。忽见重门闭锁，并无人影。景期心中嘀咕，便叫一个长班，到莲英儿巷里，唤冯元到寓所来问他。长班应着去了，自己快快的上马而回。

看官听说，大凡升降官员，长安城中自然传说。怎么葛太古这些事体，钟景期全然不知呢？原来，葛太古醉骂权臣，遭冤被谴这几日，正值钟景期被黜

国夫人留在家里，所以一毫也不晓得。

是日回寓，卸了冠带坐定。不多时，长班已唤冯元进来。冯元见了，磕了四个头道：“小人闻得老爷中了，就要来服侍的，只因这几日为迎进士的马匹，通是太仆寺承值的，故此小的不得工夫，直到今早才得闲。小的已具了一个手本，辞了本官，正要来投见老爷，不想老爷差人来唤小人，小人一定要跟随老爷了，望老爷收用。”景期道：“你是我旧人，自然收你。”吩咐长班：“将我一个名帖送至太仆寺，叫将马夫冯元名字除去。”

长班应办去了。冯元又跪下谢了一声。景期道：“起来，我有要紧话问你。那葛御史家，为着何事将大门封锁？你定知道的，与我细细说来。”冯元道：“不要说起，一桩天大的风波，使葛老爷的性命险些儿不保。”景期忙问。冯元便将那金马门前骂了安禄山，被他陷害，谪贬范阳的事情，细细说将出来。

景期听得，慌忙问道：“如今他家的小姐在哪里？”冯元道：“他家小姐也随他去了。”景期暗暗叫苦。打发冯元出去。那冯元做了新状元的大叔，十分快活。叫人到家里搬了行李。自己又买了一件皂绢直身、大顶罗帽，在外摇摆。只苦得景期一天好事忽成画饼，独自坐在房中长叹。想道：“我若早中了半个月的状元，这段婚姻已成就了。”又想道：“他若迟犯了半个月的事，我去央求虢国夫人替他挽回一番。”又想道：“他自去了，留得小姐在家也好再图一面。”又想：“就是小姐在此，我如今碍着官箴，倒不能象前日的胡行乱闯。”

左思右想，思量到帕诗酬和，婢女传情私会，花前稍伸鸾约，这种种情景，不觉扑簌簌的坠下泪来。少顷，外面送晚饭进来。景期道：“我心绪不佳，不要吃饭，须多拿些酒来与我解闷，不要你在此斟酒，你自出去！”伺候人应着出去了。

景期自斟自饮，一杯、一杯，又是凄楚一回，恼恨一回，外面送进四、五壶酒，通吃在肚子里，便叫收去碗盏。在房里又坐了一回。思量：“这事通是李林甫、安禄山二人弄坏的。我在林下时，即闻得此辈弄权误国，屠戮忠良，就有一番愤懑不平，今日侥幸成名，正欲扫清君侧奸邪。不想那二人坏我好事，如何放得他过！不免轰轰烈烈参他一场，也不枉大丈夫在世一生。”

一时乘了酒兴，将一段儿女柔性变作一派英雄浩气，就焚起一炉好香，穿了公服，摆开文房四宝，端端坐了写起本来。本上写道：

翰林承旨臣钟景期，诚惶诚恐，稽首顿首谨奏，为奸相窃操国柄，渎乱朝纲，伏沥愚忱，仰祈睿鉴事：

臣闻万乘之尊，威权不移于郡小；九重之家，聪明不蔽于俭壬。故欲治天

下，必先择人；欲择人材，必先正心。欲正其心，必清君侧。此微臣下伏草莽之时，固夙夜不忘，思得陈一得之愚，以报皇恩千万之一也。今陛下不弃鄙陋，侧臣讲院，目击权臣僭窃，不敢不以窥管之见，谬为越俎之谈。窃见宰相李林甫，节度安禄山，中外交通，上下侧目。舌摇簧鼓，播人主若婴孩；眉蹙剑锋，杀官民如草芥。官爵之升迁，视金钱之多寡；刑狱之出入，覲贿赂之有无。腹心暗结于掖庭，爪牙密饰于朝右。陷尽忠良，固彼党羽。种种凶恶，擢发难数。臣固知投鼠忌器，不敢以怒螳挡车。第恐朝政日非，奸谋愈炽，将来有不可知者。故不避斧钺之诛，以请雷霆之击也。如果臣言不谬，伏祈陛下敕下廷尉，明正其罪，或窜遐荒，或膺斧钺。举朝幸甚！天下幸甚！臣不胜激切屏营之至。谨奏。

景期写完了本，不脱公服，就隐几以待旦。到得五鼓设朝，那早朝的常套不必细述。景期将本章呈进，朝罢，各官俱散。只有李林甫、杨国忠二人，留在阁中办事。

少顷，司礼监将许多本章来与李、杨二太师票拟。二人接了，将各官的逐一看过。有的是为军需缺乏之事，也有为急选官员之事，也有为地方灾异事，也有为特参贪贿事，也有为请决大狱事，也有为边将缺员事，也有为漕运衍期事，李、杨二人一一议论过去。及看到钟景期一本，二人通呆了。将全本细细看完，李林甫拍案大怒道：“这畜生敢在虎头上做窠么？也罢。凭着我李林甫，一定要你这厮的驴头下来，教他也晓得我弄权宰相的手段！”

杨国忠看了本，心里想一想，一来妹子虢国夫人曾为钟景期谆谆托付，教我好生照顾；二来自己平日因李林甫百事总揽，不看国忠在眼里，所以也有些怪他。如今见他发怒，就解劝道：“李老先生且息怒。我想这轻躁狂生，捩拾浮言，不过是沽名钓誉，否则必为人指使。若杀了他，恶名归于太师，美名归于钟景期了。以我愚见，不若置之不问，反见李老先生的汪洋大度。”李林甫道：“杨老先生，你平日间也是最怪别人说长道短的，今日见他本上只说我，不说你，所以你就讲出这等不担斤两的话儿。我只怕唇亡齿寒，他既会劾我，难道独不会劾你？况且他本内的‘腹心暗结于掖庭’这句话，分明道是禄山出入宫闱的事，连令妹娘娘也隐隐诋毁在内了。”

这几句话，说得杨国忠低首无言，羞惭满面，作别先去了。李林甫便将本儿票拟停当，进呈明皇御览。原来，高力士、杨贵妃都曾受虢国夫人的嘱托，也在明皇面前极力救解，以此钟景期幸而免死。明日批出一道圣旨：

钟景期新进书生，辄敢诋毁元宰亲臣，好生可恶。本应重处，姑念新科榜首，着谪降外任，该部知道。

旨意下了，铨部逢迎李林甫，寻个极险极苦的地方来检补，将钟景期降授

四川石泉堡司户。报到景期寓所，景期不胜恼怒。思量那明霞小姐的姻缘，一发弄得天南地北了。又想要与虢国夫人再会一面，诉一番苦情。谁想李林甫、安禄山差人到寓所来，立时赶逐出京，不许一刻停留。那些长随伺候人等，只得叩头辞别。

景期收拾了东西，叫苍头与冯元陪同出了都门，到乡间坟堂屋里来住下。思量消停几日，然后起身。可恨那李林甫明日绝早，又差人赶到乡间来催促。景期只得打点盘缠，吩咐苍头仍旧在家看管坟莹。冯元情愿跟随前去，就叫安排行李马匹。

停当了，吃了饭，到父母坟上痛哭了一场，方才揽衣上马。冯元随着而行，望西进发，一程一程的行去。路又难走，景期又跋涉不惯，在路上一月有零，只走得二千余里，方才到剑门关。正值五月，天气炎蒸。那剑门关的旁边是峭壁危崖，中间夹着大涧，山腰里筑起栈道，又狭又高。下面望去，有万丈余深；水中长短参差的凌峭石笋，有成千上万。涧水奔腾冲击，如雷声一般响亮。一日只有巳、午二时，有些日光照下，其余早晚间，惟有阴霾黑瘴。住宿就在石洞中开张，并无屋宇。打尖时节，还有那些不怕人的猢猻跳在身旁边看人吃饭。

景期到了此际，终日战战兢兢，更兼山里热气逼将下来，甚是难行。且又盘缠看看缺少，心上又忧，不觉染成一病。勉强走了三、五日，才出得剑门关的谷口。景期正要赶到有人烟的去处将养几日。不想，是日傍晚时候，忽然阴云密布，雷电交加，落下一场雨来。好大雨，但见：

括地风狂，满天云障。括地风狂，忽喇喇吹得石走沙飞；满天云障，黑漫漫遮得山昏谷暗。滂沱直泻，顷刻间，路断行人；澎湃冲倾，转盼处，野无烟火。千村冷落，万木悲号。砰訇一声霹雳，惊起那深潭蛟蟒欲飞腾；闪烁一道电火，照动那古洞妖魔齐畏缩。若不是天公愤怒，也须是龙伯施威。

这一场大雨，足足下了一个时辰。众客伴诚恐赶不上宿头，不顾雨大，向前行去。只有钟景期因病在身，如何敢冒雨而走。回头望见山凹里露出一座寺院，便道：“冯元，快随我到那边躲雨去。”策马上了山坡，走到门前，见是一个大寺，上面一块大匾，写着“永定禅寺”，山门半开半掩。

景期下了马，冯元将马拴在树上，随着景期进去。行过伽蓝殿，走到大殿上来。见那殿上冷冷清清，香也没人点一炷。景期合掌向佛拜了三拜。走至廊下，见三、四个和尚，赤脚露顶，在那边乘凉。景期向前欠身道：“师父们请了。”内中有一个回了问讯。那些和尚都睬也不睬，各自四散走开。连那回问讯的也不来交谈，竟自走去了。

景期叹了一声，脱下湿衣，叫冯元挂起晾着，自己就门槛上坐了。冯元也

盘膝坐在地下。景期道：“冯元，如何这里的和尚这等大样？”冯元道：“岂但这里，各处的贼秃通是这等的。若是老爷今日前呼后拥来到此间，他们就跪接的跪接，献茶的献茶，留斋的留斋，千老爷，万老爷，千施主，万施主，掇臀呵屁的奉承了。如今老爷这般模样，叫他们怎的不怠慢！”

他这边说，那边早有几个和尚听见。便交头接耳的互相说道：“听那人口内叫什么老爷，莫非是个官么？”内中一个说：“待我问一声就知道了。”便来向景期道：“请问居士仙乡何处？为何到此？”冯元便接口道：“我家老爷是去赴任的。因遇了雨，故此来躲一躲。”和尚听见说是赴任的官员，就满面撮拢笑来道：“既如此，请老爷到客堂奉茶。”

景期笑了一笑，起来同着和尚走进客堂坐了。和尚们就将一杯茶献上，景期吃了。和尚又问道：“请问老爷选何贵职？”景期道：“下官为触忤当朝，谪贬西川石泉堡司户。”和尚暗道：“惭愧，我只道是大大官府，原来是个司户。谅芝麻大的官有甚好处，倒折了一杯清茶了。”心里想着，又慢慢走了开去，依旧一个人也不来睬了。

景期坐了一会儿，只见又是一个和尚在窗外一张，把冯元看了又看，叫道：“你是冯道人，如何在此？”冯元听得，奔出来见了道：“啊呀，你是人鉴师父，为何在此？”

看官，你道冯元为何认得这人鉴？原来，当景期打发他出来后，就投在人鉴庵里，做香火道人，后来人鉴为了奸情事逃走出来，在此永定寺里做住持僧。这日，听见有个司户小官儿到他寺里，所以出来张看。不期遇到了冯元。便问道：“你一向不见，如何跟着这个满面晦气色的官人到此？”

冯元听了道：“你休小觑他，这就是我旧主人钟老爷，是新科状元，因参劾了当朝李太师，故此谪官到此。”人鉴道：“幸是我自己出来，不然几乎得罪了。”慌忙进去打个深深的揖道：“不知贵人远来，贫僧失礼，未曾迎迓，望乞恕罪！”又连忙吩咐收拾素斋。叫冯元牵了马匹进来，又叫将草与马吃。请景期到方丈中坐了，用了斋。

天已夜了，人鉴道：“今日贵人降临荒山，万分有幸。天色已晚，旅店又赶不上，不如就在小庵安歇了罢。老爷的铺盖都已打湿，不堪用了。后面房里有现成床帐，老爷请去安置。这湿铺盖也拿了进去，待我叫道人拿一盆火来烘干了，明日好用。”景期道：“多承盛情，只是打搅不当。”人鉴道：“说哪里话。”

说着，点了灯头，带景期走过了十数进房子。将景期送入一个房里，便道：“老爷请安置，贫僧告退，明早来问安。”景期感谢不尽。因行路辛苦，身子又病，见床帐洁净，不胜之喜，倒在床上就睡了。

冯元在床前将湿衣、湿被摊开，逐一烘焙。至更余要大解，起来忙出房门，见天上下过了雨，已是换了一个青天。新月一弯，在树梢上挂着。冯元又不认得寺里的坑厕在何处，只管在月光之下闯来闯去。走到前边，摸着门上已下锁了。只觉得门外火光影影，人语嘈嘈。

冯元心中疑惑，从门缝里一张，只见人鉴领着七、八个胖大和尚，手中通拿着明晃晃的刀儿。人鉴道：“师兄们，我当初在长安居住时，晓得钟状元是个旧家子弟，此来毕竟有钞。况且你们方才曾怠慢他，我虽竭力奉承，只怕他还要介意。这个人，就是李阁老尚敢动他一本，必是难惹的。我们如今去断送了他，不惟绝了后患，且得了资财，岂不是好。”

众和尚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们进去行事罢。”人鉴道：“且住，这时节料想他有翅儿也没处飞去了。我们厨下的狗肉正烧得烂了，且热腾腾的吃了，再吃几杯酒壮壮胆，方好做事。”众和尚都道：“有理。”便一哄儿到厨下去了。

冯元听得分明，吓得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，连大解也忘了，慌忙转身飞奔。每一重门槛，都跌一交，连连跌了四、五个大筋斗，跑入房中，掀开帐子，将景期乱推道：“老爷不好了！杀将来了，快些起来。”景期在睡梦里，惊醒道：“冯元为何大惊小怪？”冯元道：“老爷不好了。方才我听见人鉴领着众和尚，持了刀斧要来害你，须快快逃走。”

景期听了，这一惊也不小，急忙滚下床来问道：“如今从那里出去？”冯元道：“外面门已锁了，只有西边一个菜园门开着哩，那边或有出路。”景期道：“行李、马匹如何取得？”冯元道：“哪里还顾得行李、马匹，只是逃得性命就好了。”

景期慌了手脚，巾也不戴，只披着一件单衣，同冯元飞奔菜园里来。冯元将土墙推倒，搀着景期走出。谁想道路错杂，两人心里又慌，如何辨得东西南北？只得攀藤附葛，捱过山崖。景期还喘息未定，身边一阵腥风，林子里跳出一只吊睛白额虎来，望着景期便扑。

不知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逢义士赠妾穷途

词曰：

迭迭云山，回首处，客心愁绝。最伤情，目断西川，梦归地阙。芳草路迷行骑缓，夕阳驴偕征人咽。问苍天，何事困英雄？关山别。合欢花，被吹折。连理枝，凭谁接。望天涯，镇日衷肠郁结。万里雾深文豹隐，三更月落乌啼血。叹孤身南北任飘蓬，庄周蝶。

——右调《满江红》

话说钟景期与冯元在寺中逃出，心里慌忙，也不顾有路无路，披荆带棘

，乱窜过山嘴。忽跳出一只大虫来，望景期身上便扑，景期闪入林中叫声：“啊呀！”吓倒在地；冯元也在林子里吓得手软脚酥，动弹不得。

那大虫因扑不着人，咆哮发怒，把尾巴在地下一剪，括得砂土飞卷起来，忽喇一声虎啸，震得山摇谷动，望着林子又跳将入来。冯元正没理会，只见那虎“扑”地一声跌翻了，在地上乱滚。那边山坡上，一个汉子手提钢叉飞奔前来，举起叉望着虎肚上连戳两戳。那虎鲜血迸流，死在地上。冯元看那汉子，甚么模样：

身穿虎皮袄，脚踏鹰嘴鞋。眼似铜铃，须如铁戟。身長一丈，腰大十围。错认山神显圣，无疑天将临凡。

那汉子戳死了虎，气也不喘一喘，口里说道：“方才见有两个人哪里去了？”就转入林里来寻。冯元慌忙跪下道：“可怜救命！”那汉子扶住道：“你这人好大胆，如何这时候还在此行走？若不是俺将药箭射倒那孽畜，你倒连命几乎断送了。”

冯元道：“小人因跟随主人钟状元来此，适才误入永定寺中，奸僧要谋害我主仆，知风逃窜到此，行李、马匹，通在寺中哩！”汉子道：“你主人叫甚么名字？既是状元，为何不在朝中，却来此处？”

冯元道：“我主人名叫钟景期，为参劾了李林甫，谪贬石泉堡司户。因此路经这里。”汉子道：“如此说是个忠臣了，如今在哪里？”冯元指着道：“那惊倒在地的就是。”汉子道：“待我去扶他。”便向前叫道：“官人苏醒！”冯元也来叫唤了十数声，景期方渐渐醒转。

汉子轻轻扶他起来。他还半晌站立不得，靠着松树有言没气问道：“唬杀我也，是什么人救我？”汉子道：“休要害怕，大虫已被俺杀死了。”景期道：“多谢壮士救命之恩。”

汉子道：“这是偶然相遇，非有意来救你，何须谢得。”景期道：“如今迷失了路径，不知该往哪里去？望壮士指引。”汉子道：“官人好不知死活。我这里名叫剑峰山，山中魍魉迷人，虺蛇布毒，豺狼当道，虎豹满山。就是日里也须结队而行，这时便如何走得？也罢。我敬你是个忠臣，留你主仆二人到我家中暂宿一宵，明日走路未迟。”

景期道：“家在何处？”汉子道：“就在此山下。”景期道：“壮士刚才说这山中如此厉害，怎生住得？”汉子道：“俺若是害怕，不敢独自一人在此杀虎了。俺住此二十年，准准杀的一百余只大虫了。”景期道：“如何有许多虎？”汉子道：“俺若隔两个月不杀虎，身子就疲倦了。不要讲闲话，快随我下山去。”

说罢，将死虎提起来，背在身上，手挂钢叉，叫声：“随我来！”大踏步

向前竟走。景期与冯元拽着手，随后而行。心里又怕有虎跳出来，回头看着后边。

三人走了里许，山路愈加险峻，那汉子便如踏平地一般。景期与冯元瞪着眼，弯着眼，扯树牵藤，一步一跌，好生难捱。那汉子回头看了这光景，叹道：“你们不理会走山路，须是大着胆，挺着腰，硬着腿，脚步儿实实的踏去才好。若是心里害怕，轻轻踏去，就难于走了。”景期、冯元听了，依着言语，果然好走了。

又行了二、三里，早见山下林子里透出灯光。那汉子在林子外站着不走。景期想道：“已到他家门首，一定是让我先走，所以立定。”便竟向林子中走去。汉子忙横着钢叉拦住道：“你休走，俺这里周围通埋着窝弓暗弩，倘误踏上了，就要害了性命。你二人可扯着我衣袂，慢慢而走。”

景期、冯元心里暗暗感激。扯了他衣袂走了进去。早到黄砂墙下，一扇毛竹小门儿闭着。那汉子将钢叉柄向门上一筑，叫道：“开门。”里面应了一声，那门儿“呀”的开了，见一个浓眉大眼的长大丫鬟，手持灯，让他三人进去。那汉子将虎放在地下，向丫鬟道：“这是远方逃难的官人，我留他在此歇宿。你去向大姐说，快收拾酒饭。”丫鬟应了，拖着死虎进去了。

汉子将钢叉倚在壁上，请景期到草堂上施礼坐定。景期道：“蒙壮士高谊，感谢不尽。敢问壮士高姓大名？”汉子道：“俺姓雷名万春，本贯涿州人氏。先父补授剑门关团练，挈家来此。不想父母俱亡，路远回去不得，就在此剑峰山里住下。俺也没有妻室，专一在山打猎度日。且有一个亲兄，名唤雷海清，因少年触了瘴气，双目俱瞽，没甚好做，在家学得一手好琵琶、羯鼓。因往成都赛会，名儿就传入京师。天宝二年，被当今皇帝选去，充做梨园典乐郎官。他也并无子嗣，只生一女儿。先嫂已亡，自己又是瞽目之人，不便带女儿进京。所以留在家中，托俺照管。只有适才出来，那个粗蠢丫鬟在家，服侍答应不周，郎君休嫌怠慢。”景期道：“在此搅扰不当，雷兄说哪里话！”

外面说话，里面早已安排了夜饭。那丫鬟捧将出来，摆在桌上。是一盘鹿肉，一盘野鸡，一盘薰兔，一盘腌虎肉，一大壶烧酒。雷万春请景期对面坐下，又叫冯元在侧首草屋里面坐了，也拿一壶酒，一盘獐肉与他去吃。

万春与景期对酌谈心，吃了一回。万春道：“近日长安光景如何？”景期道：“目今李林甫掌握朝纲，安禄山阴蓄异志，出入宫闱，肆无忌惮，只怕铜驼遍生荆棘，石马埋没蒿莱，此景就在目前矣。”万春道：“郎君青年高拔，就肯奋不顾身，尽忠指佞，实是难得，只是你窜贬遐方，教令尊堂与尊夫人如何放心得下？”景期道：“卑人父母俱亡，尚未娶妻。”

万春听了，沉吟一会道：“原来，郎君尚未有室，俺有句话儿要说，若是

郎君肯依，俺便讲，若是不依，俺便不讲了。”景期道：“兄是我救命恩人，有何见谕，敢不领教。”

万春道：“家兄所生一女，名唤天然，年已及笄，尚未字人。俺想当今天下将乱，为大丈夫在世，也要与朝廷干几桩事业。只因舍侄女在家，这穷乡僻壤，寻不出个佳婿。俺故此经年雌伏，不能一旦雄飞。今见郎君翰苑名流，忠肝义胆。况且青年未娶，不揣葑菲，俺要将侄女奉操箕帚，郎君休得推却。”

景期道：“萍水相逢，盛蒙雅爱。只是卑人虽未娶妻，却曾定聘，若遵台命，恐负前盟，如何是好？”万春道：“郎君所聘是谁家女子？”景期道：“是御史葛天民的小姐，名唤明霞，还是卑人未侥幸之前相订的。”万春道：“后来为何不娶？”

景期道：“葛公也为忤了安禄山，降调范阳去了。”万春道：“好翁婿，尽是忠臣，难得！难得！也罢，既如此说，俺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愿将舍侄女赠与郎君，备位小星，虚位以待葛小姐便了。”

景期道：“虽然如此说，只是令侄女怎好屈他，还须斟酌，不可造次。”万春道：“郎君放心，舍侄女虽是生长山家，颇知闺训。后日妻、妾、夫妇之间，定不误你。况你此去石泉堡，也是虎狼出没的所在。俺侄女亦谙窝弓藏箭之法。随你到任，不惟暂主烦，还好权充护卫，不须疑惑，和你就此堂前一拜为定罢。”景期立起身来道：“台意既决，敢不顺从，请上受我一拜！”万春也跪下去，对拜了四拜。复身坐了。

那长丫鬟又拿出饭来。万春看了，笑一笑道：“还有一桩事，一发做了。这丫鬟年已二十，气力雄壮，赛过男子。俺叫她是勇儿，想盛价毕竟也未有对头。俺欲将他二人一发配成夫妇，好同心协力的服侍你们，意下如何？”景期还未回答，那冯元在侧首草房里听见，慌忙奔到草堂上就叩头道：“多谢雷老爷，小人冯元拜领了。”景期、万春二人好笑。

吃完了饭，各立起来。万春就取一本历书在手内道：“待我择一个吉日，就好成亲。”冯元道：“夜里看了历头，要犯墓库运的。雷老爷不要看。”万春笑道：“这厮好婆子话，听了倒要好笑。”揭开历本一看道：“恰好明日就是黄道吉日，就安排成亲便了。”景期道：“只是我的衣服都同着行李丢在永定寺里，明日成亲穿戴什么好？”万春道：“不妨，你开个单来，俺明早与你去讨来还你。他若不还，砍了他的光头来献利市。”景期道：“不须开单，我身边有工码帐在此。”便在腰间取出帐来。

万春接来一看，上边一件件写得明白：

大铺盖一副，内绸夹被一条，布单被一条，绞丝褥一条，绒单一条，小铺盖一副，内布夹被一条，布单被一条，布褥一条。青布直身一件，捎马两个

，内皂靴一双，油靴一双，朔子两枝，茄瓢一只，拜匣一个，内书三部，等子一把，银锯一个，并笔砚纸墨图书等物，皮箱一只，内红圆领一件，青圆领一件，直身三件，夹袄三件，单衫三件，裤二条，裙一条，银带一围，纱帽盒一个，内纱帽一顶，外剑一把，琴一张，便壶一个。

万春看完道：“还有什么物？”景期道：“还有巾一顶，葛布直身一件，仓卒间忘在他房里。还有马匹、鞍辔并驮行李的驴子，通不在帐上。”万春道：“晓得子，管教一件不遗失。”说罢，进去提了两张皮出来，说道：“山家没有空闲床褥，总是天气热，不必用被，有虎皮在此，郎君垫着，权睡一宵。那张鹿皮冯元拿去垫了睡。”说罢，放下皮儿进去了。景期与冯元各自睡了。

明早起身，见勇儿捧一盆水出来说道：“钟老爷洗脸，二爷吩咐叫钟老爷宽坐，不要在外面去闯。”景期道：“你二爷呢？”勇儿道：“二爷清早出去了。”景期在草堂中呆呆坐了半日。

到辰牌时分，只见雷万春骑着景期的马，牵着驴子，那些行李通驮在驴背上。手里又提着一个大筐子，有果品、香烛之类在筐子内。到草堂前下了马。那冯元看见，晓得讨了行李来了，连忙来搬取。万春道：“俺绝早到那秃驴寺中，一个和尚也不见，止有八十余岁的老僧在那里。俺问他时，他说：‘昨晚走了什么钟状元，诚恐他报官捉捕，连夜逃走了。那住持人鉴放心不下，半夜里还在山上寻觅，却被虎咬去吃了。有道人看见逃回说的。’”景期道：“天道昭昭，何报之速也。”万春道：“你的行李、马匹通在此了。俺又到那秃驴房内搜看，见有果品、香烛等物。俺想今日做亲通用得着的，被俺连筐子拿来，省得再去买，又要走三、四十里路。”景期道：“叔翁甚费心了。”

两人吃了饭。万春叫冯元跟出去，去了一会回来。冯元挑着许多野鸡、野鸭、鹿腿、猪蹄，又牵着一只羯羊。万春叫勇儿接进去了。少顷，一个掌礼的、两个吹手进来。那掌礼人原来兼管做厨子的。这还不奇，那吹手更加古怪，手里只拿着一个喇叭，一面鼓儿，并没别件乐器。一进来，就脱下外面长衣，便去扫地、打水，揩台、抹凳。原来，这所在的吹手兼管这些杂事的。景期看了只管笑。

见他们忙了一日，看看到夜，草堂中点起一对红烛，上面供着一尊纸马，看时却是一位顶盔贯甲的黑脸将军。景期不认得这纸马，问道：“这是什么神？”雷万春道：“这是后汉张翼德老爷，俺们这一方通奉为香火的。”景期听了，作了一揖。

掌礼人出来高声道：“吉时已届，打点结亲。”景期就叫冯元拿出冠带来换了。冯元也穿起一件青布直身。那吹手就将喇叭来吹了几声，把鼓儿咚咚的

只管乱敲。掌礼人请景期立了，又去请新人出来。那新人打扮倒也不俗，穿一件淡红衫子，头上盖着绛纱方巾。就是勇儿做伴，搀扶着出来。拜了天地，又遥拜了雷海清。转身拜雷万春，万春也跪下回礼。然后夫妻交拜完了，掌礼人便请雷万春并景期、天然三人上坐，喝唱冯元夫妇行礼。那勇儿丢了伴婆脚色，也来做新人，同冯元向上拜了两拜。

掌礼人唱道：“请新人同入洞房。”景期与天然站起身来，勇儿又丢了新人脚色，赶来做伴婆，扶着天然而走。冯元拿了两支红烛在前引导。那吹鼓手的鼓儿一发打得响了。景期只是暗笑。进入房里坐定，吹手又将喇叭吹了三声，鼓儿打了三遍，便各自出去。雷万春吩咐勇儿送酒饭进去。景期看着天然，心里想道：“这天然是山家女子，身子倒也娉婷，只不知面貌生得如何？”走近来，将方巾揭开一看。原来又是个绝世佳人，有一首《临江仙》为证：

秀色可餐真美艳，一身雅淡衣裳。眼波入鬓翠眉长。不言微欲笑，多媚总无妨。原只道山鸡野鹜，谁知彩凤文凰。山灵毓秀岂寻常。似花花解语，比玉玉生香。

景期看了，不胜之喜，吃罢交杯酒，叫勇儿收了碗盏，打发她出去与冯元成其好事。自己关了房门，走近天然身边，温存亲热了一番。倚到床边解衣就寝。一个待字山中，忽逢良偶；一个迤迳途次，反遇佳人。两人的快活，通是出于意外，那种云雨绸缪之趣，不待言??芍??

话休絮烦。景期在雷家住了数日，吩咐冯元、勇儿都称雷天然是二夫人。那雷天然果是仪容窈窕，德性温和，与景期甚相恩爱。景期恐赴任太迟，就与雷万春商议起身赴任。一面叫收拾行李，一面去雇了一辆车儿，五头骡子来。雷万春道：“此去石泉堡，尚有千余里，比郎君经过的路，更加难走。俺亲自送你们前去。”景期感激不已。

择了吉日，清早起身。景期一骑马在前，天然坐着车儿，冯元、勇儿各骑一头骡子。万春也骑着骡子押后。尚余两个骡并景期原来的一个驴子，通将来驮载行李家伙，一行人上路而行。又过了许多高山峻岭，鸟道羊肠，方才到得石泉堡。

那司户衙门，也有几个衙役来迎接。景期择日上任，将家眷接进衙门住下。景期将册籍来查看，石泉堡地方虽有四百里方圆，那百姓却只有二百余户。一年的钱粮不上五十两。一月的状词难得四、五张。真正地广人稀，词轻讼简。景期心里倒觉快活，终日与天然弹琴、下棋、赋诗、饮酒。雷万春又教景期习射试剑，闲时谈论些虎略龙韬。

一日，景期正与天然焚香对坐。只见万春走进来道：“俺住此三月有余

，今日要别你二人，往长安寻俺哥哥。一来报侄女喜信，二来自己也寻个进身地步。行李、马匹俱已收拾停当，即刻就走，快暖酒来与我饯行。”景期道：“叔翁如何一向不见说起，忽然要去，莫非我夫妇有甚得罪么？”万春道：“你们有甚得罪，俺恐怕郎君、侄女挽留，故此不说。那知俺已打点多时了。”

天然忙教勇儿安排酒肴来。景期斟满了酒，双手奉上，万春接来饮了。又饮了十数大杯，抹着嘴说道：“郎君与侄女珍重。俺此去，若有好处，再图后来聚首。”景期道：“叔翁且住，待我取几两银子与叔翁做盘费。”万春道：“盘费已有，你不必虑得。”天然道：“待孩儿收拾几种路菜与叔叔带去。”万春道：“一路里山蔬、野味吃不了，要路菜做甚？”

天然又道：“叔叔少停一会，待孩儿写一封书与爹爹，就是我相公也须寄一个通候信儿去。”万春道：“俺寻见你父亲，自然把家中事体细细说与他知道，要书启何用？俺就此上路，你们不必挂念。”景期、天然无计留他，只是两泪交流，望着万春双双拜将下去。万春慌忙回礼，拜了四拜。冯元与勇儿也是眼泪汪汪的来叩了四个头。万春看见天然悲泣，便道：“侄女不必如此，你自保重。”说完，向景期拱了一恭，竟自上马而去。

景期也忙上了马，叫冯元与几个衙役跟了，赶上来相送，与万春并马行了二十余里。景期只管下泪。万春笑道：“丈夫非无情，不洒别离泪。郎君怎么这个光景？”景期道：“叔翁的大恩未报，一旦相别，如何不要悲惋？”万春道：“自古道：‘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’后会有期，不须眷恋。郎君就此请回。”钟景期见天色晚了，只得依允。两人跳下马来，又拜了四拜，作别上马，景期自领了冯元、衙役回衙门不题。

却说万春匹马上路，经过了无数大州小县，水驿山村。行了两个多月，不觉到了长安，寻个饭店歇下，便去问主人家道：“你可晓得那梨园典乐官雷海清寓在哪里？”主人家道：“他与李龟年、马仙期、张野狐、贺怀智等一班儿乐官，都在西华门外羽霓院里，教演许多梨园子弟。客官问他怎的？”万春道：“我特为要见他，故不远千里而来，明早相烦指引。”只见旁边站着一条大汉厉声说道：“我看你相貌堂堂，威风凛凛，怎不去戮力为国家建功立业，却来寻这瞽目的优伶何干？”万春听见，忙向前施礼。

不知这人是谁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禄山儿范阳造反

诗曰：

愁见干戈起四海，恨无才能济生灵。

不如痛饮中山酒，真到太平方始醒。

话说雷万春在饭店中，寻问哥哥雷海清住处。忽见旁边一人向他说道：“看你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似非凡品，为何去寻那瞽目的雷海清？况他不过是个梨园乐工，难道你去屈膝嬖人，枉道希求进用么？”万春道：“台兄在上，俺非是屈膝嬖人。俺乃涿州雷万春，向来流落巴蜀。因海清是俺家兄，故此要来见他。”那人道：“如此小弟失言了。”万春道：“请问台兄尊姓大名？”那人道：“小弟姓南名霁云，邠州人也。一身落魄，四海为家。每叹宇宙虽宽，英雄绝少。适才见兄进门，看来是个好汉。故此偶尔相问，若不弃嫌，到小弟房中少坐，叙谈片时，不知可否？”万春道：“无意相逢，盘旋如此，足见盛情，自当就教！”

霁云遂邀万春到房中，叙礼坐定。万春道：“请问南兄到此何干？”霁云道：“小弟有个故人，姓张名巡，乃南阳邓州人氏。先为清河县尹，后调浑源。近闻他朝覲来京，故此特来寻他。我到得长安，不想他又升了睢阳守御使，出京去了。我如今不日就要往睢阳投见他去。”万春道：“兄要见他何干？”

霁云道：“我见奸人窃柄，民不聊生，张公义气薄云，忠心贯日，我去投他，不过是辅佐他与皇家出一臂死力耳。”万春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原与不才志同道合，俺恨未得遇逢，时怀郁愤。兄既遇此义人，不才愿附骥尾，敢求台兄挈带同往。”

霁云道：“若得兄同心戮力，当结为刎颈之交，死生相保，患难相扶。”万春道：“如此甚妙，请上受我一拜。”霁云道：“小弟也该一拜。”两人跪下，对拜了四拜。万春道：“明日去见过家兄，便当一同就道。”霁云道：“既为异姓骨肉，汝兄即我兄也。明早当同去拜见。”是晚，霁云将银子付与主人家，备了夜饭，二人吃了，各自睡下。

明日，二人携手入城，问到西华门羽霓院前。万春央守门人通报进去。不多时，守门人出来请道：“爷请二爷进去，小人在前引导。”将南、雷二人引到典乐厅上。早见雷海清身穿绣披风，头戴逍遥巾，闭着一双眼睛，一个清秀童子扶着出来，倚着柱子立定，仰着脸，挺着胸，望空里只管叫道：“兄弟来了么？在那里？”

万春向前扶着道：“哥哥，兄弟在这里。”定睛一看，见海清鬓发已斑，须髯半白，不觉愀然下泪。便道：“愚弟在此拜见哥哥。”捧着海清的手跪将下去。海清也忙跪下，同携了起来。万春道：“愚弟有个盟兄南霁云，同在此拜你。”海清又望着空里道：“瞽目之人失于迎迓，快请来相见。”霁云向前施礼道：“南霁云拜揖了。”海清慌忙回了揖道：“此间有子弟们来打混，可请到书房中去坐。便吩咐安排筵席，三人同入书房。”

南霁云坐了客位，海清坐主位，万春坐在海清肩下。海清将手在万春身上只管摸。又嘻嘻笑道：“兄弟的身材长得一发雄伟了，须儿也这般长了。好！好！祖宗有幸，与雷氏争气必吾弟也。”万春道：“愚弟十年不见哥哥，失于问候。不想哥哥的须鬓这般苍了。”

海清听了掉下泪来道：“我为朝廷选用，不得回家。我又将女儿累着兄弟，不知如今曾将她嫁人否？”万春道：“若说侄女，哥哥但放心。愚弟已替她配得个绝妙的对头了。”海清道：“嫁了谁人？”万春便将遇了钟景期，将侄女嫁他，随他赴任的话，一一说与海清听了。

海清道：“好！好！那钟景期是个参奏李林甫的忠臣，女儿嫁得他，我无憾矣！”万春道：“如今李林甫那厮怎么了？”海清道：“他自窜贬钟景期之后，不知那虢国夫人为甚切齿恨他，与高力士、杨国忠常在圣上面前说：‘李林甫弄权欺主，擅逐忠良。’圣上遂罢了他的相，使他忧愤成疾而死了。”万春道：“那李林甫已死，朝廷有幸了。”

海清道：“咳！你哪知道，还有大大一桩隐忧哩！自李林甫死后，安禄山没了接应，只靠一个贵妃娘娘。那杨国忠又着实怪他，也常常陈奏他的反情。禄山立脚不定，央贵妃说项，封他为东平郡王，领范阳、平卢、河东三道节度使，兼河北诸路采访署行台仆射，统属文武节制将领，驻扎范阳，二月前赴任去了。”

南霁云大叫道：“不好了，禄山此去，正如猛虎归山，青龙入海，天下自此无宁日矣。”海清道：“我乃残废之人，已不能有为。然每鼓雍门之瑟，便思击渐离之筑。南兄与吾弟如此英雄，何不进身效用，以作朝廷保障。”霁云道：“不才正有此意，故欲同令弟前往张睢阳处。只是贤昆玉阔别数年，方才相会，恐怕不忍骤然分袂。”海清道：“大丈夫志在四方，何必作儿女子的恩爱牵缠之态。”霁云拍掌大笑道：“妙！妙！优伶之中，有此异人，几乎失敬了！”

说话之间，外面筵席已定，请出上席。那雷海清虽是个小小乐官，受明皇赏赉极多，所以做事甚是奢富。筵席之间，就叫几个梨园子弟来吹弹歌舞。这是他卖物当行，不消说得。海清就留霁云与万春住了数日。霁云、万春辞别，海清又治酒送行。二人别了他，出城到寓所中取了行李，一齐上马登程，向睢阳进发。

在路登山涉水，露宿风餐，经了些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”。不一日到睢阳，二人进城歇下。在店中各脱下路上尘沙衣帽，换了洁净衣服，带在包中。霁云写了名帖，万春是未曾见过面的，不敢具柬，备了谒帖，叫店小二跟了，径投守御使衙门上来。

恰值张巡升堂理事，只见闹嚷嚷的健步军牢，杂沓沓的旗牌听用。也有投文的，也有领文的，也有奉差的，也有回销的，也有具呈的，也有塘报的。军民奔走，官役趋跄。南、雷二人站了半晌不得空处。见有一个中军官走进辕门来，霁云便向前作揖道：“若是张老爷堂事毕了，敢烦长官通报一声，说有故人南霁云相访，帖儿在此，相恳传达。”中军道：“通报得的么？”霁云道：“岂敢有误长官。”中军道：“如此少待。”说着进去了。

又隔了一会，那中军飞也似奔出来道：“南爷在哪里？老爷请进相见。”霁云叫声“有劳！”整衣而入。张巡降阶迎接上堂，忙叫掩门。霁云道：“且慢，有一涿州雷万春与弟八拜之交，他因想慕英风，同来到此，欲求一见，未知可否？”张巡道：“既蒙不弃而来，快请相见。”中军高声应了，飞奔出去，请雷万春入来。万春手持谒帖，将欲跪下。张巡向前扶住道：“岂敢！岂敢！不嫌鄙才，惠然赐顾，理宜倒屣，岂敢踞床。”吩咐掩门，后堂相见。三人转入后堂，叙礼已毕，分宾主坐定。

先是霁云与张巡叙了些阔别情由。茶过一通，张巡便向万春道：“下官谬以菲才，兹叨重任。方今权臣跋扈，黎庶疮痍，深愧一筹未展。足下此来，必有以教我。”万春道：“卑人山野愚蒙，惭无经济，辱蒙垂问鄙陋，敢不披肝沥胆，以陈一得之愚。窃见安禄山久蓄异谋，将来祸不旋踵。明公所镇睢阳，当江淮要冲，直东南之锁钥。为今之计，莫若修葺城垣，训练士卒，屯积粮草，作未雨绸缪之算。一旦贼人窃发，进可以勤王剿逆，退可以守地保民。此所谓防患于未然。愿明公熟筹之。”

张巡道：“诚快论也。南兄有何妙见？”霁云道：“自古道，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，以我愚见，尚当与郡守同志，加恩百姓，激以义气，抚以惠政，使民知顺逆之道，定向背之心。外可驱之杀贼，内可令其保城。上下和睦，事无不济矣。”张巡道：“妙哉！妙哉！得二公相助，睢阳有幸矣！”即吩咐摆宴洗尘。二人起身方要告辞。只听得外面传鼓，门上传禀进来，说：“有范阳郡王钧帖，差官要面投禀见。”张巡道：“此来必有缘故。二公少坐，待下官出堂发放了，再来请教。”

别了二人，一声云板升堂。外边吆喝开门，便唤范阳镇差官进见。那差官手持钧帖，昂昂然如入无人之境，步上堂来，向张巡作了一揖，递上钧帖。张巡拆开一看，原来是要筑雄武城，向睢阳借调粮米三千石，丁夫一千名，立等取用。

张巡看罢，向差官道：“本衙门又非属于郡王，为何来取用丁粮？”差官道：“若是郡王统辖地方，就行文去提调了。因睢阳是隔属，所以钧帖上说是借用。”张巡道：“朝廷设立城堡，已有定额，为何又要筑城？”差官道

：“添筑军城，不过是固守边疆，别无他故。”

张巡冷笑道：“好一个别无他故，我且问你，郡王筑城，可是题请朝廷，奉旨允行的么？”差官道：“王爷钦奉圣恩，便宜行事，量筑一个小小城池，何必奉旨。”张巡大怒道：“安禄山不奉圣旨，擅自筑城，不轨之谋显然矣。我张巡七尺身躯，一腔热血，但知天子诏，不奉孽藩书。”

说罢，须眉倒竖，切齿咬牙，将安禄山的钧帖扯得粉碎，掷在地下，向差官道：“本要斩你这驴头，函送京师，奏闻反状，兴师诛剿。可怜你是个无知走狗，不堪污我宝刀，权寄下此头，借你的口，说与安禄山知道，教他快回心转意，弃职归朝，束手待罪，尚可赦其性命。若是迷而不悟，妄蓄异谋，只怕天兵到来，把他碎尸万段，九族全诛，那时悔之晚矣！左右，与我打那厮出去。”堂下吆喝一声，押四、五十条木棍，齐向差官身上没头没脑的乱打。那差官抱头鼠窜，奔出衙门去了。

张巡掩门退堂，怒犹未息，复与南、雷二人坐定。雷万春道：“我二人在屏后，见明公发放那差官，最为快畅。即此即可吓破逆贼之胆矣！”南霁云道：“禄山知此消息，不日就举兵反矣！不可不预为提备。”张巡道：“此间郡守姓许名远，亦是忠义之士，明日便请来商议，就权请屈尊二公为左右骁骑将军，统率将士。”二人称谢，上席饮酒，谈论战守之策不题。

却说安禄山的差官，被张公打出，唬得魂不附体，慌忙出城，不分昼夜奔回范阳，不敢去回复安禄山，先去见那大将尹子奇，把张睢阳的话一五一十的说与尹子奇知道。子奇大惊，忙上马到王府来见禄山，也把差官传来的话说了。禄山听罢，大怒道：“孤招军买马，积草屯粮，俱已停当。因范阳乃根本之地，故此加筑外城，名为雄武城。已将次筑完，方欲举事。这张巡敢如此无礼！也罢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事已至此，丢不得手了。你可与我昼夜督工筑城，要三日完工。如迟，尽把丁夫坑杀，快去，快去。”尹子奇答应去了。

又唤大将史思明，吩咐：“备一道矫诏，选一个无须标致军人，充为内监，只说京中下来，至期在皇华亭，如此，如此。”史思明也应着去了。又吩咐世子安庆绪，教他：“齐集人马，三日后在教场等候。”安排已定，传令军士，在城中大小衙门飞报：“三日后，有圣旨到来，传各官迎接。”那些军士果然往各衙门传报，报到金判葛太古衙门来，葛太古也自打点接旨。

原来，葛太古自贬范阳金判，领了明霞小姐和家人婢女赴任之后，不上半年，恰好那冤家对头安禄山也分藩此地。太古就推托有病，不出理事。安禄山因要团结人心，假装大度，不来计较，因此太古得以安然。

只是明霞小姐一腔幽恨，难向人言，只有红于知他心事。看见登科录上

，钟景期中了状元，二人暗自欢喜。及见邸报上说：“钟景期参劾了李林甫、安禄山，谪贬石泉堡司户。”却又背地伤悲。思量与钟景期一段风流美事，眷恋绸缪，便纷纷落泪。红于再三劝解，只是不乐。不久恹恹染成一病，终日不茶不饭，强坐强眠。有时闷托香腮，有时愁抱上腕。看看臂宽金钿，腰腿罗裙。非愁非恼，心中只是恹煎；不痒不痛，肠内总然郁结。勉强寄情笔墨，无非是含愁蓄怨，并无淫艳之词。她的诗赋颇多，不能尽述。只有《感春词》二阙，更为蕴藉。

调寄《踏莎行》

其一：

意怯花笺，心慵绣谱，送春总是无情绪。多情芳草带愁来，无情燕子衔春去。倚遍栏干，钏易几许，望残山水蒙蒙处。青山隔断碧天低，依稀想得春归路。

其二：

昨夜疏风，今朝细雨，做成满地和烟絮。花开若使不须春，年年何必春来住。楼前莺飞，帘前燕舞，东君漫把韶光与。未知春去已多时，向人还作愁春语。

是日，明霞正与红于在房闲话。忽见葛太古进来，向明霞道：“我儿可着红于将我吉服收拾停当，明早要去接旨。”明霞道：“朝廷有何诏旨？”太古道：“报事的只说有圣旨到来，不知为着何事？”明霞连忙吩咐红于，取出吉服放在外边。

次早，太古穿扮停当，出衙上马，来到皇华亭。只见安禄山并合城文武官员，俱在那里伺候。太古向前，勉强各各施礼。少停半刻，内官赉着诏书已到。众官跪接，上马前导，鼓乐迎进城内。一路挂红结绿，摆列香案，行到教场中演武厅前，各官下马跪在厅下，厅上内官展开诏书高声宣读：

奉天承运皇帝制曰：朕惟丞相杨国忠专权恃宠，壅蔽宸聪。除越礼僭分轻罪不坐外，其欺君误国，重罪难容。朕欲斩首示众，第以椒房之亲，恐伤内官兄妹之情。几欲削官罢职，诚恐蒺藜之祸难除。咨尔东平郡王安禄山，赤心报国，即命尔掌典大兵，入朝诛讨，以除国难。部下文武，听尔便宜调处，务使早奏厥功。钦哉！

安禄山率众官，山呼万岁已毕，请过圣旨香案，禄山就上演武厅，面南坐下，开言道：“孤家奉旨讨贼，不可迟延，即于今日誓师。孤家便宜行事，今就将你等文武官员，各加一级，荣封一代，你等可谢恩参贺。”众官听了，面面相觑。内中有等阿谀逢迎的，并一班助恶之徒，便要跪下。只见葛太古自班中走出来，厉声高叫道：“安禄山反矣，众官不可参贺。”众皆大惊。

安禄山见太古挺身上厅，便对他笑道：“你是葛金判么？今番在我手下，尚敢强项，我劝你不如归顺于我，自有好处。若是不从，立时斩首示众，你须三思。”太古道：“你这反贼，还要将言来说我么？我葛太古身受国恩，恨无能报效。断不能屈身顺你那千刀万剐的奸贼。”安禄山大怒，喝叫刀斧手：“即刻推出斩首报来。”刀斧手答应，向前绑缚了。

方要推出开刀，旁边走过尹子奇来，告道：“这厮辱骂王爷，死有余辜。但杀了此人，反成就了他的美名，莫若将他监禁，令彼悔过投顺。一来显大王的汪洋度量，二来誓师吉期，免得于军不利。”禄山道：“卿言甚善。”便吩咐：“将葛太古监禁重囚牢内。昼夜拨兵巡逻，不许家人通信。”左右应了，牵着葛太古去了。

尹子奇与史思明又道：“大王起义兵，锄奸诛恶，宜先正大位，然后行师。”禄山道：“卿言有理，今日我自立为大燕皇帝，册立安庆绪为太子，尹子奇为左丞相、辅国大将军，史思明为右丞相、护国大将军。杨朝宗、史朝义、孙孝哲为骠骑将军。改范阳镇为雄武军都。”

克日兴师，拨杨朝宗、孙孝哲为先锋，自己统大兵三十万，南下武牢，进取东西二京。又拨尹子奇、史思明，领兵十万，南取睢阳。留安庆绪与史朝义镇守雄武根本之地。旨意一下，那各官谁敢不依，只得摆班。参贺已毕，禄山摆驾回去。

次日，禄山与尹子奇，各统军马出城，分头进发，只见：

悲风动地，杀气腾空。剑戟森严，光闪闪青天飞雪；旌旗缭绕，暗沉沉白昼如昏。那巡阵官，巡警官，巡哨官，旗牌官，司其所事；金吾军，羽林军，虎贲军，神机军，水坐军，听其指挥。人绑头，马结尾，急煎煎星移电走；弓上弦，刀出鞘，惨伤伤鬼泣神愁。正是：

万众貔貅入寇来，挥戈直欲抵金台。

长城空作防边计，不道萧墙起祸胎。

那军马浩浩荡荡，分为两路，一路向武牢进发，一路向睢阳而去。安庆绪送父亲出城，然后回去，吆吆喝喝的进城。

行到一个衙门前经过，见有巡城指挥的封条贴着。安庆绪在马上问道：“这是谁人的衙门？”军士禀道：“这是葛金判的衙门，有家眷在内。”安庆绪道：“就是那老贼的衙门么？那厮是个反贼，恐有奸细藏在里面，军士们与我打进去，搜一搜。”军士答应一声，一齐动手打将进去。

不知明霞小姐怎生藏躲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碧秋女雄武同逃

诗曰：

云想衣裳花想容，青春已遇乱离中。
功名富贵若常在，得丧悲欢总是空。
窗里日光飞野马，檐前树色隐房栊。
身无彩凤双飞翼，油壁香车不再逢。

话说葛明霞听得安禄山反了，父亲被他监禁，差人到监问候，又被禁卒拦阻，不许通信。衙门又被巡城指挥封了，正在房中与红于忧愁哭泣。忽见外面“乒乒乒乒”打将进来，家人奔进说道：“小姐不好了，安太子打进来了。”明霞惊问道：“哪个安太子？”家人低声道：“就是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。”明霞听了，大哭一声，昏倒在地。

那安庆绪领着众军，一层一层的搜进来，直至内房，就扯住一个丫鬟，拔出剑来，搁在她颈上问道：“你快快直说，葛太古的夫人在哪里？若不说就要砍了。”丫鬟哭道：“我家没有夫人的，只有一位小姐。”庆绪指着红于道：“这可是小姐么？叫甚名字？”丫鬟道：“这是红于姐姐，我家小姐叫明霞，倒在地下的就是。”庆绪收剑入鞘，喝叫丫鬟们：“与我扶起来！”

众婢将明霞扶起。庆绪向前一看，见明霞红晕盈腮，泪珠满颊。呜呜咽咽，悲如月下啼鹃；袅袅婷婷，弱似风前杨柳。安庆绪这厮看得麻了。忙喝军士：“退后，不要上前惊吓小姐。”自己走近前来，躬身作揖道：“不知小姐在此，多多惊动得罪。”

明霞背转身子立着，不去睬他，只是哭。庆绪道：“早知葛金判有这等一位小姐，前日不要说骂我父王，就是打我父王，也不该计较他。如今待我放出你令尊，封他作大大官儿，我便迎小姐入宫，同享富贵。明日我父王死了，少不得是我登基，你就做皇后，你父亲就是国丈了，岂不妙哉！”

明霞听了大怒，不觉柳眉倒竖，星眼睁圆，大喝一声道：“呔！你这反贼，休得无礼。我家累世簪缨，传家清白。见你一班狗奴作乱，恨不得食汝之肉，断汝之骨，寝汝之皮，方泄我恨。你这反贼不要想错了念头。”庆绪见她如此光景，知道一时难得她顺从。待要发怒，又恐激她寻死，心中按下怒气，来到中厅坐定。明霞在房里只是大哭大骂，庆绪只做不知。

在中厅坐了一会，吩咐：“唤李猪儿来讲讲话。”军士应着去了。一面叫军士将葛衙里一应什物细软，尽行搬抢，把许多侍女一齐缚了，命军士先送入宫，又将他老幼家人一十八名，也都下了监。军士一一遵命而行。

不多时，李猪儿唤到，向庆绪叩了头，问道：“千岁爷呼唤，有何令旨？”庆绪道：“葛太古的女儿葛明霞，美艳异常，我欲选她入宫。叵耐这妮子与那老头儿一般的性格，开口便骂，没有半毫从顺的意思。我想，若是生巴巴的抢进宫去，倘然啼哭起来，惊动娘娘知道，倒要吃醋拈酸，淘她恶气。我故

此唤你来，将葛明霞与侍女红于交付与你，领回家去，慢慢的劝喻她。若得她回心转意，肯顺从我，那时将那娇娇滴滴的身体搂在怀中，取乐一回，我就死也甘心了。你这李猪儿，不肖说，自然扶持你个大大富贵。”李猪儿道：“千岁爷吩咐，敢不尽心。正是得她心肯日，是我运通时。”庆绪道：“好！好！须要小心着意。”说罢，将明霞、红于交与李猪儿，自己上马回宫去了。

看官，你道那李猪儿是谁？原来是个太监，当日明皇赐与禄山的。庆绪要将明霞、红于二人托人劝喻，思量：“别的东西好胡乱寄在别人处，这标致女子岂是轻易寄托的。”所以想着这个没鸡巴的太监是万无一失的，故此叫他来，将明霞、红于交与他。

李猪儿领命，就叫军士唤两乘轿子，将她主婢二人抬进李太监衙内来。原来，这李猪儿生性邈邈懒惰，不肯整理衙署。衙里小小三间厅堂，厅后一边是厨房，一边是空闲的耳房，后面三间就是李猪儿睡觉的所在。

明霞、红于被猪儿锁在耳房中，两人相对哭泣。坐了半日，看看夜了，也没人点火进来，也没人送饭进来。明霞哭向红于道：“安庆绪那贼今日虽去，日后必再来相逼。况我爹爹平生忠鲠，必死贼人之手，今生料不能父女团圆了，不如寻个自尽吧！”红于道：“小姐不可如此，老爷被贼监禁，自然有日出来，小姐岂可先寻死路。况钟郎花下之盟，难道付之东流了？”明霞道：“若说钟郎，越发教人寸肠欲断。我想他谪贬万里遐荒，云山阻隔，未知他生死如何？想起三生夙愿，一笑良缘，天南地北，雁绝鸿稀。我如今以一死谢钟郎，倘钟郎不负奴家，将杯酒浇奴坟上，让他对着白杨青冢哭我一场，我死亦瞑目矣！”

红于道：“小姐为钟郎死，死亦何恨。只是老爷又无子嗣，只有小姐一点骨血。小姐还是少缓须臾之死，以图完聚。”明霞道：“我自幼丧了母亲，蒙爹爹劬育，岂不欲苟延残喘，以事严亲。只是安庆绪早晚必来凌逼。倘被贼人玷污，那时死亦晚矣。我胸前紫香囊内的一个同心方胜儿，就是与钟郎唱和的两幅绫帕。我死之后，你可将来藏好，倘遇钟郎，你须付与他，教他见帕如见奴家。我那红于呀！我和你半世相随，知心贴意，指望同享欢娱，不想今日在此抛离，好苦杀人也。”

红于道：“小姐说哪里话，若得老爷死忠，小姐死节，独不带挈红于死义乎？况红于与小姐半步儿不肯相离，小姐既然立志自尽，红于自然跟随小姐前去，在黄泉路上也好服侍小姐。”明霞大哭道：“红于呀！我和你不想这般结果，好苦呀！”两人泪眼对着泪眼，只一看，不觉心如刀刺，肝肠欲断，连哭也哭不出了。只是手扶着手，跌倒在地。

只见门外火光一耀，一声响处，那门上锁儿开了。一个老姬推开门来，后

边跟着个垂髫女子，手持一灯，向桌上放了。那老妪与女子一齐扶起明霞、红于。老妪就道：“小姐不须短见，好歹有话与老身从长计议。”明霞见是两个女人，方始放心。红于偷眼看那老妪，生得骨瘦神清，不象个歹人。及仔细把那女子一看，却好一种姿色，但见：

态若行云，轻似能飞之燕；姿同玉立，娇如解语之花。眉非怨而常颦，腰非瘦而本细。未放寒梅，不漏枝头春色；含香豆蔻，半舒叶底奇芳。只道是葛明霞贞魂离体先游荡；还疑是观世音圣驾临凡救苦辛。

那女子同着老妪，向前与明霞施礼坐定。明霞道：“妈妈此来为何？莫非为反贼来下说词么？”老妪道：“老身奉李公公命令而来，初意本是要下说词。方才在门外听见小姐与这位姐姐如此节烈，如此悲痛，不觉令人动了一片婆心。小姐不须悲泣，待我救你脱离虎口，何如？”

明霞道：“若得如此，便是再生大恩人矣。请问妈妈尊姓？”老妪道：“老身商氏，嫁与卫家，夫君原是秀才，不幸早年弃世，只生这个小女，名唤碧秋。老身没甚营生，开个鞋铺儿，母子相依活命。只因家住李公公衙门隔壁，故此李监与我熟识。方才将你二人关在家中，他因今夜轮值巡城，不得工夫在家，又不便托男子来看守，所以央及老身。一来看管你，二来劝喻你。他将衙门的匙钥都付与我，又恐有军兵来罗唣，付我令牌一面。我因家中没人，女儿年幼，不便独自在家，故此一同过来。我想那安庆绪这厮，他父亲在此还要淫污人家妇女，如今一发肆无忌惮了。我那女儿年方十六，姿容颇艳，住在此间，墙薄室浅，诚恐露他耳目，也甚忧愁。连日要出城他往，奈城门紧急，没个机会。今日天幸李猪儿付与我令牌，我和你如此，如此，赚出城门，就可脱身了。”

明霞道：“若是逃走，往何处投奔去好？”卫姬道：“附近城池都是安禄山心腹人镇守，料必都已从贼，只有睢阳可以去得。”明霞道：“如此竟投睢阳去便了。”卫碧秋道：“且住，我们虽有令牌，只是一行女子，没一个男人领着，岂不被人疑惑。倘若盘诘起来，如何了得？”明霞道：“正是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卫碧秋指着桌上道：“这不是李猪儿余下的冠带在此。我如今可把此衣帽穿戴起来，到城门如此，如此，自然不敢阻挡了。”卫姬道：“我儿之言，甚为有理。”

三人以为得计，明霞也就停哀作喜，独有红于在旁血泪交流，默然肠断。明霞向她道：“红于，我和你自分必死，不期遇着卫妈这等义人，方幸有救，你为何倒如此悲惨？”红于道：“小姐在上，红于有一言相告。安贼属意的不过是一小姐，如今小姐逃遁，明日，李猪儿、安庆绪知道，必差军士追赶，我们鞋弓袜小，哪经得铁骑长驱。红于仔细想来，小姐虽暂逃，只怕明日此

时，依旧被贼人拿获了。”

明霞道：“如此，怎生是好？”红于道：“红于倒有一计在此。”明霞道：“你有何计？”红于道：“如今只求小姐将衣服脱下与红于穿了，待我触死阶前，你们自去逃走，那反贼见了，只道小姐已死，除去妄想，不来追缉了。”明霞道：“红于说哪里话，我和你虽是主婢，情同姊妹，方才我欲寻死，你便义不独生。如今我欲偷生，岂可令你就死，这是断断使不得的。”红于道：“蒙小姐养育，如骨肉相待，恨无以为报，今日代小姐而死，得其所矣。若小姐不允红于所请，明日被他擒拿，少不得也是一死，望小姐早割恩情，待红于引决。”

说罢，便去脱明霞衣服。明霞抵死不肯。卫姬与碧秋道：“难得红于姐这片好心，小姐只索依了她吧。”明霞不肯，只是哭。卫姬、碧秋向前脱下她衣服来，红于穿了。碧秋道：“红于姐穿着小姐这衣服真似小姐一般，尽可迷安贼之眼矣！”红于哭道：“与小姐说话，只在这顷刻，此后再无相见之期了。小姐请坐，待红于拜别。”明霞哭道：“你是我的大恩人，还是你请坐了，待我拜你。”二人哭作一团，相对而拜。卫姬与碧秋道：“如此义人，我母子也要一拜。”红于道：“我红于当拜你母子二人，万望好生看顾我的小姐，贱人在九泉之下也得放心。”说罢，卫姬、碧秋也掉下许多泪来。

三人哭拜已毕，红于起来便向阶下走去。回头看了明霞一眼，那血泪纷纷乱滚。明霞大恸，心中不忍，方要向前去扯，那红于早向庭中一块石上，将头狠撞下去，鲜血迸流而死。明霞看了叫道：“可怜我那红于呀！”一声哽咽，哭倒在地，连那卫姬、碧秋心中也惨痛不过，忙去搀扶明霞，叫了好一会，方才苏醒起来。卫姬道：“小姐且停哭泣，谯楼已交三鼓了。事不宜迟，可速速打点前去。”碧秋便将李猪儿的太监帽戴了，又穿起一件紫团龙的袍儿。卫姬道：“我儿倒俨然是个内官模样，只是袍儿太长了些。”碧秋道：“倒是长些好，省得脚小不便穿靴。”卫姬便将令牌与碧秋藏在袖里道：“你二人稍停，待我外面去看一看光景，然后出去。”说罢，走出去了。

一会进来道：“好得紧，李猪儿只留四个小监在家，今晚又有两个随着去巡城了。只有一人把门，一人在厨房后睡熟了。我们快快走吧。”碧秋扶明霞出了房门，向外而走。卫姬在前，明霞战兢兢的跟着，碧秋扮内监随在后边。

走到衙门首，卫姬悄地将锁来开了。只见把门的小监睡在旁边，壁上挂一盏半明不暗的灯儿。碧秋忙把灯儿吹灭了。卫姬就“呀”的拽开大门。小监在睡梦里惊醒道：“什么人开门？”卫姬道：“是我，卫妈妈，因身上冷了，回去拿一条被就来。里头关着葛明霞，你须小心，宁可将门关好了，待我来叫你再开。”小监道：“妈妈真是好话，我晓得了。”

这边卫姬说话，那边碧秋扯着明霞，在黑地里先闪出门去了，卫姬也走出来，小监果然起来将门关上。卫姬忙到隔壁，开了自己的门，叫明霞、碧秋进去坐了。自己去打起火来，向明霞道：“你须吃些夜饭好走路，只是烧不及了。有冷饭在此，吃些吧！”明霞道：“我哭了半日，胸前堵塞，那里吃得下。”碧秋道：“正是，连我的胸前也塞紧了，不须吃吧！”卫姬道：“有冷茶在此，大家吃一杯吧！”明霞道：“口中烦渴，冷茶倒要吃的。”三人各吃了两杯。卫姬又领明霞到房中去小解了，母子二人也各自方便，就慌忙收拾些细软银钱，打个包裹儿卫姬挈着，也不锁门，三人竟向南门而走。

到得城门，已是四鼓了。碧秋高声叫道：“守门的何在？”叫得一声，那边早有两个军人，一个拿梆子，一个拿锣，飞奔前来，问道：“什么人在此？”碧秋道：“我且问你，今夜李公公巡城，可曾巡过么？”门军道：“方才过去的。”碧秋道：“咱就是李公公差来的，有令牌在此，快传你守门官来讲话。”

门军忙去请出守门千户来与碧秋相见。碧秋道：“咱公公有两位亲戚，着咱家送出城去，令牌在此，快些开门。”守门官道：“既是李公公亲戚，为何日里不走，半夜里才来叫门？”碧秋道：“你不晓得，方才千岁爷有旨：‘自明日起，一应男妇不许出城了。’因此，咱公公知了这个消息，连夜着咱送去。”守门官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李公公方才在此巡城，为何不见吩咐我？”碧秋道：“你这官儿好呆。巡城乃是公事，况有许多军士随着，怎好把这话来吩咐你。也罢，省得你狐疑，料想咱公公去还不远，待咱赶上去禀一声，说守门官见了令牌不肯开门，请他亲自转来与你说便了。”

守门官慌了道：“公公不须性急，小将职司其事，不得不细细盘诘，既说得明白，就开门便了。”碧秋道：“既如此，快些开门，咱便将此令牌交付与你，明日到咱公公处投缴便了。”守门官接了令牌，忙叫军士开门，放碧秋与卫姬、明霞三人出城去了，门军依旧锁好城门。

到了次早，守门官拿了令牌，到李猪儿处投缴。走到衙门前，只见许多军民拥挤在街坊上，大惊小怪。守门官不知为甚，闪在人丛里探听。只见人说：“昨夜李公公衙内，撞死了葛明霞小姐，逃走了侍婢红于，有隔壁卫姬与碧秋同走的。还有令牌一面，在卫姬身边藏着哩！”

守门官听了，吓得目瞪口呆，心里想着夜间的蹊跷了。慌奔回去，吩咐军士：“不要泄漏昨夜开门的话。”就将令牌劈碎，放在火里烧了。

这边，李猪儿忙去禀知安庆绪。庆绪自来验看，见死尸面上血污满了，只有身上一件鹅黄洒线衫儿，是昨日小姐穿在身上的。所以，庆绪辨不出真假，只道死的真个是明霞，便将李猪儿大骂道：“我把葛明霞交付与你，你如

何不用心，容她死了？没鸡巴的阉狗奴才，这等可恶。”猪儿只是叩头求饶。庆绪道：“且着你把她盛殓了，你的死在后边。”说罢，气愤愤的上马，众军簇拥回去了。

猪儿着人买一口棺木，将尸盛殓了，抬到东城空地上埋葬了，立一个小小石碑在冢前为记。上凿“葛明霞小姐之冢”七字。猪儿安排完了，暗想：“安庆绪这厮，恨我不过。若在此，必然被他杀害，不如离了这里吧！”计较停当，取了些金珠，放在身边，匹马出城，赶到安禄山营中，随征去了。

却说卫姬与明霞、碧秋三人，赚出城来，慌慌张张，望南而走。到个僻静林子里，碧秋将衣帽脱下来，撇在林中。三人又行几里，寻个饭店，到内暂歇。买些面来，做了许多饼，放在身边，一路里行去。那地方都被军马践踏，城池俱已降贼。三人怕有人盘诘，只得打从小路行走。担饥受渴，昼伏夜行。但见：

人民逃窜，男妇慌张。人民逃窜，乱纷纷觅弟寻兄；男妇慌张，哭啼啼抱儿挈女。村中并无鸡犬之声，路上惟有马馱之迹。夜月凄清，几点青磷照野；夕阳惨淡，数堆白骨填途。尘砂飞卷，边城隐隐起狼烟；臭气熏蒸，河畔累积马粪。正是：

宁为太平犬，果然莫作乱世人。

三人在路行了许多日子，看看来到睢阳界口，当道有一座石碑坊，上有“啸虎道”三字。卫姬道：“好了，我闻得人说：‘到了啸虎道就不远了。’”说话之间，走上大路来。见两旁尽是长林丰草，远远有鼓角之声，旌旗之影。

三人正在疑畏。忽见前边三、四匹流星马儿，飞路而来，三人忙向草中潜躲。偷眼看那流星马上，通坐着彪形大汉，腰插令旗，手持弓箭，一骑一骑的跑过去了。到第四匹马跑到草中，忽然惊起一只野鸡，向马前冲过去。那马唬得直跳，闯下路旁来。马上的人，早已看到明霞等三人，便跳下马来，向前擒捉。

不知如何脱身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啸虎道给引赠金

词曰：

情凄切，斜阳古道添悲咽。添悲咽，魂销帆影，梦劳车辙。秦关汉川云千迭，奔驰不惯香肌怯。香肌怯，几番风雨，几番星月。

——右调《忆秦娥》

话说葛明霞、卫碧秋随着卫姬行到啸虎道上，忽遇游兵巡哨前来。你道那游兵是何处来的？原来，是睢阳右骁骑将军雷万春与南霁云，协助张巡、许远

镇守睢阳，那贼将尹子奇、史思明领着兵马前来攻打，已到半个月了。只因葛明霞三人，鞋弓袜小，又且不识路径，故此到得迟。

这里贼兵与官军已经交战数次，当不过南、雷二将军骁勇绝伦。尹、史二贼将，不敢近城，在百里安营。城内张、许二公，因粮草不敷，一面遣南霁云往邻邦借粮；一面遣雷万春挡住要路。这啸虎道乃是睢阳门户，因此雷将军将兵马屯扎此处，昼夜拨游骑四处巡哨，探听军机，搜拿奸细。

是日，游骑见明霞等三人伏在草中，便喝问道：“你那三个妇人，是从哪里来的？”卫姬慌了，忙答应道：“可怜我们是范阳来的逃难人。”那游骑道：“范阳来的，是反贼那边的人了，俺爷正要拿哩！”便跳下马来，将一条索子，把三人一串缚了。且不上马，牵着索儿就走。吓得明霞、碧秋号陶大哭，卫姬也惊得呆了，只得由他牵着。

到一个营门首，只见三、四个军士，拿着梆铃在营门上，见游骑牵着三个妇人来，便道：“你这人想是活得不耐烦了么？老爷将令，淫人妇女者斩，掳人妇女者剥皮。你如何牵着三个来，你身上的皮还想要留么？”游骑道：“哥们不晓得，那三个是奸细，故此带来见爷，烦哥哥通报。”军士道：“既是奸细，待我与你通报。”说罢，走到辕门边，禀了把辕门守备。守备道：“吩咐小心带着，待我报入军中去。”说着进内去了。

卫姬偷眼看那营寨，十分齐整，四面布满鹿角、铁蒺藜。里边帐房密密，戈戟丛丛，旌旗不乱，人马无声。遥望中军，一面大黄旗随风飘扬，上绣着“保民讨贼”四个大金字。辕门上肃静威严，凜然可畏。

不多时，只听得里边“呜呜”的吹起一声海螺，四下里齐声呐喊，放起三个轰天大炮，鼓角齐鸣，辕门大开。雷万春升帐，传出令来，吩咐哨官出去，将游骑所拿奸细，查点明白，绑解帐前发落。

哨官领命到辕门上，问道：“游骑拿的奸细在哪里？”游骑禀道：“就是这三个妇人。”哨官道：“你在何处拿的？”游骑道：“她假伏在路旁草丛中，被小的看见擒获的。”哨官道：“原获只有这三名，不曾放走别人么？”游骑道：“只这三个并无别人。”哨官道：“既如此，快些绑了，随我解进去。”军士合应一声，向前动手。哨官又喝道：“将军向来有令，妇女不须洗剥，就是和衣绑缚了罢。”军士遵令。把明霞等三人一齐绑了，推进辕门。只见：

两边通是马军，铜盔铁甲，弯弓搭箭，一字儿排开；第二层，通是团牌校刀手；第三层，通是狼筈长枪手；第四层，通是乌銃铜人手；人人勇猛，个个威风。直到第五层，方是中军。帐前旁边，立着数十对红衣雉尾的刀斧手；又有许多穿勇字背心的军卒，尽执着标枪画戟，号带牙旗。帐下齐齐整整的旗牌

、巡绰将佐，分班伺候。

游骑带三人跪下，哨官上前禀道：“游骑拿的奸细到了。”万春见是三个女人，并无男子。便唤游骑问道：“这一行通是妇女，你如何知道她是奸细？”游骑道：“据她说是范阳来的，故此小的拿住。”万春道：“与我唤上来问她。”

哨官将三人推上前跪下。万春问道：“你这三个妇女，既是范阳人，到此作何勾当？”卫姬道：“小妇人是个寡妇，夫家姓卫，因此人都唤作卫姬。这一个是我女儿，名唤碧秋。那一个叫做葛明霞，因安禄山反叛，逃难到此。望将军超豁。”

万春听见葛明霞三字，心里想道：“葛明霞名字好生熟的，在哪里闻的？怎么一时想不起。”又思想了一会，忽然想着。暗道：“是了，只不知可是她？”便问明霞道：“你是何等人家？为何只身同她母子逃难？”

明霞两泪交流说道：“念葛明霞非是下贱之人，我乃长安人氏，父亲讳太古，原任御史大夫。因触忤权臣谪来范阳金判。近遭安禄山之乱，骂贼不屈，被贼监禁。奴家又被安庆绪凌逼，几欲自尽。多蒙卫姬母子挈出同逃，不想又遭擒掳。”说罢大哭。

万春大惊道：“原来正是葛小姐。我且问你，尊夫可是状元钟景期么？”葛明霞听见，却又呆了。便问道：“将军如何晓得？”万春道：“我与钟郎忝在亲末，以此知道。”明霞道：“奴家与钟郎，虽有婚姻之约，尚未成礼。”

万春慌忙起身出位，喝叫：“解去绑绳，连卫姬、碧秋也放了。俱请她三人起来。”万春向明霞施礼道：“不知是钟状元的夫人，小将多多得罪了！”

明霞回了一福，又问道：“不知将军与钟郎是何亲谊？”万春道：“小将雷万春，前年因钟状元谪官赴蜀，偶宿永定寺，寺僧谋害状元，状元知觉，暮夜从菜园逃出，走至剑峰山，遇着猛虎，几乎丧命。彼时，小将偶至此山，看见猛虎，将猛虎打死，救了状元，留在家中。小将见他慷慨英奇，要将舍侄女配他为妻。他因不肯背小姐之盟，再三推却。小将只得将舍侄女与他暂抱衾裯，留着中馈，以待小姐。不期今日在此相遇，不知小姐如今将欲何往？”

明霞道：“各处城池，俱已附贼。闻得睢阳尚奉正朔，故特来投托。”万春道：“小姐来迟了。五日前，城中尚容人出入。如今主帅有令，一应男妇，不许入城、出城，违者立时梟首。军令森严，何人敢犯。”明霞道：“如此怎生是好？”万春道：“小姐休慌。好歹待小将与你计较便了。请小姐与卫姬母子在旁帐少坐，有一杯水酒与小姐压惊，只是军中草草，又乏人相陪，休嫌怠慢。”就吩咐随身童子领着明霞三人，到旁帐去了。又叫安排酒饭，务要小

心看待。左右应着，自去打点。

万春独坐帐中想道：“明霞小姐三人到此，睢阳城又进不得，又不便留在军中。想明霞乃是长安人氏，不如教她竟回长安去罢。只是路上难走，须给她一张路引。”又想：“这路引，要写得周到，不用识字辨稿。”叫左右取笔砚纸张过来，自己写出来道：

协守睢阳右营骁骑将军雷为公务事。照得范阳金判葛太古，不从叛寇，被禁贼巢，所有嫡女明霞，潜身避难，经过本营，已经讯问明白。查系西京人氏，听其自归原籍。诚恐沿途阻隔，合给路引护照。为此给引本氏前去，凡遇天津隘口，一应军兵盘诘，验引即便放行，不得留难阻滞。倘有贼兵窃发处所，该营汛官立拨健卒四名护送出界，勿致疏虞，如遇节镇刺史驻扎地方，即将路引呈验挂号，俱毋违错。须至路引者计开：女子一名葛明霞，系金判葛太古女、状元钟景期原聘室。同行女伴二名卫姬、卫碧秋右路引给葛明霞等，准此。

天宝十四年九月日给

睢阳右营押

雷万春写完了，将朱笔来签了，又开出印来用了，将一张油纸包衬停当，自己取出白银三十两封好。

不多时，明霞等三人，用完酒饭，到帐中面谢。万春道：“小姐，令尊既陷贼庭，万无再往范阳之理。钟郎又远谪巴蜀，然安定，一时未能相见。小将本当相留小姐躲难，奈小将与贼兵相持，多有不便。我想小姐原籍长安，故园想必无恙。为今之计，不如竟回长安去罢。”明霞道：“路上难行，如何是好？”万春道：“不妨，我写有路引一张在此。若遇军兵拦阻，将来与他验看，可保无虞。又有白银三十两，送与小姐，为途中盘费。本该留住几日，怎奈军中不便。褻慢之罪，望小姐容恕。”

说罢，将路引、银子交与卫姬收好。明霞道：“感将军仗义周全，恩同覆载，落难之人，得蒙提拔，将来结草衔环，以报此德。奴家暂为拜谢。”说完拜将下去。万春忙跪下回拜了。卫姬、碧秋也来拜谢。万春欠身回揖道：“承你母女出万死一生之计，脱葛小姐于虎口，难得！难得！自今一路去，还仗小心照顾。”

明霞等三人，千恩万谢，作别而行。万春又拔军士四名，护送出界。军士领命，将三人送至睢阳界口，指引了路径，明霞等竟望西而去。

军士回营，方才缴令。却见外面辕门上守备进营禀道：“有雍邱守将令狐潮来拜将军，已到辕门了。”万春道：“他乃邻封守将，此来必有缘故，快请相见。”守备答应出去，万春立在帐前等候。

只见，令狐潮步行入营，万春欠身相迎入帐，施礼坐定。令狐潮道：“将军保障江淮，英名如雷灌耳，向恨无遇李之缘，今始遂识荆之愿，有言相告，望祈鉴纳。”万春道：“某以袜线短才，当此南北要冲，贼势猖獗，不知将军有何良策？”令狐潮道：“以将军之才，建功立名，易如反掌。只是如今朝廷，溺于衽席之私，惑于奸谗之口，荒淫失道，残戮彰闻。我和你冲锋冒矢，血汗淋漓，空与朝廷出力，天子哪里知道？况此睢阳，四面受敌，毫无险阻，倘被重围，那时外无援兵，内无粮草，如何是好？”万春道：“如此说，终不然束手待毙不成？”令狐潮说：“岂有束手之理，我想虽然智慧，不如乘势。方今大燕皇帝雄才大度，足与有为。”

万春勃然变色道：“住了！哪个大燕皇帝？”令狐潮道：“就是安郡王新上的尊号。”万春大怒道：“就是那安禄山这贼么，我知道你的来意了。你总是要用三寸不烂之舌来说我么？我雷万春，一点赤心，天日可表，随你陆贾重生，张仪再世，也难说得铁石人心转，不必多言。”令狐潮道：“我此来是好意，我在唐朝不过是个雍邱守将，自弃暗投明之后，即蒙大燕加为折冲大元帅，领兵协助尹子奇、史思明合攻睢阳。我因与将军向有邻封之谊，因此不便加兵，特来好言劝谕，倘将军迷而不悟，只恐玉石俱焚，那时悔之晚矣！”

万春大喝道：“令狐潮，你既降贼，便为敌人，谁与你称宾道主？我眼睛便认得令狐潮，腰间宝剑却不认得。本待就擒你这反贼斩首示众。只是袭人未备，不是大丈夫所为。你快快回去，准备厮杀。若再饶饶，决难容恕了。”

这一番话说得令狐潮满面羞惭，唯唯而退，出营上马。回至贼营，贼将尹子奇、史思明接着问道：“雷万春光景如何？”令狐潮就把那雷万春的话，从头至尾，一一说了。尹子奇道：“若如此，须是整兵决战了。”史思明道：“那雷万春骁勇异常，难以力敌，明日交战，须要如此，如此，这般，这般。方得万全。”尹子奇、令狐潮道：“好计！好计！”三人商量定了，打下战书到雷万春营里来。万春批下：“来日决战。”也在军中打点迎敌。

次日，官军与贼兵齐出，两阵对圆。门旗影里，雷万春出马，头戴三叉凤翅盔，身挂连环锁子甲，腰系狮蛮宝带，脚穿鹰嘴战靴，坐下追风骏马，手提丈八蛇矛，厉声大叫道：“反贼快来交战！”那贼阵上，令狐潮出马，头装绛红巾，身披黑铁甲，手执长枪，腰悬利剑，睁圆怪眼，大叫道：“雷万春不听好人说话，今日与你决个雌雄。”雷万春大怒，更不打话，挺矛直取令狐潮，令狐潮也举枪来迎。两般兵器盘旋，八只马蹄来往，好一场厮杀。但见：

尘卷沙飞，云低天惨。一个是全忠效勇的唐室勋臣；一个是附势趋炎的贼营降将。一个点钢矛，无些破绽；一个梨花枪，没处遮拦。鸣金擂鼓，数声号炮震天关；呐喊摇旗，半指金戈留日影。胜负分时，转眼见，血流满地；死生

决处，回头望，尸积如山。

二人战有三十余合，令狐潮敌不过雷万春，拨马败回本阵。万春将鞭梢一指，官军奋勇杀来，贼兵大败而走。万春紧紧追赶，约有数里，只见两旁尽是大林，阴翳深密。万春勒住马道：“且休追赶，此处恐有伏兵。”

话说未了，早听见连珠炮响，四下里喊声大震，伏兵尽起。当先一骑马杀出叫道：“雷万春快快下马就缚，我尹子奇等候多时了。”万春大怒道：“你们这些反贼，将诡计来赚我。”即纵马来取尹子奇。子奇舞刀接战，不上二、三会合，令狐潮又回转兵来助战。万春力敌二将，全无惧色。争奈寡不胜众，贼兵不知有多少？重重围住。

万春正在危急，只见外面一支军马杀来。当头一将勇猛如虎，手提宣花斧，东冲西撞，如剖瓜切菜一般，砍得那些贼兵七零八落，尹子奇、令狐潮大惊。

不知哪位将军是谁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睢阳城烹僮杀妾

诗曰：

杀气横空万马来，悲风起处角声哀。

年来战血山花染，冷落铜驼没草莱。

话说雷万春被贼兵围住，正在危急之际，忽有一支兵马杀来救援。万春就乘势溃围而出。尹子奇、令狐潮见来将勇猛，不敢追袭，收兵自回。

万春马上定睛一看，原来，救他的是南霁云，二人合兵一处。万春问道：“南兄往临淮借军粮，如何却来此处救小弟？”霁云道：“不要说起，小弟到临淮贺兰进明处告借兵粮。谁想那厮，一名兵也不与，一石粮也不借，倒排起宴来叫一班歌儿舞女，留恋小弟，要留我在彼一同应贼。我因此大怒，就席间拔剑斩下一指，立了誓言道：‘斩了安禄山，必斩贺兰进明。’那贼见我愤怒，不敢加害，我便领着本部兵马回来。方才到啸虎道上，却见贼将史思明，已占了道口。我正要与他厮杀，又有军人来报，说兄长被困于此。因此特来接应。”万春大惊道：“不想啸虎道已被史思明袭了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霁云道：“我和你再去夺转来便了。”

二人一头说，一头驱兵前进。远远望见啸虎道上火起，二人慌忙领兵杀到。早有史思明向前拦路。南、雷二将更不打话，竟冲杀过来。史思明如何抵挡得住，正待败将下去。那尹子奇、令狐潮又引兵杀来，两边混杀一场。南、雷二将冲进啸虎道，只是旧寨已被贼人烧了。只得暂回城中来，见了张、许二公，备述上项事情。

正说话间，有人来报道：“贼兵把城池团团围住了。”忽有一人在许远身

边转出来说道：“既是贼兵围城，只可大家出去决一死战。”张巡喝道：“军机重务，汝何人辄敢乱言。”许远道：“此是小仆，名唤义僮。虽是臧获之徒，亦颇有忠烈之气。”张巡道：“原来是盛价，我有一事用着他。”许远道：“张大人有何事用他？”张巡道：“南、雷二将军，只好应敌。城中仓廩无人看管，可拨兵一百随他，叫他点视粮草。”义僮叩头领命去了。

不多时，又有报来道：“城外贼兵攻打甚急。”张巡便吩咐南、雷二将去各门巡视，教将擂木、炮石之类滚打下去，箭弩、刀枪、灰瓶在城上防守。南、雷二将依令在城严守，贼兵不能向前。

隔了月余，各门将佐，都到张、许二公处报称：“缺箭。”许公大惊。张公笑道：“不妨。去传南、雷二将来。”附耳低言，如此，如此。二将领计而去。密令军士，每人各束草人一个，头戴毡笠，身披黑衣，每一个用长绳一条系着。至二更时分，都将草人挂下城下。城头上呐喊起来，金鼓齐鸣。

是夜，月色朦胧，贼营中方始睡下。忽听到喊声震天，不知哪里兵马到来，人不及甲，马不及鞍，纷纷乱窜。尹子奇起来，站在营门首探望，见史思明飞也似跑来说道：“我只道何处杀来，原来，是城中许多兵从城上爬下来，想必要来劫营了。”

令狐潮穿着一只靴也奔来道：“城上许多兵下来了，快去迎敌。”尹子奇道：“他们既在城上下来，我们不要慌，快着军士尽发弓弩，乱箭射去，不容他下城便了。”三个贼将一齐来到营门首，催督军士射箭。真个万弩齐发，望着草人射去。

那睢阳军看见他们中计，呐喊一发响了。又将草人儿好似提偶戏的一般，一来一往，一上一下。贼人看见，箭儿越射得紧了。自二鼓起至四鼓，忽然天上云收雾散，推出一轮明月。有眼快的早看见是草人了。南、雷二将便命各军收起草人，高声道：“多谢送箭。”那三个贼将，气得死去活来。睢阳城中各军，在草人身上，拔下箭来，齐送至张、许二公处，计点共得箭五十六万二千有余。张、许二公就教南、雷二将，分派各军去了。

又隔数日，探子来报道：“新店地方有贼军搬运粮车几十辆来了。”适值义僮在旁听见。便道：“仓里粮少，何不去抢来，倒够几个月的吃哩！”张公道：“此言甚合我意。”便拨雷万春领兵前去，义僮随去搬粮，南霁云在后接应，竟奔新店地方。果见一队兵马押着许多车辆，车上尽插黄旗，上写“军粮”两字。雷万春挥兵一掩，那押粮兵马尽弃粮车而去。义僮领军士向前把粮车推了，先行回到城下。

这里，史思明闻报，领兵来救，却被南霁云一支军冲出，把史思明的兵截为两段。义僮先将粮车推入城中去了。外边南、雷二将，把贼兵杀得抱头鼠窜

，史思明大败而去。南霁云与雷万春收兵入城，把粮米尽入仓廩，共得米五千四百余石，料豆二千五百石，小米三千石。合城军兵大喜。

次日，张、许二公亲自上城巡视，只见史思明在城下，教贼兵大骂。义僮大怒道：“这贼如此辱骂二位老爷，怎么不发兵去杀他？”许公道：“由他自骂，谁要你管。”义僮道：“我们小人也耐不得这等气，亏你们做官的生得好一双顽皮耳朵。”

张公巡至东门，南、雷二将来接着。南霁云道：“尹子奇、令狐潮在此窥伺，似有攻城之状。”张公道：“南将军可领兵在城门首，听敌楼炮响，开门杀出。”南霁云领命而去。张公又吩咐万春道：“雷将军可率兵在城上，手执旌旗，一齐站着，不许擅动，不许交头接耳，出言吐气，我自在敌楼中。若见贼兵移动，便放炮为号。”万春也领命了。

城外尹子奇、令狐潮正在观望，那边史思明也来了，他叫军士辱骂。只见城上的兵，都象木偶人一般站着。尹子奇道：“却怎生这般光景？”令狐潮指着道：“你看那女墙边站的是雷万春，待我放支冷箭去。”搭着箭，曳着弓，“飏”的一声射去，正中万春左面颊上。贼军齐声喝采，那雷万春却动也不动。史思明道：“怎么射他不动？待我也来射。”

说罢，也射一箭，正中万春右面颊上，万春只是不动。尹子奇道：“这人真是老面皮，待我也射他一箭。”取箭过来，望着万春一箭，却中万春颞上，也只是不动。令狐潮道：“不信有这等事，军士与我一齐放箭。”贼军应声乱射上去，也有射不到的，也有射到城垛的，也有射中别个军士的。那雷万春面上，刚刚又中三支，连前面上中的共有六矢，他竟端然不动，众军大惊。尹子奇道：“莫非又是草人么？待我近前一看。”遂纵马来至城下。

万春见子奇来得近了。便向腰间取过雕弓，就自己面上拔下一支箭来，向尹子奇射去，道声：“看箭！”射的尹子奇应弦落马。张公在敌楼上看见，便将信炮放起，南霁云开门，发兵杀出。史思明忙救尹子奇回营。令狐潮向前接战，不上数合，那些军士见睢阳将士这等骁勇，如何不怕，便不战而退。自相践踏，死者不计其数，令狐潮大败而回。南霁云乘势追赶，便要抢入营去。贼营中的箭，如雨点一般射来。南霁云不能进去，收兵奏凯回城。

张、许二公接着，同去看雷万春。见他已拔下面上的箭了。张、许二公亲自替他敷药。义僮道：“雷将军真是铁面，那尹贼的面孔想是纸糊的，一箭就射穿了。”众军都笑。南霁云道：“今日之战，贼人心胆俱破。但得外面援兵一至，便可解围了。”许公道：“坚守待救，必须粮足，不知仓里的粮还够几时用途？”义僮道：“小的看来，也不多了。明日，老爷亲下仓来，盘点一番，便知多寡。”许公道：“正是。”一面吩咐：“拨医生调治雷将军箭疮。

”张公自与南霁云在城巡视。

次日，许公来到仓里，义僮接着将廩里的米逐一盘斛，刚刚只够半个月的粮。许公大惊道：“若半月之后救兵不到，如何是好？”义僮道：“照前日这般杀起来，不够七、八日，都把那些贼杀尽了，那消半月？若是粮少，等贼兵运粮来时，也象前日一般，再去抢他的便了。”许公道：“此乃险计，只可一，不可二。我如今想起来，城中绅衿富户人家，必有积储，明日我发帖与你，去各家告借些来用。”

义僮道：“那些乡绅举监，只晓得说人情，买白宅，哪个是忠君爱国的？富户人家经纪用的六斗当五斗的斛子，收佃户的米来囤在家里，巴不得米价腾贵，好生利息。小的看那等富贵人家，只知斋僧布施，妆佛造相的事，便要沽名市誉，肯做几桩；其他，就是一个嫡派至亲，贫穷出丑，不指望他扶持，还要怕他上门来泄他家的体面，便百般厌恶痛绝他。小的看起来，真正是襟裾牛马，铜臭狗矢。老爷若要与他们借粮，只怕这热气呵在壁上，到底不中用的。”

许公道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偌大睢阳岂无义士？待我亲去劝谕他们，自然有几家输助。”义僮道：“那些人再不吃好草的，不如待小的去到几家巨富人家，只说要死在他家里，有人或者害怕出人命，肯拿些出来。”许公道：“胡说！这是泼皮图赖人的勾当，做起来可不被人笑话。”

说罢上马，来到各乡绅、举监及富户人家门首，说：“郡守亲来借粮保城。”这些人家果然也有回不在家里的；也有托病不出来相见的。不多几家助了些米，一共只得三百余石。张、许二公大忧。

那贼营中，尹子奇箭疮虽好，却正射瞎了一只左眼，切齿大怒，与史思明、令狐潮昼夜攻打。幸喜雷万春面上的伤也好了，与南霁云在城百般守护。贼兵架起云梯，南、雷二将就将火炮打去，云梯上的军士都被烧死。贼兵夜里来爬城，南、雷二将教将草把沾上脂油，点着火，投将下去，军兵不敢上城。贼兵挖地道进来，南、雷二将吩咐沿城都阻深堑，水灌入地道去，贼都淹死在内。尹子奇等无计可施，只是紧紧围着。

城中争奈粮草已尽了，张、许二公只得教军士杀牛、马吃。牛、马杀尽了，又教取纸头、树皮来吃。纸头、树皮又吃尽了，只得教军士罗雀、掘鼠来吃。可怜一个军士每日只罗得三、五只雀，掘得六、七个鼠。还有罗不着、掘不着的，如何济得事？那些小户百姓人家，也都绝了粮。有等游手好闲的人，纠集了饥民，往大户人家去抢米来吃。也有以公废私的倒箪食壶浆送到城上来，与军士们充饥。

不多几日，连大户人家的米，也抢尽了。城中老弱饿死的填沟积壑，军士

们就拆房椽子做了柴，割死人肉去煮来救饥。张、许二公无计可生，一心只望救兵来援。巨耐贼兵攻打愈急，军中食尽，颇有怨言纷纷，都要弃城逃窜。

是日，张公见了这光景，退入私衙独自坐下，左思右想，没做理会处。却好屏后转出一个妇人来道：“老爷，外边事体如何？”张公抬头一看，原来，是他爱妾吴氏。心中便暗自估省道：“本衙内并无别件可与军士吃得，只有这个爱妾，莫若杀来与军士充饥，还可激起他们的忠义。只是这句话，教我怎生启齿也？”

吴夫人见张公搔首长叹，沉吟不语，便道：“看老爷这般光景，外面大势想必不济了。有话可说与妾身知道。”张公道：“话是有一句，只是不好说得。”吴夫人道：“妾身面前有何不可说的话？”张公道：“只因城中食尽，我恐军心有变，欲将你……”

张公说到此处，又住口不言。吴夫人道：“老爷为何欲言又止？”张公叹道：“教我如何说得出这话来？”吴夫人等了一回，便眼泪交流道：“老爷不必明言，妾已猜着了。”张公道：“你猜着了甚么？”吴夫人道：“军士无粮，可是要将妾身杀来饷士么？”张公大哭道：“好呀！你怎生就猜着了？只是我虽有此心，其实不忍启齿。”吴夫人道：“妾身受制于夫，老爷既有此心，敢不顺从。况且孤城危急，倘然城陷，少不得也是个死。何如今日从容就义的好。老爷快请下手。”张公大哭道：“我那娘子，念我为国家大事，你死在九泉之下，不要怨下官寡情。”

说罢，拔出剑来，方举手欲砍，又缩住手哭道：“我那娘子，教我就是铁石心肠也难动手。”吴夫人哭道：“老爷既是不忍，可将三尺青锋付与奴家，待奴自尽。”张公大叫道：“罢！事已至此，顾不得恩情了。”掷剑在地，望外而走。吴夫人拾起剑来，顺手儿一勒，刎死在地。

张公听见一声响亮，回身看时，见吴夫人已是血流满地，死在堂中。张公大恸，向着死尸拜了几拜，近前脱下她衣服，全身用剑剁开。吩咐火夫取去煮熟了，盛在盘中，叫军士捧了，自己上马，亲送至城上来。

早有人晓得了，报与众军知道，众军还不信。只见张公骑马而来，眼儿哭得红肿，前面捧着热腾腾的肉儿，方信传言张公杀妾是真的。便齐声哭道：“老爷如此忠心，小人们情愿死守，决无二心，这夫人的肉体，小的们断然吃不下的。”张公道：“我二夫人，也因饿了几日，肉儿甚瘦，你们略啖几块，少充饥腹。”南、雷二将道：“众军就是要吃，主帅在此，决难下咽。主帅请回府罢。”张公含泪自回去了。众军道：“我们情愿饿死，决不忍吃她的。”南、雷二将道：“既是众军不忍食，可将吴夫人骨肉埋在城上便了。”众军都道：“有理。”便掘开土来，将煮熟的骨肉，掩埋好了。

南、雷二将率众军向冢拜哭，哀声动地。早有许义僮，在城上来，晓得了此事。看诸军鹄面鸠形，有言无气，就奔回府中，说与许远听。许远道：“有这等的事，难得！难得！”义僮道：“忠义之事，人人做得，如何只让别人。我想吴夫人是个女子，尚肯做出这等事来。小的虽是下贱之人，也是个男子汉，难道倒不如他。况老爷与张老爷事同一体，他既杀妾，老爷何不烹僮！”许公道：“我心中虽有此念，只是舍你不得。”义僮道：“老爷哪里话，他的爱妾乃是同衾共枕的人，尚然舍得，何况小的是个执鞭坠镫的奴仆。老爷不必疑惑，快将小的烹与军士们吃。”说罢，拔剑自刎在地。

许公大哭，忙叫人将义僮煮熟了，自己亲送上城来道：“诸军枵腹，我有两盘肉在此，可大家吃些。”众军此时，还不晓得烹的是义僮，便向前一哄儿都抢来吃完了。许公包着两眼的泪，回府而去。内中有乖觉军士见许公光景，心中有些疑惑。便悄悄跟到府前打听，只听得人沸沸洋洋的道：“张、许二位老爷，真是难得。一个杀了爱妾，一个烹了义僮。”那军士听得，奔至城上说了，众军大惊，大哭呕吐不已。贼兵知了城中消息，便昼夜攻打。南、雷二将百计准备。

又隔了十数日，军士尽皆饿死，剩得几十个兵，又是饿坏的了。贼将尹子奇、史思明、令狐潮就驱兵鼓噪上城，雷万春在东门城上，见有贼兵上来，便手执长矛，连戮死十数贼。回头望见北门、西门火起，有军士来报道：“北门上，南将军撞下城头跌死了。西门已被贼兵攻破，张、许二老爷都被擒住了。”万春听得，大叫一声，自刎而死。

那尹子奇等进城，教军兵把城中饿不死的居民，尽皆屠戮。衙署、仓库、民房，尽行放火烧毁。移营城下，置酒称贺。尹子奇、令狐潮、史思明三人，在帐中酣饮，吩咐手下：“将张巡、许远并擒获的军士，推至帐前。”张公厉声道：“逆贼为何不杀我？”尹子奇道：“你到了此际，还要骂我们么？”张公道：“我志吞反贼，恨力不能耳！”许公道：“张兄不要与逆奴斗口。我和你遥拜了圣上，方好就死。”张公道：“兄言有理。”二公望西拜道：“臣力竭矣，生不能报陛下，死当为厉鬼以杀贼。”尹子奇笑道：“活跳的人奈何我不得，不要说死鬼。”张公道：“你这狗奴不要夸口，少不得碎尸万段，只争来早与来迟耳！”

尹子奇大怒，喝叫左右打落他牙齿。左右向前将张公牙齿尽行打落。张公满口鲜血，尚含糊骂贼。许公也大骂。尹子奇喝叫：“推出斩首。”张、许二公神色不变，骂不绝口，引颈就刃而死。同被擒军士三十二名，一齐遇害。连前南、雷二将军，共有三十六人死难。所以史官在纲目上大书一行道：“尹子奇等陷睢阳，张巡、许远等死之。”又有长歌一首赞叹张、许、南、雷的忠义

睢阳城中尽忠烈，凛凛朔风飘铁血。
保障江淮半壁天，一心欲补金瓯缺。
数声鼓角动睢阳，贼骑纷纷犯北阙。
二十四城俱已陷，天生张许人中杰。
南雷英勇称绝伦，协守孤城靖臣节。
耀刀当风鬓欲竖，挽弓卧霜唇亦裂。
面留六矢尚能言，斩指乞兵不少怯。
援不来兮粮又竭，一烹爱僮一杀妾。
欲全忠义割恩情，宝剑锋芒凛霜雪。
群不见

五色芳魂化彩云，一片真心煮明月。
破城被执贼营中，大骂犹雄莫能屈。
又不见

连城空兮俱焚灭，擎天柱兮双摧折。
亘古流芳千万年，忠名留与人传说。

贼将斩了张、许二公等，开怀畅饮。一连在营中吃了三日酒，忽有报来说：“朔方节度使郭子仪、太尉李光弼领兵杀来，在五十里外安营。”尹子奇等闻报，慌忙预备迎敌。史思明道：“彼兵远来，必然疲困。我们就今夜前去劫寨，必获大胜。”令狐潮道：“好计！好计！”便吩咐诸军，各自打点不题。

却说郭子仪镇守朔方，闻范阳安禄山之变，即兴师勤王，恰遇太尉李光弼，也领兵前来。二人合兵而行。到了中途，听说：“尹子奇等围困睢阳，甚是危急。”郭子仪就与李光弼商议道：“睢阳张巡、许远等人，死守孤城，我和你必须先解此围，然后西行。”李光弼道：“所言有理。”二人遂驱兵望南而行，来到睢阳，早有报人报称：“三日前城已破了，张、许、南、雷俱已受害。”子仪、光弼大惊，便教将兵马扎住。

安营已毕，帐前忽起一阵旋风，将一面牙旗吹折。李光弼道：“此主何兆？”郭子仪道：“今晚贼人必来劫寨。”李光弼道：“如此快作准备。”子仪笑道：“我欲将计就计，如此，如此而行何如？”光弼大喜，便吩咐诸将，分头去料理。

那边，尹子奇、史思明、令狐潮领着兵马，人衔枚，马摘铃，一直杀至官军营中。三个贼将当先杀入，只见营中并无一人，只将几只羊缚在那里打更鼓。尹子奇知是中计，大惊失色，慌忙回马退出。只听得一声炮响，火光冲天，喊声动地，外面不知有多少兵马杀来。当头是大唐先锋仆固怀恩杀到，令狐

潮接着厮杀。左边有郭子仪冲来，尹子奇抵住厮杀。右边有李光弼冲来，史思明抵住厮杀。六骑马分做三对儿交战，杀不上二十余合，仆固怀恩大吼一声，将令狐潮一刀分为两段。

尹子奇、史思明慌了，拨马落荒而走。唐兵乘势冲杀前来。贼兵大败。奔至营门，早见门旗影里一个年少将军在火光之下，横枪立马高叫道：“我乃郭节度长子郭晞是也。你那反贼的营寨，已被我夺下多时了。”

尹、史二人忙领兵转来，要进睢阳城中暂歇。来到城下，望见城头上，尽是大唐旗号。又有一个年少将军，站在城头高叫道：“我乃郭节度次子郭暖是也。睢阳已被我取了。”尹、史二人手脚无措，只得望西而走，后面郭子仪、李光弼、仆固怀恩又领兵追到。

贼人正待奔走，忽然一阵狂风，黑云密布，惨雾迷天。半空中，隐隐见张、许二公，南、雷二将，领着许多阴兵，打着睢阳旗号，飞砂走石，杀将过来。尹、史二人并贼兵，一个个头眩眼花，手麻脚软。郭、李二公驱兵追赶前来，杀得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尹、史二人抱头鼠窜而去。仆固怀恩大声高叫道：“此际不擒反贼，更待何时？”咬牙切齿，纵马向前。

不知在何处捉获尹、史二贼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雷海清掷箠骂贼

诗曰：

揭天鼙鼓动，悔赐洗儿钱。

九庙成灰烬，千家绝水烟。

霓裳初罢舞，玉瑟尚留弦。

兴庆宫前树，凄凉泣杜鹃。

话说郭子仪、李光弼，将尹子奇、史思明杀败。先锋仆固怀恩，奋勇争先，追杀上去，子仪教鸣金收军。仆固怀恩来见子仪道：“小将正待追擒那厮，主帅如何收军？”子仪道：“兵法有云：‘穷寇莫追。’汝不可乘胜轻敌。”怀恩道：“主帅所见极是。”遂安营。一面犒军，一面着人寻取张、许二公并南、雷二将的尸骸。军士领命去寻了。

一日，领一个幅巾笻杖的老叟进营来。那老叟昂然上帐，向着郭子仪、李光弼长揖不拜。郭子仪见他气宇不凡，遂命坐了。问道：“老叟何人，何以到此？”老叟道：“我姓李名翰，隐居山野。因张、许二公，南、雷二将尽忠而死，尸骸暴露城下，老夫特备四口棺木前来，已将四位忠臣盛殓了。适见麾下健儿，各处查觅他们尸首，故此老夫特地前来，望二位明公速为择地安葬，以慰忠魂。”

郭子仪、光弼大喜，留李翰在营暂歇。便从城南择了一块地，将许、张二

公，南、雷二将埋葬好了，立了墓碑。子仪、光弼与李翰率领诸将祭奠，哭泣甚哀。

礼毕回营，李翰即来告辞，李光弼道：“我等欲屈先生在营筹划军务，望先生休弃。”李翰道：“老夫性耽隐癖，久已忘情人世，不敢从命。”郭子仪道：“先生既爱烟霞佳趣，我等亦不敢相强。只是既来一番，必祈指示一、二，方不虚此良晤。”李翰道：“二公询问刍蕘，老夫敢陈一计。”子仪、光弼道：“愿闻大教。”李翰道：“目今安禄山统兵入犯，二公可分兵二支，郭公领一支军入援二京，李公领一支军直捣范阳。范阳乃贼人巢穴，若知有兵攻击，必思回救。令此贼首尾不能相顾，我事济矣。”

子仪、光弼大加叹服。吩咐治酒送别，取出黄金三十两，白金一百两，送与李翰。他一毫不受。向上长揖，飘然而去。子仪、光弼就依他言语，分兵进发。李光弼自去征范阳，郭子仪来救两京不题。

却说尹子奇、史思明被唐兵杀得大败，遂领着残兵疲将，忙忙如丧家之狗，急急如漏网之鱼，望西奔走了一日一夜。军马饥乏，只得在路旁树下，造饭而食。将士方才少息，只见前面一彪军马冲来。尹、史二人大惊，忙取兵器在手，立马而待。只见当头一将大叫道：“二位将军受苦了，我特来接应你们。”看时，却是杨朝宗，二人大喜。下马施礼，就石上坐定。

杨朝宗道：“蒙主上教我做个先锋，托赖福庇，自起兵以来，大获吉利，直抵武牢关。那守关将封常清被我们杀败，乘势夺了关口。一路城池望风投顺。到了东京洛阳地方，被俺们擒了守将哥舒翰。那厮怕死，就献了东京。主上便教他留守东京，自己长驱大进，径到西京长安城下。唐朝并无准备，明皇慌了手脚，连夜带了嫔妃、宫监、宗室大臣，逃出延秋门，奔往巴蜀去了。主上遂破了西京，踞了宫殿，如今现在那边受用。闻知二位将军攻打睢阳不下，着我来协攻。谁想昨日有探子来报，说二位将军败于郭子仪、李光弼之手，因此小将特来接应。”

尹子奇道：“为今之计将奈何？”杨朝宗道：“我们如今有生力军在此，何不再与他决个胜负？”尹子奇摇头道：“休说这话，我有十万雄兵，被他十停失了七、八停。如今这几千军卒，哪里杀得他过。”史思明道：“不如往长安去，求主上再添兵马，方可再与他交战。”尹子奇道：“有理。”

说罢，三人并军士们，胡乱吃了些饭，一齐起行。过洛阳，济沐津，入潼关，渡渭水。不则一日，来到长安，三人进去朝见安禄山，备述睢阳前后之事。安禄山道：“你二人劳苦倍常，功多过少。只是折了个令狐潮也不足为虑。”

正说话间，忽报太子安庆绪到。安禄山即令进来。安庆绪拜见了禄山，禄

山就问道：“我着你镇守范阳根本之地，你如何来此？”安庆绪道：“孩儿在范阳镇守，叵耐有太尉李光弼，前来攻打。孩儿同史朝义与他交战不胜。闻得父王在此，甚是作乐，孩儿也想要快活几日，故此留史朝义镇守城池，孩儿自领兵来此。一来避敌，二来省亲，三来父王做了皇帝，也带挈孩儿在宫中享用些安稳富贵，不枉做个太子。”

安禄山道：“你既来了，那些家眷在彼，如何丢得下？”安庆绪道：“许多家眷，孩儿俱已带来了。又有犯官葛太古，并家人一十八人，向监在狱。孩儿想，那厮是不服俺们的，留在城中恐有他变。因此，将葛太古那老贼，与他家人一齐上了囚车，也解在此。”

安禄山道：“葛太古解到此间，本该立时梟首。只是孤家想起金马门之辱，还有个李白漏网，今可仍将葛太古监禁，待擒了李白，将他二人双双在金马门前寸磔，以泄前恨。”就吩咐杨朝宗去查点葛太古等下监，杨朝宗领旨而去。又吩咐李猪儿去迎接家眷入宫，李猪儿也领旨去了。安禄山又道：“今日父子君臣欢聚，可排宴宜春院中凝碧池上，令一班乐官，带领梨园子弟前来侑酒。”左右齐声答应。

原来，明皇幸蜀时节，因事情急迫，还遗下许多内监、宫婢在宫。如今都被安禄山差遣，一时领着旨意便去安排。禄山教安庆绪、尹子奇、史思明随着，摆驾到宜春院中，上筵坐定，安庆绪等轮流把盏，早有许多梨园子弟进来。只见：

第一队是乐官李龟年，头戴天青巾，腰系碧玉带，身穿青锦团花袍。后边一个童子，手执绣龙青幡一面。上用大珠子串成“东方角音”四个大字。旁边两个童子，手执小青幡二面，也各用珠子串成四字，左边幡上是：“阳律太簇”，右边幡上是“阴吕来钟”。幡下有子弟二十人，俱戴金花在头，穿着青绣织金花彩舞衣，摆列在东边立定。

第二队是乐官马仙期，头戴绛红巾，腰系珊瑚带，身穿红锦团花袍。后边一个童子，手执绣龙红幡一面，用翠羽贴成“南方徵音”四个大字。旁边两个童子，手执小红幡二面，也各用翠羽贴成四字，左边幡上是“阳律仲吕”；右边幡上是“阴吕蕤宾”。幡下有子弟二十人，俱戴金花在头，穿着红绣织金花彩舞衣，摆列在南边立定。

第三队是乐官雷海清，头戴月白巾，腰系白玉带，身穿白锦团花袍。后边一个童子，手执绣龙白幡一面，上用赤金打成“西方商音”四个大字。旁边两个童子，手执小白幡二面，也各用赤金打成四字，左边幡上是“阳律夷则”；右边幡上是“阴吕南吕”。幡下有子弟二十人，俱戴金花在头，穿着白绣织金花彩舞衣，摆列在西边立定。

第四队是乐官张野狐，头戴皂纱巾，腰系墨玉带，身穿黑锦团花袍。后边一个童子，手执绣龙皂幡一面，上面用银子打成“北方羽音”四个大字。旁边两个童子，手执小皂幡二面，也各用银子打成四字，左边幡上是“阳律应钟”，右边幡上是“阴吕黄钟”。幡下有子弟二十人，俱戴金花在头，穿着黑绣织金花彩舞衣，摆列在北边立定。

第五队是乐官贺怀智，头戴赭黄巾，腰系密蜡带，身穿黄锦团花袍。后边一个童子，手执绣龙黄幡一面，上用宝石缀成“中央宫音”四个大字。旁边四个童子，手执小黄幡四面，也各用宝石缀成四字。前边幡上是“阳律姑洗”，后边幡上是“阴吕林钟”，左边幡上是“阳律无忌”，右边幡上是“阴吕大忌”。幡下有子弟四十人，俱戴金花在头，穿着黄绣织金花彩舞衣，摆列在中央立定。

上按着九宫八卦，中按着四时五行，下按着五音十二律。一共五个乐官，统领子弟共一百二十名。都持着凤箫莺笛，象管鸾笙，金钟玉磬。吹打的吹打，歌舞的歌舞。李龟年羯鼓，贺怀智琵琶，马仙期箜篌，雷海清奏箏，张野狐手拍。各执一器，通是绝精的妙技，一时弹唱起来，众子弟相和，唱出一套曲子：

步步娇

广寒宫，凄凉无人到，玉杵白苹春捣。婆娑树影高，碧海青天，瑞云笼罩。琼殿锁无聊，嫦娥应悔偷灵药。

醉扶归

你道素娟娟，出落偏俊俏。谁知冷清清，长夜倍萧骚。杳冥冥，鹤唳响中宵。灿荧荧，一派清光照。不知是银蟾蜍影入池塘，乍惊看，误认楼台倒。

皂罗袍

最是添欢添恼。论歌楼舞榭，酒社诗舫，冰轮偏喜助人豪。柳荫花影秋千笑。只有长门永巷，霜寒路遥。更有戍楼边塞，云低树高。这些时景，实伤怀抱。

好姐姐

步虚似姬静俏，环佩响，霓裳鲜皓。霞冠羽衣，扮的别样娇，人间少翠翘。缕带真奇妙，掌上轻盈颤舞腰。

尾声

回头不见人儿好，只剩得仙音缭绕，惟有寒蟾挂碧霄。

唱完此曲，那五面大幡，十二面小幡一齐移动，引着众子弟，往来旋舞，真是合殿生风，令人眼花缭乱。舞完，又依旧分开立定，再奏细乐。安禄山大笑道：“真好看，真好听，快活！快活！孤家向来虽蓄大志，只因明皇待我

甚厚，所以不忍，意欲待他宴驾了，方始举事。我想杨国忠这厮，屡次发我阴谋，激我做出这些事来，正所谓：‘富贵逼人’。一起兵时，呼吸间得了二十四郡，赶得明皇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。想他不知费了多少钱粮，用了多少心机，教成这班梨园子弟，自己不能受用，倒留与我们作乐，岂不是个天数。”那安庆绪、尹子奇、史思明等，一齐出席拜贺，安禄山又掀髯大笑。

这些众乐人，听了禄山这席话，一个个眼泪汪汪，低头伤感，便觉歌不成声，舞不成态。安禄山见了大怒道：“孤家连日在此饮宴，如何众乐人有悲感之声？尹子奇，与我下去查看，但有哭泣声，即时揪出，进前斩首。”尹子奇应声拔剑下阶来看，那众乐人吓得面色如土，都将衣袖拭干眼泪假作欢容。只有雷海清闭着眼睛泪流满面，呜呜咽咽的哭个不住。尹子奇指道：“你这厮还要哭，不怕砍头的么？”

雷海清大叫一声，将手中的箏儿掷在地上哭道：“我乃雷海清是也。虽是瞽人，颇知大义。我想食君之禄，不能分君之忧，惟有一死，可报君恩。怎肯蒙面丧心，服侍你这反贼。”禄山大怒，喝叫快快牵出砍了。尹子奇劈胸揪出，雷海清骂不绝口。尹子奇将他斩在凝碧池上，回身复旨，仍复入席。

又饮了一回酒，外面孙孝哲飞奔进来道：“臣启陛下，适才城外有飞报到来，说郭子仪兵至洛阳，斩了哥舒翰，东京已被他复了。只怕早晚要杀到这里来，须是早为准备。”安禄山道：“郭子仪那厮，如何恁般勇猛，作何良策擒他便好。”尹子奇道：“臣看此人难以力敌，若得一个舌辩之士，前去说他，得那人来投顺，天下不足虑矣。”安禄山道：“卿言固有理，只是没有这个说客。”

旁边转过李猪儿来跪下道：“奴婢蒙皇爷抬举，无以为报，今愿效犬马之劳，单骑往郭子仪营中走一遭，一则说他投顺，二则探听虚实。不知皇爷意下如何？”安禄山大喜道：“你这人倒也去得，明日就起身便了。”又吩咐安庆绪道：“潼关一路，不可疏虞，你可同杨朝宗带领一支军马，前去巡视一番，就便打探唐兵消息。”安庆绪、杨朝宗领旨。

次日，李猪儿辞了安禄山，匹马出城，竟投东京。一路里想道：“咱因葛明霞一事，怕安庆绪加害，因此来到长安。谁想那冤家也又来此，我今讨这一差，做个脱身之计，有何不可？”又想道：“安禄山乃无义之人，我向来勉强服侍他，甚是不平。今见他父子荒淫暴虐，荼毒生灵，眼见得不成大事。咱不如于中取事，干下一番功业，也不枉为人在世。”

心里想着，行了数日，已到东京洛阳地界。只见郭子仪先锋仆固怀恩当道扎个大寨，左边是郭晞的寨，右边是郭暖的寨，郭子仪屯在中军。李猪儿大着胆，直过前营，早有巡兵拦路。李猪儿道：“相烦通报，说有个内监李猪儿

，有机密事，要见节度老爷。””

军士报知郭子仪，即传令唤入相见。李猪儿入营，来到帐前，拜见了郭子仪。子仪就问道：“你从哪里来，到此何干？”李猪儿道：“节度公在上，咱家姓李，名唤猪儿。向蒙圣上赐与安禄山。咱见他恃宠忘恩，以怨报德，心甚愤怒。他因要差人来说节度公，故着咱家到此。咱想节度公忠勇盖世，决难以口舌动摇。咱所以挺身来者，意欲暗约节度公袭取长安，咱愿为内应。”郭子仪道：“你若果有此念，唐家社稷有幸矣！”李猪儿道：“咱若有二心，天诛地灭。”郭子仪道：“我再不疑人，你不须发誓。本待款留，诚恐漏泄大事，反为不便，你快回去行事。我随后领兵就来。”猪儿辞别子仪，出营而去。郭子仪就与二子郭晞、郭暖商议进兵。

正说话间，营门外传进蜀中邸报。郭子仪接来看时，见上面报称：“明皇驾至马嵬，军士怨恨杨国忠、杨贵妃酿成大祸，尽皆愤怒，不肯前行，鼓噪起来，将杨国忠杀了。又逼近御前，必要杀了杨贵妃方才肯走。明皇不得已，只得令高力士用白绫一幅，将杨贵妃缢死。军士方始护驾而行。又父老遮留太子，在灵武地方得李泌为军师，诸将就奉太子即了帝位，遥尊明皇为太上皇，改元至德。即令降旨，宣召各路兵马，会剿安禄山，俱要在潼关取齐。”

郭子仪看罢，以手加额道：“好了，好了。权相已诛，新君即位，宗庙苍生之福也。”就吩咐安排香案，向西朝贺。礼毕起来，只见先锋仆固怀恩上帐禀道：“外面有三个逃难的妇女，在此经过，手执睢阳已故副将雷万春的路引，禀求挂号。小将不敢擅专，谨将路引呈验，伏候主将钧旨。”

郭子仪接着路引，展开看了道：“原来是葛太古的女儿葛明霞逃难到此。只是这路引，是旧年九月中给的。为何来得这般迟？”怀恩道：“小将也曾问过，据同行卫姬禀说：‘因一路贼兵劫掠，不敢行走。在武牢关外赁房，住了四个月。直待主帅收了东京，方才行到此处。’”郭子仪道：“既已盘诘明白，她乃忠臣之女。雷万春虽死，他的路引一定不差，可与我挂号放行。只是路引上说：‘听其自归长安。’即今贼人占据西京，如何去得？且教她在附近暂住，待复了西京，然后前去。”

仆固怀恩领命，将路引挂了号，出营给与葛明霞收执。又将郭子仪的话，吩咐了她。葛明霞称谢，同了卫姬、卫碧秋，离却郭营，望西而走，要寻个僻静去处暂歇，四下里再无人家。

行了两日，来到华阴山下，看看天色昏暮，并无宿店。三人正慌，远望林子里一所庵院，三人忙走至门首，敲门求宿。

不知里面肯留也不肯留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虢夫人挥麈谈禅

词曰：

此事《楞严》尝布露，梅花雪月交光处。一笑寥寥空万古，风瓿语，迥然银汉横天宇。蛺蝶梦南华栩栩，斑斑谁跨丰干虎，而今忘却来时路。江山暮，天涯目送飞鸿去。

——右调《渔家傲》

话说葛明霞与卫姬、卫碧秋，自遇着雷万春，得了路引盘缠，欲回西京去。奈贼兵到处骚扰，路上行走不得，在武牢关外，赁房住了四个月。直等郭子仪恢复了东京，那地方稍稍平静，葛明霞等三人方始上路。来到洛阳地方，恰遇郭子仪扎营当道，便将路引挂号。因郭子仪吩咐：“贼陷长安，不可前去。”葛明霞等三人，就在左近寻觅住处。

是晚，见有庵观一所，三人向前敲门。里边有个青衣女童出来开门，让三人进去。葛明霞抬头一看，见一尊韦驮尊天立镇山门，挂有一匾，写着“慈航静室”四个字，景致且不看，但见：

一龕绣佛，半室青灯。蒲团纸帐，满天花雨护袈裟；瓦钵绳床，几处云堂闲锡杖。门前绿树无啼鸟，清磬声迟；庭外苍苔有落花，幽房风暖。月锁柴关，烟消积火。选佛场，经翻贝叶；香积厨；饭熟胡麻。正是：

紫雾红霞竹径深，一庵终日静沉沉。

等闲放下便无事，看去看来还有心。

葛明霞、卫姬、卫碧秋走入佛堂，向着观音大士前，五体投地，躬身礼拜。早有二个老尼出来，接着施礼，留至后堂坐定。便问道：“三位女菩萨从何处来？”卫姬道：“我等是远方避难来的，要往长安，闻得被贼人占据城池，所以不敢前进，欲在宝庵暂住几日，望师父慈悲方便。”两个老尼道：“我二人住在本庵，向来能做得主的。只因近日有本庵山主在此出家，凡事还须禀问。三位请坐，待贫尼进去，请俺山主出来，去留由她主意。”

说罢，进去了一会。只见有两个女童，随着一个道装的姑姑出来。头戴青霞冠，身披白鹤氅，手持玉柄麈尾，颈挂密蜡念珠，缓步出来。三人忙向前施礼，那姑姑稽首而答，分宾主坐了。姑姑问道：“三位何来？”卫姬道：“老身卫姬，此个就是小女，名唤碧秋。因遭安禄山之乱，同这葛小姐打从范阳避难来此。”那姑姑道：“此位既称小姐，不知是何官长之女？向居何处？”明霞道：“家父讳太古，长安人氏，原任御史大夫。因忤权臣，贬作范阳佾判。因安禄山造反，家父不肯从贼，被贼监禁，因此奴家逃难此间。”

那姑姑道：“莫非是锦里坊住的葛天民么？”葛明霞道：“正是。”那姑姑道：“如此说小姐是我旧邻了。”葛明霞问道：“不知姑姑是谁？”那姑姑笑道：“我非别人，乃虢国夫人是也。”明霞惊道：“奴家不知是夫人，望恕

失敬之愆。只不知夫人为何在此出家？”

虢国夫人道：“只因安禄山兵至长安，车驾幸蜀。仓卒之间，不曾带我同往。我故此逃出都门，来到此处。这慈航静室，原是我向来捐资建造的，故就在此出家。”葛明霞道：“目今都城已被贼踞，奴家无处投奔，求夫人大发慈悲，容奴家等在此暂歇几日。”虢国夫人道：“出家人以方便为本，住此何妨。只是近来郭节度颁下示约，一应寺观庵院，不许容留来历不明之人。小姐若有什么凭据，见赐一观，免得被人查问。”葛明霞道：“这个不妨，有睢阳雷将军的路引，前日在郭节度处挂过号的，夫人电阅便了。”说罢，将路引送去。

虢国夫人接来一看，见葛明霞名下，注着钟景期原配室。便惊问道：“原来钟状元就是尊夫。他一向窜贬蜀中，不知可有些音耗？”葛明霞道：“地北天南，兵马阻隔，哪里知他消息。”虢国夫人听了，想起前情，凄然堕泪。明霞问道：“夫人为何说着钟郎忽然悲惨？”虢国夫人掩饰道：“我在长安，曾与他一面，因想起旧日繁华，故不胜惨戚耳。”

明霞见说，也纷纷滚下泪来。卫碧秋道：“姐姐连日风霜，今幸逢故知，急宜将息，不要伤感。”葛明霞道：“我见夫人与钟郎一面之识，提起尚然悲伤。奴家想我父亲，年老被禁，不知生死如何？今我又流离播迁，不能相见，怎教人不要心酸。”说罢又哭。虢国夫人道：“我正要问小姐，令尊既被监禁，不知小姐怎生脱得贼人巢穴？”明霞便将红于代死，碧秋同逃的事，前后一一备述。虢国夫人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难得卫姬贤母女仗义相救。如今可放心在我庵中住下，不必愁烦。”

三人立起称谢道：“多谢夫人！”虢国夫人道：“我既出家，你们不要称我是夫人，我法名净莲，法字妙香。自今以后，称我为妙姑姑便了。”明霞三人齐道：“领命。”看官记着，以后作小说的也称虢国夫人为妙香了，不要忘记。

话休絮烦。明霞三人，在慈航静室中，一连住了十余日，正值中天月照，花影横阶，星斗灿烂，银河清浅。卫姬是有了年纪，不耐夜坐，先去睡了。妙香在佛堂中，做完功课，来与明霞、碧秋坐在小轩前看月，讲些闲话。明霞心中想起红于死得惨苦，父亲又存亡未卜，钟景期又不知向来下落，衷肠百结，愁绪千条，潸潸泪下。妙香心里也暗想当日富贵，回首恰如春梦。忆昔与钟景期正在情浓，忽然分散。那个会温存的妹夫天子，又远远的撇下去了。想到此处不觉黯然肠断。

这碧秋见他二人光景，也自想道：“我红颜薄命，空具姿容，不逢佳偶，母子茕茕，飘逢南北，困苦流离，未知何日得遇机缘？”对着月光儿，歔歔

长叹。却又作怪，那明霞、妙香的心事，是有着落的，倒还有些涯岸。惟有碧秋的心事，是没有着落的，偏自茫茫无际，不知这眼泪是从何处来的？扑簌簌的只管掉下来。葛明霞道：“奴家是命该如此，只是带累妹子，也辛苦跋涉，心上好生难过。今夜指月为盟，好歹与妹子追随一处。如今患难相扶，异日欢娱同享。”碧秋道：“但得姐姐提携，诚死生骨肉矣！”

正说得投机，忽闻一阵异香扑鼻，远远仙音嘹亮。见一个仙姬冉冉从空而下，立在庭中说道：“有灵霄外府贞肃夫人，与琅简元君下降，你等速速迎接。”三人半疑半信，毛骨悚然。

妙香忙忙焚起一炉好香。早见许多黄巾力士，羽服仙娥，都执着瑶幢宝盖，玉节金符，翠葆凤旗，鸾舆鹤驾，从云端里拥将下来。那贞肃夫人并琅简元君，一样的珠冠云髻，霞披绣裳，并入轩子里来。

妙香等三人次第行礼。妙香与碧秋行礼，夫人、元君端然坐受。只有明霞礼拜，琅简元君却跪下回礼。各各相见礼毕，贞肃夫人便教看坐。妙香道：“弟子辈凡身垢秽，忽逢圣驾临凡，侍立尚怀惕惧，何敢当赐坐。”贞肃夫人道：“但坐不妨。”三人告坐了，方战兢兢的坐下。妙香问道：“弟子凡人肉眼，体陋心迷，不知何缘得见二位圣母尊颜？”

贞肃夫人道：“我与琅简元君，生前忠节。蒙上帝嘉悯封此位。今因安禄山作乱，下方黎庶凡在劫中，俱难逃脱。上帝命我二人，查点人间，有忠孝节义愤激死难之人，悉皆另登一簿，听候奏闻，拔升天界，勿得混入枉死城中。日来查点东京地方，所以经过此处。适见妙香，根器非凡，正该潜心学道，却怎生自寻魔障，迷失本真？我正欲来点化，恰好琅简元君有故人在此，因此同来相访。”葛明霞道：“幽明远隔，圣凡悬殊，不知哪个是圣母的故人？”

琅简元君笑道：“三生石上，旧日精魂，此身虽异，此性常存，何必细问？”妙香道：“既如此说，弟子辈果然愚昧，望二位圣母开示。”贞肃夫人道：“妙香本掌书仙子，偶谪尘寰，不期汨没本来，溺于色界，遂致淫罪滔天。观察功曹，已将你造入杨玉环一案。幸而查得有周旋文曲星之功，故延寿一纪，听你清修改过。谁知你不自猛省，艳思欲念触绪纷来。只怕堕落火坑，万劫不能超脱矣。”妙香道：“弟子气禀痴愚，今闻恩旨，不觉茫然若失。但恐罪孽深重，不能心地清凉，还望圣母指点迷途。”贞肃夫人道：“自古道：‘了心淫女能成佛，人手屠儿但放心。’果能痛割尘缘，蓬莱岂患无路。”妙香就向前拜谢。

明霞、碧秋同立起道：“听圣母所言，令人心骨俱冷。不揣愚蒙，亦望一言指点。”琅简元君道：“二位虽灵根不昧，奈宿愿未酬，尚难摆脱，出世之事，未易言也。”葛明霞又问道：“弟子目今进退维谷，吉凶未保，不知几时

得脱这苦厄？”琅简元君道：“你尚有一载迤邐。过此当父子重逢，夫妻完聚，连卫碧秋亦是一会中人。但须放心，不必忧愁。”

葛明霞听了，便跪下礼拜，那琅简元君忙避席答礼。葛明霞道：“弟子乃尘俗陋姿，圣母何故回礼？”贞肃夫人笑道：“琅简元君生前与你有些名分，故此不忘旧谊。”葛明霞道：“请问琅简元君，生前还是何人？”贞肃夫人道：“我二人非是别个，我乃张睢阳之妾吴氏，她即你侍婢红于也！”明霞大惊道：“如此为何一些也不厮认？”贞肃夫人又笑道：“仙家妙用，岂汝所知，你若不信，可教她现出生前色相，与你相见便了。”

说罢，将袖子向琅简元君面上一拂。明霞一看，果然是红于的面貌。便抱住大哭。琅简元君，究竟在人世六道之中，未能解脱，也自扶了明霞泪流不住。卫碧秋看见，想起当日红于触死那番情景，也禁不住两泪交流。

正热闹间，忽听得檐前大叫道：“两个女鬼如何在此播弄精魂？”贞肃夫人与琅简元君，并妙香、明霞、碧秋一齐听见。抬头一看，见一个番僧在半空降下，大踏步走入小轩。形容打扮却是古怪。但见：

头缠大喇布，身挂普噜绒。睁圆怪眼，犹如一对铜铃；横亘双眉，一似两条板刷。耳挂双环，脚穿草履，乍看疑是羌夷种，细认原来净土人。

那番僧向众说道：“我乃达摩尊者是也。适在华山闲游，无意见你们在此说神论鬼，动了普渡的热肠，因此特来饶舌。”众皆合掌拜见。达摩便向贞肃夫人、琅简元君道：“你二人虽登天界，未免轮回，正宜收魂摄魄，见性明心。若还迷却本来面目，一经失足，那地狱、天堂，相去只有毫发，不可不谨。妙香既能皈依清静，亦当速契真如，不可误落旁门，致生罪孽。迷则佛是众生，悟则众生是佛。生死事大，急急猛省。”

众人听了，一齐跪下，求圣僧点化。达摩大喝一声道：“雁过长空，影沉寒水，雁无遗迹之意，水无留影之心。会得的下一转语来。”贞肃夫人道：“万里浪平龙睡稳。”琅简元君道：“一天云净鹤飞高。”达摩道：“何不道‘腾空仙驾原非鹤，照日骊珠不是龙。’”妙香道：“没底篮儿盛皓月，无心钵子贮清风。”达摩道：“何不道‘有篮有钵俱为幻，无月无风总是空。’”

妙香将手中拂子一挥，拍手嘻嘻笑道：“弟子会得了，总则是‘梨花两岸雪，江水一天秋。’”达摩喝道：“妙香道着了，你三人洵是法器，言下即能了然。但须勤加操励，净土非遥。葛明霞、卫碧秋尘缘未了，机会犹然。只是得意浓时急须回首，不得迷恋。”

众人又向前拜谢，达摩拂衣而起，倏然腾空而去。贞肃夫人与琅简元君也就起身，护从们一拥而上，妙香、明霞、碧秋望空而拜，遥见天上祥云缥缈

，瑞霭缤纷，室中香气半晌方散。妙香已心地豁然，不胜欢喜，同明霞、碧秋、往佛堂中点香礼佛。

不觉乌啼月落，曙色将开。里边老尼姑也起来了，走到佛堂中，正待向前撞钟。忽听见门外敲门声甚急。妙香道：“这时候什么人敲门？”老尼道：“昨晚我着老道出去买盐没有回来，想必是他了。”说罢，出去开门，果然是道人回来。

见他气喘吁吁，面貌失色，奔进来道：“师父不好了，祸事到了。”妙香忙问。道人道：“我昨晚出去买盐，因没处买，走远了路，回来天色昏黑。路上巡哨的兵见人就抓。我故此不敢行走，在树下坐了一夜。直待更鼓绝了，有人行动方始敢走。一路里三三两两，听见人说：‘安庆绪领兵在潼关巡视，被郭节度绝了他的归路，那厮倒望东冲杀而来。在各乡村，掳掠妇女、粮草，鸡犬不留。’看看近前来了，我适才见许多百姓尽去逃难了，我们也须暂避可好？”

老尼与妙香等听见，吓得目瞪口呆，没做理会处。卫碧秋道：“不要乱了方寸，快打点逃生要紧。”明霞道：“正是。”忙叫卫姬起身。碧秋又道：“那张路引是要紧的，不可忘记。”便在拜匣里取将出来。明霞道：“我心里慌张，倒是妹子替我藏好罢！”碧秋应声，就将路引藏在身边。那两个老尼还在房中摸摸索索，妙香催杀，也不出来。碧秋道：“我们先走罢，不要误了大事。”妙香、明霞都道“有理！”

一时间，卫姬、妙香、明霞、碧秋四个人，一齐走出静室，望山间小路行去。不上里许，早有无数逃难的男女奔来。四人扯扯拽拽，随着众人而行。

转过几座林子，山凹中许多军马，尽打着安太子的旗号，斜刺里直冲过来。赶得众人哭哭啼啼，东西乱窜。妙香、碧秋手挽着手，一步一颠正走时，回头不见了卫姬、明霞。碧秋连忙寻觅，并无踪影，放声大哭。妙香道：“哭也没用，趁这时贼兵已过去了，我们且回静室中住下，慢慢寻访。”碧秋含着眼泪，只得与妙香取路回归静室去了。

要知卫姬、明霞下落，且到后来便见。

第十三回 葛太古入川迎圣驾

诗曰：

塞下霜归满地黄，相思尽处已无肠。

好知一夜秦关梦，软语商量到故乡。

话说安庆绪同杨朝宗，领了安禄山旨意，来到潼关外边巡视。却被郭子仪差先锋仆固怀恩，领骁卒五千，夜袭潼关，断了安庆绪的归路。庆绪、朝宗不敢交战，只得引兵望东而来。却往各乡镇去打粮骚扰，搅得各处人民逃散，村

落荒残。

是日，见一队男女奔走，纵兵赶来，将明霞、妙香等一行人冲散。妙香与碧秋自回静室，明霞与卫姬，随着众人望山谷中而逃。庆绪大叫道：“前面有好些妇女，你们快上前擒掳。”

众兵呐喊一声，正欲向前追赶，忽见孙孝哲一骑马飞也似跑将来，叫道：“千岁爷住马，小将有机密事来报知。”庆绪忙回马来，孝哲在马上欠身道：“甲冑在身，且又事情急迫，恕小将不下马施礼了。”庆绪道：“你为什么事这般慌张？”

孝哲叱退军士，低低禀道：“主上自从斩了雷海清之后，终日心神恍惚，常常见海清站在面前，一双眼睛竟昏了。不想李猪儿在东京回来，备说郭子仪并无西攻之意，劝主上放心，且图欢乐。主上听了那厮的话，昼夜酣饮，淫欲无度。前夜三更时分，李猪儿在宫中，乘主上熟睡，将刀戮破肚腹，肝肠尽吐出来，被他割了首级，赚开城门，投往郭子仪军中去了。”

庆绪听罢大惊道：“有这等事，我们快快回去，保守长安。”孙孝哲道：“长安回去不得了。”庆绪道：“为何呢？”孝哲道：“李猪儿这厮，杀了主上，倒蘸血大书壁上，写着‘安庆绪遣李猪儿杀安禄山于此处’十四个大字。史思明只道真是千岁爷差来的，竟要点兵来与千岁爷厮杀，亏得尹子奇知是诡计，与他再三辩白，他还未信。如今尹子奇统领大兵离了长安，来保护千岁，差小将先来报知。”庆绪道：“既如此，等尹子奇来了，再做理会。”

不一时，那尹子奇的兵马赶到。只见子奇当先叫道：“千岁爷还不快走，唐兵随后杀来了。”庆绪大惊道：“如今投何处去好？”子奇道：“史思明那厮假公济私，颇有二心，长安是去不得了。闻得范阳尚未被李光弼攻破，彼处粮草尚多，可向范阳去罢。”庆绪道：“有理。”便同尹子奇、孙孝哲、杨朝宗，领兵望北而走。

不上五十里，望见尘头起处，唐朝郭子仪大兵，漫山遍野杀到。军中大白旗上，挂着安禄山的首级。那军兵一个个利刃大刀，长枪劲弩，勇不可当。这些贼兵听见郭子仪三字，头脑已先疼痛，哪个还敢交锋，一心只顾逃走，唐兵掩杀前去。安庆绪大败，连夜奔回范阳去了。

郭子仪收兵，转来进取西京，直抵长安城下。城内史思明闻报，暗自想道：“那郭子仪是惹他不得的。当初，我众彼寡，倘然杀他不过，我如今孤军在此，怎生抵敌？还不如原去修好安庆绪，与他合兵同回范阳，再图后举。”计较已定，便在宫中搜刮了许多金珠宝贝，玩好珍奇并歌儿舞女，装起车辆，吩咐军士，一齐出了玄武门，望北而去。

郭子仪不去追思明，乘势夺门而入。下令秋毫无犯，出榜安民，百姓安堵

如故。子仪便扎营房，教军士将府库仓廩尽皆封锁。又教纵放狱中淹禁囚徒。李猪儿道：“有范阳金判葛太古，原任御史大夫。因安禄山造反，他骂贼不屈，被他们监禁。后来，安庆绪又将他带到长安。现在刑部狱中。节度公速放他出来相见。”郭子仪道：“不是公公说起，几乎忘了这个忠臣。”一面着将官去请，一面教李猪儿到宫中点视。猪儿领命去了。

将官到狱里请葛太古来到营中，子仪接着叙礼坐定。太古道：“学生被陷囹圄，自分必死贼人之手，不期复见天日，皆节度公再造之恩也。”子仪道：“老先生砥柱中流，实为难得。目今车驾西狩，都中并没一个唐家旧臣，学生又是武夫，不谙政务，凡事全仗老先生调护，老先生可权署原任御史职衔，不日学生题请实授便了。”

说罢，吩咐军士取冠带过来与葛太古换了。太古道：“节度公收复神京，速当举行大义，以慰臣民之望。”子仪道：“不知当举行何事？”太古道：“今圣上在灵武，上皇在成都，须急草奏章，差人报捷，所宜行者一也；圣驾蒙尘，朝廷无主，当设上皇、圣上龙位在于乾元殿中，率领诸将朝贺，所宜行者二也；唐家九庙丘墟，先帝久已不安，我等当诣太庙祭謁，所宜行者三也；移檄附贼各郡，令归正朔，所宜行者四也；赈济难民，犒赏士卒，所宜行者五也；遣使迎请二圣还都，所宜行者六也。凡此六事，愿明公急急举行之。”子仪道：“承领大教。”连忙教幕宾写起报捷奏章，差将官连夜往成都、灵武二处去报了。

是晚，留太古在营中安歇。明早领了诸将同入乾元殿，摆列龙亭香案朝贺。出朝，就到太庙中来，子仪、太古等进去，只见庙中通供着安禄山的祖宗，僭称伪号的牌位。子仪大怒，亲自拔剑将牌位劈得粉碎，令人拿去撒在粪坑内。重新立起大唐太祖、太宗神主。庭外竖起长竿，将安禄山头颅高高挑起。安排祭礼，子仪主爵，太古陪祭，诸将随后行礼。万民观看，无不踊跃。

祭毕出庙，太古向子仪道：“学生久不归私家，今日暂别节度公，回去拜慰祖先，再到营中听教。”子仪应允。太古乘马，径回锦里坊旧居来。那十八个家人，也俱放出狱了，俱来随着太古。行到自己门首，见门也不封锁，门墙东倒西歪，不成模样。太古进去，先到家庙中拜了。然后到堂中坐定，叫家人去寻看家的毛老儿来。家人四散，寻了半日方来。毛老儿叩头禀道：“小的在此看家，不期被贼兵占住，把小的赶在外面居住，因此不知老爷回来。”太古听了，长叹一声，拂衣进内。先至园中一看，但见：

花瘦草肥，蛛多蝶少。寂寥绿园，并无鹤迹印苍苔；三径荒芜，惟有蜻蜓盈粉壁。零落梧黄，止余松桧色蓊葱；破窗掩映，不见芝兰香馥郁。亭榭欹倾，尘满昔时笔砚；楼台冷落，香消旧日琴书。

太古见了这光景，心里凄然。忽想起明霞女儿，不见在眼前，不觉纷纷落泪。思量她在范阳署中，据家人出监时节说，安庆绪打入衙内时，已见我女儿。我想那贼心怀不良，此女素知礼义，必不肯从贼。一向杳无信息，不知生死如何？心里想着，恰好走到明霞卧房门首，依稀还道是她坐在房中，推门进内，却又不見。便坐在一把灰尘椅子上，放声大哭。

哭了一会，有家人进来报道：“太监李猪儿来拜。”太古心绪不佳，欲待不见。又想向在范阳，必知彼处事情，问问我女儿消息也好。遂起身出外接着。李猪儿施礼，分宾主坐下。猪儿道：“老先生为何面上有些泪痕？”太古道：“老夫有一小女，向在范阳，不知她下落。今日回来，到她卧房中，见室迩人遐，因此伤感。”猪儿道：“老先生还不晓得么！令媛因清节而亡了。”太古忙问道：“公公哪里知道？”猪儿道：“安庆绪那厮，见了令媛，要抢入宫中，令媛守正不从。那厮将令媛交付咱家领回，教咱劝她从顺，那晚适值轮该咱家巡城出外去了，令媛就在咱衙内触阶而死。咱已将她盛殓葬在城南空地了。”

太古听罢，哭倒在椅上，死去活来。猪儿劝慰了一番，作别而去。太古在家哭了一夜。明日绝早，郭子仪请入营中议事。子仪道：“迎接圣驾最是要紧，此行非大臣不可。我今拨军三百名，随李内监到灵武去迎圣上。再拨军三百名，随葛老先生往成都迎上皇，即日起身，不可迟延。”就治酒与太古、猪儿饯行。又各送盘缠银二百两。太古、猪儿辞别了子仪，各去整顿行装，领了军士，同出都门，李猪儿往灵武去了。

葛太古取路投西川行去，经过了些崎岖栈道，平旷郊原。早到扶风郡界上，远远望见旌旗戈戟，一簇人马前来。葛太古忙着人打听。回报说：“是行营统制钟景期领三千铁骑，替上皇打头站的。”太古忙叫军士屯在路旁，差人去通报。

看官，你道钟景期如何这般显耀？原来，景期在石泉堡做司户，与雷天然住在衙门里甚是清闲。那雷天然虽是妇人，最喜谈兵说剑。平日与景期讲论韬略，十分相得。恰值安禄山之乱，上皇避难入蜀，车驾由石泉堡经过。景期出去迎驾，上皇见了景期，追悔当日不早用忠言，以致今日之祸，因此特拔为翰林学士。

彼时，羽林军怨望朝廷，多有不遵纪律的。景期上了“收兵要略”一疏，上皇大喜，就命兼领行营统制，护驾而行。景期遂带了雷天然随驾至成都。闲时会着高力士，说起当初劾奏权奸时节，都亏虢国夫人在内周旋，得以保全性命。如今不曾随驾到来，不知现下如何？景期听了甚感激她的恩，又想她的情，又想起葛明霞一段姻缘，便长吁短叹，有时泣下。雷天然不住的宽慰，不

在话下。

后来，郭子仪收复两京的捷音飞报到成都，上皇闻知，就命驾回都，令景期为前部先行。景期备了一辆毡车与雷天然乘坐，带着冯元、勇儿领兵起身。一路里想着明霞，见那些鸟啼花落，水绿山青，无非助他伤感。

是日，正行到扶风驿前，见路旁跪着军士，高声禀道：“御史大夫葛太古特来迎接太上皇圣驾，有名帖拜上老爷。”冯元下马接了帖儿，禀知钟景期。景期大喜，暗道：“不期迎驾官是葛太古，今日在此相遇，不惟可知明霞的音耗，亦且婚姻之事可成矣！”便扎住人马，就进扶风驿里暂歇，即请葛太古相见。太古进驿来与景期施礼坐下。景期道：“老先生山斗望隆，学生望风怀想久矣。今日得瞻雅范，足慰鄙衷。”太古道：“老夫德薄缘慳，流离琐尾。上不能匡国，下不能保家，何足挂齿？”

景期听了“下不能保家”这句话，心上疑惑，便道：“不敢动问，闻得老先生有一位令媛，不知向来无恙否？”太古愀然道：“若提起小女，令人寸肠欲断。”景期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太古道：“老夫只生此女，最所钟爱，不期旧年物故。”景期惊道：“令媛得何病而亡？”太古哭道：“并非得病，乃是死于非命的。”景期忙问道：“为着何事？乞道其详。”太古便先将自己骂贼被监的话儿说了，又将李猪儿传来的明霞撞死缘由，自始至终说了一遍。

景期听了，一则是忍不住心酸，二则也忘怀了，竟掉下泪来。太古道：“学士公素昧平生，为何堕泪？”景期道：“不瞒老先生说，学生未侥幸时便作一痴想，要娶佳人为配，遍访并无。向闻令爱小姐才貌两全，不觉私心窃慕，自愧鳏生寒陋，不敢仰攀。到后来幸博一第，即欲遣媒奉叩，不想老先生被贬范阳去了。学生又忤权奸，亦遭谪遣，自叹良缘不就，两地参商，怨怅愁情与日俱积。今护圣驾回朝，便思前愿可酬。适闻老先生到来，以为有缘千里相逢，姻事一言可定。哪知令爱已香返云归，月埋姻冷。想我这等薄福书生，命中不该有佳人为偶。”

说完了这番心事，索性倒哭她一场。太古哭道：“学士公才情俊逸，若得坦腹东床，老夫晚景甚娱。不想小女遭此不幸，不是你没福娶我女儿，还是我没福招你这样快婿。”二人正说得苦楚，阶下将士禀道：“上皇銮驾已到百里外了。”太古忙起身别了景期，上前迎接去了。景期也出驿门领兵前进，在马上不胜悲伤。行了二十多日，早到西京。那灵武圣驾，已先回朝了。景期入城，寻个寓所将雷天然安顿停当，寓中自有冯元、勇儿服侍。

次早，景期入朝参贺天子。一时文武有李泌、杜鸿渐、房珪、裴冕、李勉、郭子仪、仆固怀恩、李猪儿等侍立丹墀。景期随班行礼，朝罢，出来就去拜望李泌、郭子仪等。又差人寻访虢国夫人下落，思量再图一见。谁想各处访问

，并无踪迹，景期惟有歔歔叹息。

隔了几日，上皇已到。天子率领文武臣僚出廓迎接，彼时护驾的是陈元礼、李白、杜甫、葛太古、高力士等，随着上皇入城。上皇吩咐：“车驾幸兴庆宫住下。”天子随率群臣朝拜，设宴在宫中庆贺。

次日上朝，召群臣直到殿前，降下圣旨，封李泌为邕王，拜左丞相，郭子仪为汾阳王，拜右丞相，杜鸿渐为司徒；房珪为司空；裴冕为中书令；李白为翰林学士；钟景期为兵部尚书；杜甫为工部侍郎；葛太古为御史中丞；李勉为监察御史；陈元礼为太尉；仆固怀恩为骠骑大将军；郭晞为羽林大将军；郭暖为驸马都尉，配升平公主；李光弼加封护国大将军，领山南东道节度使。俱各荣封三代。文官荫一子为五经博士；武官荫一子为金吾指挥。又授高力士为掌印司礼监；李猪儿为尚衣监。其余文武各官各加一级，大赦天下。

阶下百官齐呼万岁，叩头谢恩。天子又降旨道：“李林甫欺君误国，纵贼谋反。虽伏冥诛，未彰国法，着仆固怀恩前去掘起林甫冢墓，斩截其尸，梟首示众。”仆固怀恩领旨去了。班中闪出钟景期上殿奏道：“陛下英明神武，为天地祖宗之灵，得以扫荡群贼，克服神器，彼权奸罪恶滔天，死后固当梟首。雷万春靖难诸臣，亦宜追赠谥号，以广圣恩。”天子闻言道：“卿言甚合朕意，可将死难诸臣开列姓名陈奏，朕当酌议褒封。”

景期谢恩领旨退班，天子退朝，各官俱散。只有钟景期与李泌、郭子仪、葛太古在议政堂将前后死节忠臣，一一开明事实，以陈御览。早见高力士捧出圣旨一道，追封张巡为东平王；许远为淮南王；南霁云为彰义侯；雷万春为威烈侯；赦建张、许双忠庙，春秋享祭，以南、雷二将配享；追赠张巡妾吴氏为靖节夫人；许义僮为骠骑都尉；又有原任常山太守颜杲卿赠太子太保；原任梨园典乐郎雷海清赠太常卿；葛明霞封纯静夫人。各赠龙凤官诰，共赐御祭一坛，委郭子仪主祭。子仪奉旨，自去安排祭奠。

少顷又有圣旨：“命御史葛太古领东京安抚使踏勘地方。有被贼兵残破去处，奏请蠲租；有失业流民，即招抚复业，即日辞朝赴任。”又命：“兵部尚书钟景期领河北经略使，统领大兵十万，进征安庆绪。”

旨意下了，景期忙回寓所，向天然说道：“圣上命我讨安庆绪，不日起行，不知二夫人意下，还是随往军中？还是待我平贼之后，前来迎接你？”雷天然道：“妾身父、叔俱死贼手，恨不得手刃逆奴以雪不共戴天之仇，奈女流弱质，不能如愿。今幸相公上承天威，挥戈秉钺，妾愿随侍帷幄，参赞军机。”

景期道：“如此甚妙。”

正说话间，冯元进来禀道：“御史葛老爷来辞行。”景期忙出接见。太古道：“老夫禀奉严旨，不敢延迟，即日就道，特来告辞。”景期道：“东京百

姓，久罹水火，专望老先生急解倒悬，正宜速去。学生还要点军马，聚粮草，尚有数日耽搁，不能与老先生同行，殊为怏怏。”太古道：“足下旌旄北上，必过洛阳，愿便道赐顾，少慰鄙怀。”景期道：“若到贵治，自然晋谒。今日敢屈台驾，待学生治酒奉饯。”太古道：“王事靡盬，盛情心醉矣，就此拜别，再图后会。”

二人拜别起身，景期也上马来送，直到十里长亭，挥泪分手，景期自回。太古望东京进发。

不知此去做出什么事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郭汾阳建院蓄歌姬

诗曰：

芭蕉分绿上窗纱，暗度流年感物华。

日正长时春梦短，觉来红日又西斜。

话说御史葛太古奉旨安抚东京，走马赴任，星夜趲行，早有衙役前来迎接，来到东京上任。那些行香拜客的常套，不消说得。三日之后，就要前往各处乡镇、乡村，亲自踏勘抛荒田土，招谕失业流民。有书吏禀道：“老爷公出要用多少人夫？求预先吩咐，好行牌拘唤，并齐集跟随人役，再着各处整备公馆铺陈，以便伺候。”太古道：“百姓遭兵火之余，困苦已极。若多带人役，责令地方铺陈整备公馆，这不叫抚民，反而是扰民了。今一概不许行牌，只跟随书吏一名，门子一名，承差二名，皂隶四名；本院铺盖用一头小驴驮载，随路借寺院歇宿。至于盘费，本院自带俸银，给与他们买柴米，借灶炊煮，不许擅动民间一针一草，如违，定行处死。”书吏领命而行。太古匹马，领着衙役出城，到各乡村去踏勘了几处。

是日，来到华阴山下，见一座小小庵院，半开半掩。太古问道：“这是什么庵院？”承差禀道：“是慈航静室。”太古道：“看来倒也洁净，可就此歇马暂息。”遂下马，吩咐衙役停在外厢，自己起立进山门到佛堂中礼佛。里面妙香忙出来接见，向前稽首。

太古回了一礼，定睛一看，惊问道：“你这姑姑好象与虢国夫人一般模样？”妙香道：“贫尼正是。不知大人如何认得？”太古道：“下官常时值宿禁门，常常见夫人出入宫闱，况又同里近邻，如何不认得？”妙香道：“请问大人尊姓，所居何职？”太古道：“下官御史中丞葛太古，奉旨安抚此地，所以到此。”

妙香道：“啊呀！可惜！可惜！大人若早来三个月，便与令爱相逢了。”太古道：“姑姑说哪个的令爱？”妙香道：“就是大人的令爱明霞小姐。”太古道：“小女已在范阳死节。哪里又有一个？”妙香道：“原来大人误闻

卜音了。令爱原未曾死，百日以前，逃难到小庵住了几日，因避乱兵在山路里失散了，如今不知去向。”太古道：“姑姑这话甚是荒唐，小女既经来此，如何又不见了？”妙香道：“大人若不信，现有同行女伴卫碧秋在此，待我叫她出来，大人亲自问她。”便到里边叫碧秋出来。

碧秋上前相见，太古命妙香、碧秋坐了，问道：“向闻小女弃世，有李猪儿亲口说，已将她埋葬。适才姑姑又说同小娘子避难到此，教人委决不下，小娘子可细细说与我知。”碧秋便将红于如何代死，自己如何赚开城门，与母亲卫姬如何一齐逃难来到庵中，又如何失散，连母亲也不知消息说了。说到此处，不觉泪下。太古大惊道：“如此说起来，那死的倒是侍婢红于了，难得这丫鬟这般义气。只是范阳到此，有二千余里，一路兵戈扰攘，你们三个妇女怎生行走？”碧秋道：“亏得有睢阳雷万春给了路引，所以路上不怕盘诘。”太古道：“如何路引在哪里？取来与我一看。”碧秋道：“在此。”便进去取出路引，送与太古。

太古接来，从前至后看去，见葛明霞名下，注着钟景期原聘室。便心里想道：“这又奇了，前日遇钟郎时节，他说慕我女儿才貌欲结婚盟，并未遣媒行聘。怎么路引上这般注着？”便问碧秋道：“那雷将军如何晓得小女是钟景期的原聘？”碧秋道：“连奴家也不见小姐说起，倒是雷将军问及才晓得。”太古道：“如何问及？”碧秋道：“他说：‘钟景期谪贬途中遇着雷将军，雷将军要将侄女配他为妻。他说有了原聘葛小姐，不肯从命。’因此雷将军将侄女倒赠与他为妾，留着正位以待葛小姐。所以路引上这般注着。”

太古想道：“钟郎真是情痴，如何寸丝未定，便恁般主意？”又想道：“难得卫碧秋母子费尽心机，救脱我女，反带累她东西飘泊，骨肉分离，如今此女莹莹在此，甚是可怜。她既救我女，我如何不提拔她。况她姿容不在明霞之下，又且慧心淑贞，种种可人，不如先收她为养女，再慢慢寻取明霞，却不是好。”

心中计较已定，就向碧秋道：“老夫只有一女，杳无踪影，老夫甚是凄凉。你又失了令堂，举目无亲，意欲收你为螟蛉之女，你意下何如？”碧秋道：“蒙大人盛意，只恐蓬筚寒微，难侍贵人膝下。”妙香道：“葛大人既有此心，你只索从命罢。”碧秋道：“既如此，爹爹请坐了，待孩儿拜见。”说罢，拜了四拜。太古道：“我儿且在此住下，待我回到衙内，差人夫、轿子来接你。”碧秋应声：“晓得。”太古别了妙香，出静室上马，衙役随着，又到各处巡行了几日。

回至衙门，吩咐军士、人役，抬着轿子，到慈航静室迎接小姐。又封香金三十两，送与妙香。承差、人役领命而去，接了碧秋到衙。太古又叫人着媒婆

在外买丫鬟十名，进来伏侍。碧秋虽是贫女，却也知书识字，太古甚是爱她，买了许多古今书籍与她玩读。碧秋虽未精通，一向与明霞、妙香谈论，如今又有葛太古指点，不觉心领神会，也就能吟诗作赋。太古一发喜欢。

隔了数日，门上传报说：“河北经略使钟景期在此经过，特地到门拜访。”太古心下踌躇道：“钟郎人才并美，年少英奇，他属意我女，我前日又向他说死了。倘他别缔良缘，可不错过了这个佳婿。莫若对他说知我女尚在，只说已寻取回来，就与他订了百年之约。后日寻着明霞不消说得，就是寻不着，好歹将碧秋嫁与他，却不是好。”

一头想，一头已走至堂前。一声云板，吹打开门，接入景期上堂，叙礼分宾主坐下。两人先叙了些寒温，茶过一通。太古道：“老夫有一喜信，报知经略公。”景期道：“有何喜信？”太古道：“原来，小女不曾死，一向逃难在外，前日，老夫已寻取回来了。”景期忙问道：“老先生在何处相逢令爱的？”太古道：“老夫因踏勘灾荒，偶到慈航静室中歇马。却有虢国夫人在彼出家，小女恰好亦避难庵中，与老夫一时团聚，方知前日所闻之误。”景期道：“如此说，那范阳死节的又是哪一个？”

太古便将红于代死，挈伴同逃的话一一说了。景期不胜嗟叹。太古道：“如今小女既在，经略公可酬宿愿矣。”景期道：“千里睽违，三年梦寐，好速之念，何日忘之？今学生种玉有缘，老先生诺金无吝，当即遣媒纳采，岂敢有负初心。”太古笑道：“经略公与老夫，今日始订姻盟，如何预先在人前说：‘曾经聘定小女？’”景期道：“我并不曾向人说甚话儿，这话从何处来？”太古道：“小女逃难，曾遇睢阳副将雷万春，承他给与路引，他说：‘当日要将侄女相配，因你说有了原聘葛明霞，故此他将侄女倒送与你为侧室。所以路引上在小女名下就注定是钟某原聘室。’老夫见了不觉好笑。”景期道：“彼时我意中但知有明霞小姐，不知有别人，只恐鹊巢鸠占，故设言以推却。现今尚虚中馈以待令爱。”说罢，二人大笑。

忽见中军官来禀道：“有翰林学士李白老爷来拜。”景期暗喜道：“今日正少一个媒人，他来得恰好。”太古就出去迎接进来，各相见坐定。太古道：“李兄为何不在朝廷，却来此处？”太白道：“小弟已告休林下，在各处游玩。近欲往嵩山纵览，经过贵治，特来相访。”景期道：“李大人来得凑巧，葛老先生一位令爱，蒙不弃学生鄙陋，许结丝萝，敢求李大人执柯。”李白道：“好！好！别的事体学生誓不饶舌，做媒人是有酒吃的，自当效劳。”景期道：“既如此，学生即当择吉行聘，待讨平逆贼，便来迎娶。”李白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一齐起身作别。

太古送出衙门，回身进来，心上忽然猛省，跌足道：“适才不该说她是慈

航静室中寻着的。倘他到彼处问明端的，不道是我的好意，倒道我说谎骗他了。”又想道：“看景期一心若渴，今日方且喜不自胜，何暇去问，只索由他罢了。”便进内去说与碧秋知道不题。

却说钟景期回至馆驿，欢喜欲狂，忙与雷天然说知此事。天然不惟不妒忌，倒还替景期称贺。景期吩咐军兵“暂屯住数日。”一面叫人去找阴阳官择了吉日，一面发银子去买办行聘礼物，忙了一日。景期向雷天然道：“葛公说：‘虢国夫人在慈航静室中出家。’我明日清早要去见她。”天然道：“相公若去，可着冯元随往。”

次早，景期吩咐冯元跟着，又带几个侍从，唤土人领路，上马竟投慈航静室中来。到得山门首，只见里面一个青衣女童出来道：“来的可是钟状元么？”景期大惊。下马问道：“你如何就晓得下官到此？”女童道：“家师妙香姑姑，原是虢国夫人。三日前说：‘有故人钟状元来访，恐相见又生魔障。’昨日已入终南山修道去了。教我多多拜上钟老爷，说：‘宦海微茫，好生珍重，功成名就，及早回头。’留下诗笺一纸在此。”景期接来一看，上面写道：

割断尘缘悟本真，蓬山绝顶返香魂。

如今了却风流愿，一任东风啼鸟声。

景期看罢，泫然泪下，怏怏上马而回。到了吉期，准备元宝、彩缎、钗环礼物，牵羊担酒，大吹大擂送去。景期穿了吉服，自己上门纳聘。李白是媒人，面儿吃得红红，双花双红，坐在马上。军士吆吆喝喝，一齐来到安抚衙门里。葛太古出堂迎接，摆列喜筵，一则待媒人；一则请新婿。好不闹热，但见：

喜气盈门，瑞烟满室。喜气盈门，门上尽悬红彩；瑞烟满室，室中尽挂纱灯。笙歌鼎沸，吹一派鸾凤和鸣；锦褥平铺，绣几对鸳鸯交颈。风流学士做媒人，潇洒状元为女婿。佳肴美酒，异果奇花。玉盏金杯，玳瑁筵前光灿烂；瑶箏檀板，琉璃屏外韵悠扬。

筵宴已毕，太白、景期一齐作别。景期回至驿庭，雷天然接着道：“相公聘已下了，军情紧急，不可再迟。”景期道：“二夫人言之有理。”便吩咐：“发牌起马，各营齐备行装，次日辰时放炮拔营。”葛太古、李太白同来相送，到长亭拜别。景期领了兵马，浩浩荡荡望河北去了。

葛太古别了太白，自回衙门退入私署，走进碧秋房中，见碧秋独坐下泪。太古问道：“我儿为何忧戚？”碧秋道：“孩儿蒙爹爹收养，安居在此，不知我母亲与明霞姐姐却在何处？”太古道：“正是，我因连日匆忙，倒忘了这要紧事体。待我差人四散去寻访便了。”碧秋道：“差人去寻也不中用，须多写榜文各处粘贴，或者有人知风来报。”太古道：“我儿说得是。”就写起榜文

，上写着报信的谢银三十两，收留的谢银五十两。将避难缘由、姓名、年纪一一开明，写完发出去，连夜刊板刷印了几百张，差了十数个人役，四处去粘贴。差人领了榜文，分头去了。

一个差人到西京，一路寻访，将一张榜文贴在长安城门上，又往别处贴了。那些百姓皆来看榜，内中一个人头戴毡帽，身穿短布衫，在人丛里钻出拍手笑道：“好快活！好快活！我的造化今日到了。”

又有一个老婆子，向前将那人一把扯住，扯到僻静处问道：“你是卖鱼的蛇儿，在这里自言自语些什么？”沈蛇儿道：“你是惯做中人的白妈妈，问我怎的？”白婆道：“我听见你说：‘什么造化到了！’故问你。”蛇儿道：“有个缘故，我前日在泾河打鱼，夜里泊船在岸边，与我老婆正在那里吃酒。忽听见芦苇丛中有人啼哭，我上岸看时，见一个老妪，一个绝标致的女子，避难到那边，迷失了路，放声啼哭。我便叫她两个到渔船里来，问她来历。那老的叫做卫姬，后生的叫做葛明霞，她父亲是做官的。我留她们在船里，要等人来寻，好讨些赏。谁想养了她一百三、四十日，并无人来问。方才见挂的榜文，却有着落了，我如今送到她们父亲处。报事人三十两也是我得，收留人五十两也是我得，岂不是造化？”

白婆道：“那女子生得如何？”蛇儿道：“妙嘎！生得甚为标致，乌油油的发儿，白莹莹的脸儿，曲弯弯的眉儿，俏生生的眼儿，直隆隆的鼻儿，细纤纤的腰儿，小尖尖脚儿。只是自从在船里并不曾看见她笑。但是哭起来，那娇声儿便要教人魂死，不知笑将起来怎样有趣哩！”白婆道：“可识几个字否？”沈蛇儿道：“岂但识字，据那卫姬向我老婆说，她琴棋诗画件件都会哩！”白婆道：“你这蠢才，不是遇着我，这桩大财却错过了。这里不好讲话，随我到家里来。”

两个转弯来到白婆家里。蛇儿道：“妈妈有甚话说？”白婆道：“目今汾阳王郭老爷起建凝芳阁，阁下造院子十所。每一院中，有歌舞侍女十名。又要十个能诗善赋的绝色美人。分居十院统领诸姬。如今有了红绡、紫苑等九个。单单缺着第十院美人，遍处访觅，并没好的。你方才说那个女儿甚是标致，何不将她卖与郭府。最少也得二、三百两银子，可不强如去拿那八十两的谢仪。”

蛇儿道：“那葛明霞不肯去怎么好？”白婆道：“这样事体不可明白做的，如今你先回去，我同郭府管家到你船边来相看。只说是你的女儿，如此！如此！做定圈套，那葛明霞哪里晓得。”蛇儿道：“倘然她在郭府里说出情由，根究起来，我和你如何是好？”白婆道：“你是做水面上生涯的。我的家伙连锅灶也没一担，一等交割了人，我也搬到你船里来，一溜儿棹到别处去了

，他们那里去寻。”蛇儿道：“好计！好计！我的船泊在长安门外，我先去，你就来。”

说罢，回到船上，见明霞、卫姬坐在前舱，心里暗自喜欢，也不与她讲话，竟到后艄与老婆讨饭吃去。不多时，早见白婆领着三、四个管家到船边叫道：“沈蛇儿，我们郭府中要买几尾金色大鲤鱼，你可拿上来称银子与你。”蛇儿道：“两日没有鲤鱼，别处去买罢。”管家道：“老爷宴客，立等要用，你故不卖么？”蛇儿道：“实是没有。”管家道：“我不信，到他船上去搜看。”

说着一齐上船来，把那只小船险些儿跳翻了。管家钻进舱里，假意掀开平基搜鱼，那三、四双眼睛，却射定在葛明霞身上，骨碌碌的看上看下。惊得葛明霞娇羞满面，奈船小又没处躲避，只得低着头，将衣袖来遮掩。谁想已被这几个看饱了。便道：“果然没有鲤鱼，几乎错怪于他。只是我们不认得别个船上，你可领我们去买。”蛇儿道：“这个当得。”便跟随众人上岸，与白婆子齐进城来。

到白婆家里，管家道：“这女子果然生得齐整，老爷一定中意的。”白婆便瞒着蛇儿，私自讲定身价三百两。自己打了一百两后手，只将二百两与蛇儿。管家又道：“方才同坐的那个老姬是什么人？”蛇儿道：“也是亲戚，只为无男无女，在我船里博饭吃的。”白婆对管家道：“郭老爷每娶一位美人，便要一个保母陪伴。老姬既无男女，何不同那女子到郭府中，她两上熟人在一处，倒也使得。”蛇儿道：“只要添些银子，有何不可。”

白婆又向管家说过，添了二十两银子，叫沈蛇儿写起文书。只说自己亲女沈明霞同亲卫姬，因衣食不周，情愿卖到郭府，得身价三百二十两。其余几句套话，不消说得。写完画了花押，兑了银子，权将银子放在白婆家里。叫起两乘轿子，沈蛇儿先奔到船上，向葛明霞、卫姬道：“昨日圣上差一官员，但有逃难迷失子女，造着册子，设一公所居住。如有亲戚认的即便领回，人家都到彼处寻领。你俩人也该到那边去住，好等家里人来认领，可要叫轿子来抬你们去？”明霞道：“如此甚好，只是在你船上打扰多时没有甚谢你，只有金簪一支与你，少偿薪水，待我见了亲人，再寻你奉谢。”蛇儿收了簪子。

少顷，轿子到了，明霞、卫姬别了蛇儿夫妇，一齐上岸入轿。蛇儿跟着轿子，送到郭府门首，只见管家并白婆站着，蛇儿打了个照会，竟自回去。白婆接明霞、卫姬出轿，管家领入府中。明霞慌慌张张不知好歹，只管跟着走。白婆直引至第十院中便道：“你俩人住在此间，我去了再来看你。”说着竟自抽身出去。那明霞、卫姬举目一看，见雕栏画槛，奇花异木；摆列着金彝宝鼎，玉轴牙签，挂着琵琶笙笛，瑶琴锦瑟，富丽异常。

心中正在疑惑，那本院十个歌姬齐来接见。又有九院美人红绡、紫苑等都来拜望。早有女侍捧首饰、衣裳来，叫明霞梳妆打扮。明霞惊问道：“这里是什么所在？”红绡笑道：“原来姐姐尚不知，我这里是汾阳王郭老爷府中凝芳十院，特请你来充第十院美人，统领本院歌姬。今日是老爷寿诞，你快快梳妆，同去侍宴。”

明霞听罢，大惊哭道：“我乃官家之女，如何陷我于此？快放我出去便罢，不然，我誓以一死，自明心迹。”红绡便扯着紫苑背地說道：“今日是老爷寿诞，这女子如此光景，万一宴上啼哭起来，反为不美，不如今日不要她去拜见，待慢慢劝她安心了方始入侍，才为妥当。”紫苑道：“姐姐所见极是。”便吩咐诸姬：“好生伏侍照管。”别了明霞，集了众歌姬到凝芳阁上伺候。

到得黄昏时分，只听得吆喝之声，几对纱灯引子仪到阁上坐席，九个美人叩头称贺。子仪道：“适才家人来报，说：“第十院美人有了。”何不来见我？”红绡禀道：“她乃贫家女子，不娴礼数，诚恐在老爷面前失仪，故此不敢来见，待妾等教习规矩，方始叩见老爷。”子仪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一时奏乐，九院美人轮流把盏，诸姬吹弹歌舞，直至夜分。子仪醉了，吩咐撤宴，就到第三院房里住了。

次早起来，外面报：“有驾帖下来。”子仪忙出迎接，展开驾帖来看，原来是景期攻取安庆绪不下，奏请添兵。圣旨着子仪部下仆固怀恩前去助战。子仪看了，就差人请仆固怀恩来吩咐。怀恩领命，点了本部三万雄兵，望范阳进发，协助景期。

不知胜负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司礼监奉旨送亲

诗曰：

苍桑变幻何穷，报复未始不公。

昨夜愁云惨雾，今宵霁月光风。

话说仆固怀恩领了天子圣旨、汾阳王令旨，统着兵马来协助钟景期征讨安庆绪，星夜进发来到范阳地界。只见前面立着两个大寨，上首通是绛红旗号，中军一面大黄旗绣着“奉旨征讨逆贼”六个大金字。下首通是缟素旗号，中军一面大白旗绣着“誓报父叔大仇”六个大金字。

怀恩见了，心中疑惑，想：“朝廷只差钟景期来，那白旗的营寨又是谁的？”就差健卒先去打探。健卒去了一会，回来禀道：“上首红旗营里是钟经略的帐房，下首白旗营里就是经略二夫人雷氏的帐房。因贼兵势大，未能破城，故扎营在此。”

怀恩听了，便叫军马扎住。自己领着亲随来到景期营门首，着人通报进去

。景期吩咐：“大开辕门，接入相见。”景期命怀恩坐下。怀恩问道：“贼势如何？连日曾交战否？”景期道：“贼锋尚锐，连日交战胜负未分，下官因与小妾分兵结寨河上，为犄角之势。今将军到来，可大奋武威，灭此反叛。”怀恩道：“待小将与他交战一番，看他光景。”

正说间，外面报进来道：“贼将杨朝宗搦战。”怀恩道：“待小将出去，立斩此贼。”说罢，绰刀上马，飞跑出营。景期在帐上听得外面金鼓齐鸣，喊声大振。没半刻时辰，銮铃响处，仆固怀恩提着血淋淋的人头掷在帐前，下马欠身道：“赖大人之威，与杨朝宗交马只三合，便斩那厮了。”景期大喜。吩咐：“整備筵席，款待怀恩。”一则洗尘，二则庆功。怀恩领了宴，作别回本营。景期便请雷夫人进营议事。

不多时，雷天然骑着白马来到。马前十个侍女，尽穿着锦缎缕成的软甲，手中俱执着明晃晃的刀。这都是雷天然选买来的，尽是筋雄力壮的妇将，命勇儿教演了武艺，名为护卫青衣女。一对对的引着天然而来。天然下马入帐，与景期相见坐定。天然道：“今朝廷差仆固将军来此助战，方才??斩一员贼将，已折他的锐气了。但贼人城壕坚固，粮草充足，彼利于守，我利于战。相公可出一计，诱贼人大战一场，乘势抢过壕堑，方好攻打。”景期道：“我意亦如此，故请二夫人来筹画。”

正在商议，只见辕门上报道：“安庆绪差人下战书。”天然喜道：“来得甚好。”便教将战书投进来。景期拆开细看，见词语傲慢，大怒道：“这厮欺我是个书生，不娴军旅，将书来奚落下官，快将下书人斩讫报来。”天然道：“两国相争，不斩来使，相公不须发怒，可示期决战便了。”景期怒犹未息，就在书尾用朱笔批道：“安庆绪速整兵马，来日大战。”批完，叫将官付与来人去了。一面差人知会仆固怀恩，一面下令各营准备厮杀。天然也回自己营中打点。

次日，景期、天然、怀恩三队大军合做一处，摆列阵势以待。门旗里，旌旄节钺画戟银瓜，黄罗伞下罩着钟景期，头戴金盔，身穿金甲，斜披红锦战袍，稳坐雕鞍骏马，手执两把青锋宝剑。仆固怀恩在旁，头戴兜鍪，身挂连环甲，腰悬羽箭雕弓，横刀立马。军中搭起一座将台，雷天然穿着素袍银甲，亲自登台擂鼓。勇儿也全身披挂，手执令字旗，侍立在将台之上，一一整齐。

那范阳城里，许多军马开门杀出。两阵对垒，贼阵上僭用白旄黄钺，拥着安庆绪出马。护驾是尹子奇，左有史朝义，右有孙孝哲，史思明在后接应。门旗开处，钟景期与仆固怀恩出到阵前。安庆绪大叫道：“安皇帝在此，钟景期敢来交战么！”景期大怒，拍马舞剑而出，庆绪举戟来迎。雷天然在将台上大擂战鼓。

看官，你道景期是个书生，略晓得些剑法，一时交战起来，怎不危险。幸得庆绪的武艺原低，又且酒色过度，气力不甚雄猛，所以景期还招架得住。两个战有十合，仆固怀恩恐景期有失，便闪在旗后，拔出箭来拽满雕弓，嗖的一声射去，正中安庆绪的坐马，那马负痛，前蹄一失，把庆绪掀下马来。景期正欲举剑来砍，那尹子奇大吼如雷，杀将过来。怀恩看他骁勇，景期不是他的对手，便舞刀跃马接住厮杀。孙孝哲上前救庆绪回去，景期自回本阵。

尹子奇与仆固怀恩占有二百余合，未分胜负。怀恩心生一计，虚掠一刀，拨马便走。尹子奇大叫道：“休走。”拍马赶上。怀恩觑他来得较近，暗将宝刀挟在鞍桥上，却取着弓搭着箭，忙转身子望尹子奇射去。只听得一声响亮，尹子奇两脚朝天，翻身落马，恰好射中他右眼。他的左眼先被雷万春射瞎了，如今却成了双瞽，只管在地下乱爬。怀恩忙回马来捉，被史朝义上前救了回去。景期鞭梢一指，将台上战鼓大擂，官军乘势奋勇掩杀过去，贼军大败。但见：

刀砍的脑浆齐迸，枪戳的鲜血乱流。人和马尽为肉泥，骨与皮俱成齑粉。弃甲抛戈，奔走的堕坑落堑，断头破脑，死亡的横野填沟。耳听数声呐喊，惊的个鬼哭神号；眼观一派旌旗，阴得那天昏地惨。正是：

劝君莫说封侯事，一将功成万骨枯。

官兵见贼兵退了，一齐赶杀前来。却被史思明领着三千铁甲马军冲来救应，那马匹匹是骏马，驰骋处勇健如飞。雷天然望见，急叫鸣金收军。将士各回营寨。景期道：“二夫人为何鸣金？”天然道：“我望见贼人马军利害，故此收兵。”景期道：“你那见得他利害。”天然道：“人到不打紧，只是那骏马，我营中一匹也不如他，他方才若用此骅骝为前部，先扰乱我的阵脚，我军不能得胜矣！”景期称服，在营犒赏将士。

隔了两日，有人来报：“史思明纵放好马二千余匹，在河北岸饮水。”天然听了大喜，便叫勇儿附耳低言，如此，如此。勇儿依计，出去教各营拣选骡马千匹，放在河南岸饮水。又差冯元领兵赶马，那骡马到了河上打滚吃草，往来驰骋，望着隔岸饮水马，只管昂头嘶叫。

那贼人的马，原来，大半是公的，见了骡马嘶跳，也都到河边来。这河又不阔，又不深，那些马又通有腾空入海的本事，望着隔河骡马忍耐不住，也有一跃而过的，也有赴水而过的。自古道“物以类聚”，一匹走动了头，纷纷的都过河来，那看马的贼兵哪里拦喝得住。南岸上，冯元教军士尽数赶回营中，计点共得好马一千三百八十二匹。

景期欢喜，向天然道：“我今有一事用着冯元。”天然道：“有何事用他？”景期道：“差他到范阳城下，只说送还他马匹，赚开城门，带一封书进去

送与史思明，这般，这般而行。二夫人意下如此？”天然道：“有理。此时君臣各自为心，正该行此反间之计。”

景期就写一封书来唤冯元，吩咐了密计，教他只等有变，就在城中放火为号。又令将抢来的马留了一千，将零头的三百八十二匹，又选自己营中老疲病马五百余匹，杂在里头，叫几个军士赶着，跟了冯元来到城下。冯元高声道：“经略钟老爷还你们马匹，可速速开门。”城上见果然有马送来，便开门放入，贼兵不问好歹，一齐将马赶入槽内去了。冯元竟到史思明衙门上，央人接了书，抽身自去藏避行事。门上将书送进，史思明打开一看，上面写道：

大唐兵部尚书领河北经略使钟景期再拜，致书于史将军麾下：

愚闻宁为鸡口，勿为牛后。大丈夫当南面称孤，扬威四海，何能抑抑久居人下。况将军雄才盖世，而安庆绪荒淫暴虐，岂得为将军之主？将军何不乘间杀之，自居范阳首。函驰长安，大唐必与联合，平分南北，永不相侵，彼此受益，维将军图之。

思明看罢，心下踌躇。次早，只见将官来禀道：“昨夜不知何人遍贴榜文？有人揭去送与皇爷看了。小将也揭得一张在此。”史思明接来一看，上写道：

史思明已降大唐，约定本日晌午，唐兵入城，只擒安庆绪；凡你百姓，不必惊慌。先此谕知。

思明看了，大惊失色，早见门外刀枪密密，戈戟森森，把衙门围住，许多军士声声叫喊：“皇爷召史将军入朝议事，即便请行。”思明见势头不好，道：“一不做，二不休，顾不得什么了。”点起家丁百名，披挂上马，冲出衙门，军士尽皆退后，思明一径抢入宫来。安庆绪见了，吓得魂不附体，便叫道：“史将军，孤家有何负你？你却降了唐朝。”思明更不答话，直上前来将庆绪一枪刺死。

外面孙孝哲、史朝义赶进来，看见大惊。史朝义道：“好嘎！弑君大逆，当得何罪！”思明喝道：“我诛无道昏君，有何罪过。你是我的儿子，怎生说出那样话来？”朝义道：“你既无君，我亦无父，与你拼三百合。”思明大怒，挺枪戳来。朝义拔刀来迎，父子两个在宫门交战。孙孝哲也不来管闲事，只顾纵兵抢掠，城中大乱。冯元躲在城内看见光景，便跑到一个浮图上去，取出身边硫磺焰硝引火之物，放起火来。

城外唐兵望见，仆固怀恩当先领兵砍开城门杀进，随后，景期、天然也杀入城来。史思明听见外面声息不好，便丢了史朝义，杀出宫门，正遇雷天然，举枪直刺，天然用剑隔住，就接着交战。那天然如何抵当得思明，左遮右架，看看力怯。正在危急，忽见半空中隐隐现出雷万春阴魂，幞头红蟒，手执钢

鞭，大叫道：“贼将休伤吾侄女！”举起鞭来向思明背上狠打一下。思明口吐鲜血，落马跌翻在地。天然就叫军士向前捉了，紧紧绑缚。

景期杀入宫中，见安庆绪死在地上，便割了首级，吩咐将许多宫女尽数放出，把安庆绪僭造的宫殿放火烧毁。那孙孝哲、史朝义都被仆固怀恩杀了。景期下令：“救灭城中的火，出榜安民。”将思明的宅子改为经略衙门。

景期与天然进内坐下，差人去捉尹子奇。不一时捉到，可怜尹子奇有万夫不挡之勇，到此时一双眼睛俱被射瞎，好象木偶人一般，缚来与史思明一齐跪在堂前。雷天然忙叫供起雷海清、雷万春的牌位，将尹、史二贼绑在庭中柱上，吩咐刀斧手：“先剖开胸腹，取出两副热腾腾、血滴滴的心肝，斩了两颗首级，献上来供在案上。”景期、天然一齐向灵牌跪拜大哭。祭毕，撤开牌位。设宴与仆固怀恩并一班将佐论功，诸将把盏称贺，宴完各散。

次日，景期出堂，一面令仆固怀恩领兵往潞州、魏博二处讨贼党薛嵩、田承嗣。一面将庆绪、子奇、思明三颗首级，用木桶封存好了。又传令拿反贼的嫡亲家属，上了囚车。写起本章，先写破贼始末，后面带着红于代死的一段缘由，请将原封葛明霞位号移赠红于。写完了表，差一员裨将，赍了本章，领兵二百，带了首级，押着囚车，解到长安，献俘报捷。

来到京中，将本送入通政司挂号，通政司进呈御览，天子大喜，即宣李泌、郭子仪入朝，计议封赏功臣。李泌、郭子仪齐奏道：“钟景期、仆固怀恩功大，宜封公侯之爵。”天子准奏。钟景期封平北公，加升太保。即命：“收复了附贼城池，方始班师。”仆固怀恩封大宁侯开府仪同三司。其余将佐升赏不等。又将原封葛明霞纯静夫人位号移封红于，立庙祭享。命李泌草诏。李泌、子仪领旨出朝。

子仪别了李泌，自回府中到凝芳阁上来，九院美人齐来接见。子仪道：“范阳逆贼俱已平复，老夫今日始无忧矣。可大开筵宴，尽醉方休。”众美人齐声应诺。子仪道：“那第十院美人，来有二月余了，礼数想已习熟，今晚可唤来见我。”红绡禀道：“第十院美人自从来此，并不肯梳妆打扮，只是终日啼哭，连同来保姆也是如此。必有缘故，不敢不禀知老爷。”子仪道：“既如此，可唤来，我亲问她。”

红绡恐怕诸姬去唤惊唬了她，激出事来。便自己去叫明霞上阁，连卫姬也唤来。子仪抬头把明霞一看，见她虽是粗服乱发，那种娉婷态度绰约可有。明霞上前道了万福，背转身立着，众皆大惊。子仪道：“你是何等样人？在王侯面前不行全礼？”明霞哭道：“念奴家非是下流，乃是御史葛太古之女葛明霞，避难流落，误入奸人圈套，赚到此处。望大王怜救。”

子仪听了道：“葛太古之女葛明霞三字，好生熟悉，在哪里曾闻见来

？”卫姬就跪下道：“是在洛阳经过，曾将雷万春路引送与老爷挂号的。”子仪道：“正是。我一时想不起，啊呀！且住，我见路引上注着钟景期原聘室，你可是么？”明霞道：“正是。”子仪忙立起身来道：“如此说，是平北公的夫人了。快看坐来。”

诸姬便摆下绣墩，明霞告了坐，方始坐下。子仪问道：“看你香闺弱质，如何恁地飘蓬？你可把根由细细说与我听。”明霞遂将自从范阳遭安庆绪之难说起，直说到被沈蛇儿骗了卖在此处的话，说了一遍，不觉泪如雨下。子仪道：“夫人不必悲伤，令尊已升御史中丞，奉旨在东京安抚。尊夫钟景期做了兵部尚书，讨平了安庆绪，适才圣旨封为平北公，现今驻扎范阳。老夫明日奏闻圣上，送你到彼处成亲便了。”明霞称谢。子仪又道：“吩咐就在第十院中摆列筵席，款待钟夫人。去请老夫人出来相陪，我这里止留诸姬侑酒。红绡等九院美人也去陪侍钟夫人饮宴。”九院美人领命，拥着明霞同卫姬去了。

子仪饮完了宴，次早入朝，将葛明霞的事奏闻天子。天子龙颜大喜道：“好一段奇事，好一段佳话。如今葛明霞既在卿家，也不必通知她父亲，卿就与她备办妆奁，待朕再加一道诏旨，钦赐与钟景期完姻。就着司礼监高力士并封赠的诏书一齐赉送前去。”

高力士叩头领旨，连忙移文，着礼部开赐婚仪，派兵部拨兵护送，工部备应用车马，銮仪卫备随行仪仗，各衙门自去料理。那郭子仪出朝回府，着家人置备妆奁，将第十院歌姬十名就为赠嫁。那卫姬不消说得，自然要随去的了。此时，葛明霞真是锦上添花。自古道：

不是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。

子仪在府忙忙准备。又写起一封书，将明霞始末备细写明，差个差官先到范阳去通报钟景期。差官领书，即便起身，在路餐风宿水，星夜趲行。是日，到了黄河岸边，寻觅渡船，见一只渔舟泊在柳荫之下。差官叫道：“船上人渡我过去，送你酒钱。”渔船上人便道：“总是闲在此，就渡你一渡。只是要一百文大钱。”差官道：“自然不亏你的。”说罢，跳下船，渔人解缆棹入中流。差官仔细把渔人一看，便道：“你可是长安城下卖鱼的沈蛇儿？”沈蛇儿道：“我正是。官人怎生认得？”差官道：“我在长安时，常见你的。”

正说时，只见后艄一个婆子伸起头来一张。差官看见问道：“你是做中人的白婆，为何在他船上？”白婆道：“官人是哪里来的，却认的我？”差官道：“我是汾阳王的差官，常见你到府门首领着丫鬟来卖，如何不认得？”只这句话，沈蛇儿不听便罢，听见不觉心头小鹿儿乱撞。暗想道：“我与白婆做下此事，逃到这里，不期被他认着。莫非葛明霞说出情由，差他来拿我俩人。他如今在船里不敢说，到了岸边是他大了，不如摇到僻静处，害了他的性命罢。

”

心里正想，一霎时，乌云密布，狂风大作，刮得河中白浪掀天，将那艘小船颠得好象沸汤里浴鸡子的一般，豁刺一声响亮，三、两个浪头打将过来，那船底早向着天了。两岸的人一齐嚷道：“翻了船了，快些救人！”上流头一只划船，忙来搭救。那差官抱住一块平基，在水底滚出，划船上慌忙救起来。再停一会，只见沈蛇儿夫妇并白婆三个人，直僵僵的浮出水面上，看时，已是淹死了。可惜骗卖明霞的身价二百二十两，并白婆后手一百两，都原封不动沉在水里。那蛇儿夫妇与白婆昧心害理，不惟不能受用，倒折了性命。正是：

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

却说划船上人，且不去打捞三个死尸，慌慌的救醒差官，将船拢岸，扶到岸上。众人齐来看视，差官呕出许多水，渐渐能言。便问道：“我的铺盖可曾捞得？”众人道：“这人好不知足，救得性命也够了，又要铺盖，这等急水，一百付铺盖也不知滚到哪里去了。”差官跌足道：“铺盖事小，有汾阳王郭老爷书在里边，如今失落了，如何了得？”众人道：“遭风失水，皆由天命，禀明了，自然没事的。”就留在近处人家，去晒干了湿衣，吃了饭，借铺盖歇了一夜。

明日，众人又凑些盘缠与他。差官千恩万谢，别了众人，踉踉跄跄往驿中雇了一个脚力，望范阳进发。

不知此去怎生报知钟景期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 平北公承恩完配

诗曰：

俊俏佳人，风流才子，天然吩咐成双。看兰堂绮席，烛影灿煌。数幅红罗绣帐，氤氲看宝鸭焚香。分明是，美果浪里，交颈鸳鸯。细留心，这回算，千万遍相思，到此方偿。念宦波风险，回首微茫。惟有花前月下，尽教我对酒疏狂。繁华处，清歌妙舞，醉拥红妆。

——右调《凤凰台上忆吹箫》

话说汾阳王差官，在黄河翻船，失了郭子仪原书，又没处打捞，无可奈何，只得怀着鬼胎走了几日，到范阳城里经略衙门上来，还未开门。差官在辕门上站了一会，只听得里面三声鼓响，外边鼓亭一派吹打，放起三个大炮，齐声吆喝开门。

等投文领文事毕，差官央个旗牌报进去，不多时，旗牌唤入，报门而进。差官到堂下禀道：“汾阳王府差官叩见老爷。”钟景期问道：“郭老爷差你到此何干？”差官道：“郭老爷差小官送信来此，不期在黄河覆舟，只拾得一条性命，原书却失落了。求老爷怜恕！”景期道：“但不知书中有何话说？”差

官道：“没有别的话，是特来报老爷的喜信。”景期道：“有何喜信？”差官道：“圣上钦赐一位夫人与老爷完姻，因此差小官特来通报。”

景期惊道：“可晓得是谁家女？”差官道：“就是郭府中第十院美人，小官也不晓得姓名。”景期大惊，想道：“圣上好没分晓，怎么将郭府歌姬赐与大臣为命妇？”心中怏怏不悦。吩咐中军：“将白银十两赏与差官。”也无心再理堂事，即令缴了牌簿，放炮封门，退入后衙来。

雷天然问道：“相公今日退堂，为何有些不乐？”景期道：“可笑得紧，适才京中有差官来报，说：‘圣上要將郭汾阳府中一个歌姬赐与下官为配。’你道好笑也不好笑。”天然道：“相公如何区处？”景期道：“下官正在此委决不下。想她既是圣上赐婚的，一定不肯做偏房的了。若把她做了正室，那明霞小姐一段姻缘如何发付？就是二夫人与下官同甘共苦，到今日荣华富贵，难道倒教你屈在歌姬之下？晓得的，还说下官出于无奈，不晓得的，只道下官是薄幸人了。展转踌躇，甚难区处，如何是好？”

天然道：“相公不须烦闷，妾身倒有计较在此。”景期道：“愿闻二夫人良策。”天然道：“赐婚大典，决不敢潦草从事，京中想必有几日料理，一路乘传而来，颁诏的逢州过县，必要更换夫马，取索公文，自然迟延月日。我想东京到此，比西京路近，相公可修书一封，差人连夜到东京报知葛公，教他将明霞小姐，兼程送到范阳先成了亲。那时赐婚到来，相公便可推却，说已经娶有正室，不敢停妻再娶，作伤风败俗之事，又不敢辜负圣恩，将钦赐夫人为妾，上表辞婚，名正言顺，岂不是两全之策。”

景期大喜，连忙写起书来，就差冯元赍书前去。冯元领命，将书藏在怀中，骑着快马，连夜出城望东京进发。五日午夜已到东京，进城径投安抚使衙门上来，恰值关门。冯元焦躁起来。方要向前传鼓，有巡捕官扯住道：“老爷与学士李老爷在内饮酒，吩咐：‘一应事体不许传报。’你什么人敢这般大胆？”冯元道：“你这巡捕，眼睛也不带的。我是河北钟老爷差来的，因有要紧事要见你老爷。你若不传，倘误了大事，就提你到范阳，砍下你的驴头来。”巡捕官没奈何，只得替他传鼓禀报。

不多时，里面一声云板，发出匙钥开门，放冯元进去。早有内班门子领冯元到穿堂后花亭上来，见葛太古与李太白两个对坐饮酒。冯元向前叩头，呈上主人的书。太古接来一看，大惊道：“如何圣上却有这个旨意？”冯元道：“他使着皇帝性子，生巴巴的要把别人的姻缘夺去。家老爷着小的多多拜上老爷，说：‘一见了书，即连夜送小姐先到范阳成了亲，然后好上表辞婚。’”太古心内思量道：“争奈明霞女儿没有寻着，只得把碧秋充做明霞先去便了。”就向李白道：“小女遣嫁范阳，李兄原是媒人，敢烦一行？”太白道

：“我是原媒，理应去的，何须说得。”太古大喜。就差人出去雇船，因要赶路，不用坐船，只雇大浪船三艘，并划船六艘，装载妆奁。

原来，葛太古因景期下聘时节说：“平贼之后就要成亲。”所以，衣服、首饰、器皿家伙都件件预备，故此一时就着人尽搬下船，先请李太白去坐了一艘浪船，又发银子，雇了五、六十名人夫拉纤，一一安排了。进来叫碧秋打点，连夜下船。

碧秋下泪道：“这是姐姐良缘，孩儿怎好闹中夺取？况爹爹桑榆暮景，孩儿正宜承欢膝下，何敢远离？”太古也掉下眼泪道：“做了女子，生成要适人的，这话说他怎的。只是日后倘寻着明霞孩儿，须善为调处。事情急迫，不必多言了。”碧秋道：“孩儿蒙爹爹如此大恩，怎敢有负姐姐！倘寻见姐姐，孩儿即当避位侧室，以让姐姐便了。”太古道：“若得如此，我心安矣！”说罢，就叫十个丫鬟赠嫁前去，又着管家婆四人在船服侍，各人领命收拾起身。

太古便催碧秋上轿，碧秋只得向太古拜了四拜，哽咽而别上了轿子。那十个丫鬟并四个管家婆，也都上了小轿，簇拥着去下船。太古也摆到船边，在各船上检点家伙，差几个家人随去，又到太白船上作别了，再下碧秋船内叮咛一回，挥泪依旧上岸回去。冯元就在李太白船内，凭太白吩咐。就此开船，各船一起解缆，由汾河入汴河，望北昼夜前进。

不上半月，已到范阳，早有人报知，钟景期出来拜望李太白。太白接入舱中，施礼坐了，先叙寒温，后叙衷曲。

正说话时，飞马来报道：“司礼监高公公赍着圣旨，护送钦赐的夫人已到二十里之外，请老爷去接诏。”景期跌足道：“再迟来一日，我这里好事成了。”便愁眉苦脸别了太白，登岸上轿来到皇华亭。只见军士、侍从，引着高力士的马而来，后面马上一个小监背着龙凤包袱的诏书。

再望着后边，许多从人，银瓜黄伞，拥着一辆珠宝香车，随着许多小轿；又有无数人夫，扛的扛，抬的抬；也有车子上载的，也有牲口上驮的；尽插小黄旗，上写“钦赐妆奁”四字。金光灿烂，朱碧辉煌。景期接了，没做理会处，只得接待高力士下马，到皇华亭施礼。力士叫：“安排龙亭香案，将诏书供好伺候，吉期开读。”景期吩咐：“打扫馆驿，请钦赐夫人在内安顿。高力士就在皇华亭暂歇。”一一停当。景期也没心绪与高力士说话，忙忙的作别入城。吩咐：“立时在衙门里备办筵席，发帖请高力士、李太白。”

不一时，筵席已完。力士、太白齐到，景期接入坐定，说了几句闲话。堂候官禀请上席，景期把盏送位。李太白从来不肯让高力士的，这日，因是天使，故此推他坐第一位，李太白第二位，景期主席相陪。方才入席，那太白也不等禀报上酒，便叫取大犀杯来，一连吃了二十多杯，方才抹抹嘴，而后与力士

一般上酒举箸。

酒过数杯，力士问道：“为何学士公恰好也在此？”太白道：“我特来夺你的媒钱。”力士笑道：“学士公休取笑，咱是来送亲，不是媒人哩！”太白道：“若是送亲的，只怕要劳你送回去。”力士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？”太白道：“钟经略公已曾聘定御史葛太古之女葛明霞为正室，学生就是原媒，今日送来成亲。我想圣天子以名教治天下，岂可使臣子做那弃妇易妻的勾当。所以经略公还不敢奉诏。”力士道：“学士公又来耍咱家了。请教葛明霞只有一个，还是两个？”太白道：“自然是一个。”力士道：“这又奇了，如今圣上赐来的夫人正是葛明霞，哪里有第二个？”

太白笑道：“亏你在真人面前会说假话。圣上赐的是汾阳府中的歌姬，如何说是葛明霞？”力士道：“学士公有所不知。葛明霞因逃难江河，被奸人骗来，卖到郭汾阳府中。郭公问知来历，奏闻皇上，因此钦赐来完婚。”太白道：“如此说，那个葛明霞只怕是假的。”力士道：“郭汾阳做事精细，若是假，岂肯作欺君之事？只怕学士公送来那一位葛明霞是假的。”太白笑道：“不差，不差。别人送来的倒是真的，她嫡嫡亲亲的父亲面托我送来的，难道倒是假的不成？”力士道：“这等说起来，连咱也寻思不来了。”太白道：“不妨，少不得有个明白。今晚且吃个大醉，明日再讲。”力士笑道：“学士公吃醉了，不要又叫咱脱靴。”太白又笑道：“此是我醉后狂放，你不要介意。”力士也笑道：“咱若介意，今日就不说了。”两人相对大笑。

只有钟景期呆呆的坐着，听他两个说话，如在梦中，开口不得，倒象做新娘的一般，勉强举杯劝酒。太白、力士又饮了一回，起身作别。高力士自回皇华亭。太白自回船里去了。景期送了二人，转入内衙与雷天然说知上项事情。天然道：“这怎么处？葛公又不在此，谁人辨她真假？”景期坐了一会，左思右想没个头绪，只得与雷天然就寝了。

次早起来，天然向景期道：“此事真是难处，莫若待妾身去拜望她两个，问她可有什么凭据，取来一看便知真假了。”景期道：“二夫人言之有理。”天然一面梳妆，景期一面传令出去，着人役伺候。天然打扮停当，到后堂上了四人大轿，勇儿并十个护卫青衣女，一齐随着，前后人役吆喝而去。景期在署中独自坐下，专等雷天然回来，便知分晓。正是：

混浊不知鲢共鲤，水清方见两般鱼。

景期闷坐了半日，早见天然回来，景期接着忙问就里。天然道：“若论姿容，两个也不相上下，只是事体越发不明白了。”景期道：“怎么不明白？”天然道：“妾身先到船上，见葛公送来的那位明霞小姐。她将范阳逃难，在路经过许多苦楚，后来遇见父亲的话，一一说与妾身听了。妾身问她可有

甚凭据？她便将我先叔赠她的路引为据，妾身取得在此。”

景期接路引来看，道：“这不消说是真的了。”天然道：“圣上赐来那位明霞小姐，也难说就是假的。”景期道：“为何呢？”天然道：“妾身次到馆驿中见了她，她的说话，句句与葛公送来那位说的相合，只多了被人骗到郭府中这一段。及讨她的凭据来看，却又甚是作怪。”景期道：“她有什么凭据？”天然道：“她取出白绫帕两幅，有相公与她唱和的诗儿在上，妾身也取在此。”

景期接来看了，大惊道：“这是下官与葛小姐始订姻盟时节作的。如此看起来，那个也是真的了。”天然笑道：“有一真，必有一假。如何说俩个通是真的？”景期道：“下官在千军万马中方寸未尝小乱。今日竟如醉如痴，不知天地为何物了。我想古来多有佳人才子成就良缘，偏是我钟景期有这许多魔障。”天然道：“相公且免愁闷，妾又有一计在此。”景期道：“你又有何计？”天然道：“不如待妾设一大宴，请她二人赴席，等她两个当面自己去折辨一个明白，可不是好？”景期道：“此言甚妙！”天然道：“若在衙门里不便，可请到公所便好。”景期道：“南门外一座大花园，是安禄山盖造的离宫，地名为万花宫。我改为春明园，内中也有锦香亭一座，甚是宽敞，可设宴在内。我想当初在锦香亭上订葛小姐的姻盟，如今这里恰好又有一座锦香亭，可不是合着前番佳兆？”天然道：“如此甚妙！”景期就发银子，着冯元出去，到春明园中安排筵宴。雷天然写了请启二道，差勇儿到二处去投送。

次日，天然戴着玲珑碧玉风头冠，穿着大红盘金团凤袍，月白绣花湘水裙，叫勇儿随着。又有二十名女乐，原是史思明家的，景期收在署中，这日也令随到园中侑酒。一乘大轿抬着天然，许多人役跟随。到得春明园里，天然叫人役在园外伺候，只带勇儿、女乐进园，来到锦香亭上观看。筵宴上挂锦幢，下铺绒单；屏开孔雀，褥隐芙蓉；银盘金碗，玉杯象箸，甚是整齐。忽听一阵鼓乐，早报道：“东京葛小姐到了。”只见十数个侍女，引着轿子进来。碧秋冉冉出轿，见她头戴缀珠贴翠花冠，身穿五彩妆花红蟒，好似天仙模样。天然降阶迎入亭中，叙礼落坐。丫鬟跪下献茶。

茶罢。又听外面报道：“钦赐葛小姐到了。”天然起身下阶立候，见许多侍婢拥着八人大轿，前面摆着两扇“奉旨赐婚”的朱红金字牌，后面又随着一乘小轿。碧秋在亭中，心里愤愤的只等她来，便要將葛太古家中的事来盘倒她。那轿子到了庭中歇下，有女使将黄伞遮着轿门，等明霞出来。天然一看，见她头戴五凤朝阳的宝冠，身穿九龙盘舞的锦袍。原来，碧秋站在亭上，因黄伞遮了轿子，所以看不见明霞，那明霞恰早看见了碧秋。便惊问道：“亭中可是我卫碧秋妹子么？却为何在此？”

碧秋听见，吓了一跳，定睛一看，大惊道：“我只道是谁，原来正是明霞姐姐。”二人方走近来，那后面小轿里大叫道：“我那碧秋的儿子！我哪一日不想着你，谁知和你在这里相逢。”碧秋听见母亲卫姬的声音，便连忙走下亭来。小轿里钻出一个婆子，果然是卫姬。母子二人抱头大哭。明霞也与碧秋携手拭泪。

雷天然看的呆了，便与她三人重新叙礼送坐。碧秋道：“家慈母在此，奴家当隅坐了。”明霞道：“若如此倒不稳便，不如请卫妈妈先坐了罢！”碧秋依允。第一位明霞；第二位碧秋；雷天然主位；卫姬上台坐了。茶过一通，天然开言细问端的。她三人各将前后事情，细细说出，天然如梦方觉。连她三人也各自明白了。勇儿禀道：“筵席已定，请各位夫人上席。”

雷天然猛省道：“我倒忘了，今日卫老夫人在此，吩咐快去再备一桌宴来。”卫姬笑道：“今日之宴，非老妇所可与会。况坐位不便，雷夫人不必费心，老身且先回去。只是今日三位须要停妥坐位，老身斗胆僭为主盟，与三位定下坐次，日后共事经略公。就如今日席间次序便了。”天然道：“奴家等恭听大教。”卫姬道：“以前葛小姐与小女不知分晓，并驱中原，不知谁得谁失，今已明白。那经略公原聘既是葛明霞，葛御史送来的也是葛明霞，圣上赐婚又是葛明霞，这第一座正位，不消说是葛小姐了。小女虽以李代桃，但既已来此，万无他适之理，少不得同事一人。只是雷夫人已早居其次，难道小女晚来倒好僭越？第二位自然是雷夫人。第三位是小女便了。”

三人共同悦服。卫姬道：“今日老身暂别，只不要到馆驿中去了，竟到小女船上，待她回来好叙别情。”说罢，作别上轿而去。天然就叫勇儿传谕冯元，教他备一席酒送到船上去，勇儿领命而行。天然吩咐作乐定席。碧秋道：“若论宾主该是雷夫人定席，若照适才家母这等说，就不敢独劳雷夫人了，我三人何不向天一拜，依次而坐，令侍儿们把盏罢！”明霞、天然齐道：“有理！”三人一齐向天拜了，然后入席。葛明霞居中，雷天然居左，卫碧秋居右。侍女们轮流奉酒，亭前女乐吹弹歌舞。宴完，一齐起身，各自回去。

天然到署中将席间的事体说与钟景期听了。景期大喜，就请高力士、李太白来说明了。择了黄道吉日，先迎诏书开读了，方才发轿到二处娶亲。花灯簇拥，鼓乐喧闹。不多时，两处花轿齐到。掌礼人请出两位新人，景期穿了平北公服色，蟒袍玉带，出来与明霞、碧秋拜了堂，掌灯进内，雷天然也来相见了，饮过花烛喜筵。

是夜，景期就在明霞房里睡；次夜，在碧秋房里睡；以后，先葛、次雷、后卫，永远为例。到得七朝，连卫姬也接来了。又吩咐有司，寻着红于的冢，掘去李猪儿误立的石碑，重新建造纯静夫人的牌坊、庙宇，安排祭祀。景期

与三位夫人，一齐亲临祭奠。祭毕回来，恰好有报来说：“仆固怀恩招降了贼将薛嵩、田承嗣等，河北、山东悉平。”景期遂领了家眷，班师回京。先朝拜了天子，就去拜谢郭子仪。

是日，圣旨拜钟景期为紫微省大学士平章军国大事。景期谢恩出来，选了祭祀吉期，同三位夫人到父母坟上祭扫拜谒。朝廷又将虢国夫人的空宅，赐与钟景期为第。那葛太古也回京复命，与葛明霞相会，悲喜交集。景期就将宅子打通了葛家园，遂日与三位夫人在内作乐。她三个各有所长，葛明霞贤淑；雷天然英武；卫碧秋巧慧。三人与景期唱随和好，妻妾之间相亲相爱。

后来葛夫人连生二子，雷、卫二夫人各生一子。到长大时节，景期将明霞生的长子立为应袭，取名钟绍烈，恩荫为左赞善；将次子姓了葛，承接葛太古的宗祀，取名葛钟英；因葛太古的勋劳，荫为五经博士。将天然生的一子姓了雷，承续雷海清、雷万春的宗脉，取名雷钟武，以海清、万春功绩，恩荫为金吾将军，将碧秋生的一子姓了卫，承顶卫氏宗祧，取名卫钟美，后中探花。景期在朝做了二十年宰相。

一日，同三位夫人在锦香亭上检书，检出虢国夫人遗赠的诗笺。看了忽然猛省道：“宦海风波岂宜贪恋，下官意欲告休林下，三位夫人意下如何？”明霞、碧秋齐道：“曾记慈航静室中达摩点化之言说：‘得意浓时急须回首。’相公之言甚合此意。”天然也道：“急流勇退，正是英雄手段，相公所见极是。”景期遂上表辞官，天子准奏，命长子钟绍烈袭封了平北公。葛太古已先告老在家，与景期终日赋诗饮酒。景期与三位夫人，欢和偕老，潜心修养，高寿而终。后来，子孙繁衍，官爵连绵，岂非忠义之报。有诗为证：

乾坤正气赋流形，往来从头说与君。
昧理权奸徒作巧，全忠豪杰自留名。
拈笔写出鸳鸯谱，泼墨书成鸾凤文。
悲欢聚合转眼去，皇天到底不亏人。